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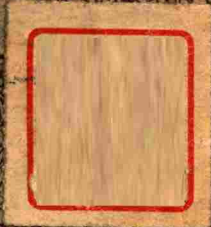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石頭記

(五十)

曹霑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石 頭 記

(五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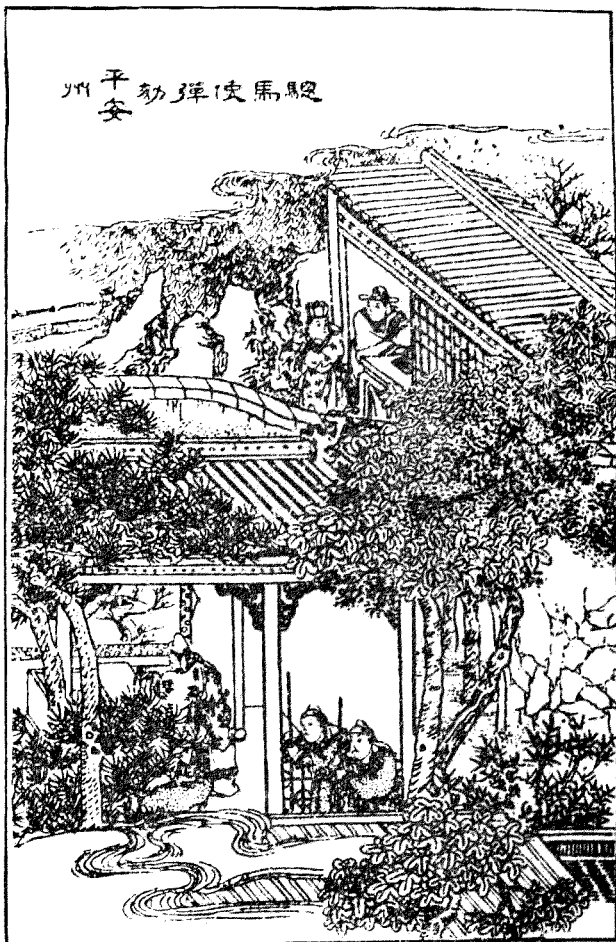
曹 霏 著

國 學 基 本 叢 書

錦衣軍抄國
衣查寔存



驄馬使彈劾平安州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五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錦衣軍查抄寧國府 驥馬使彈劾平安州

不待傳帖而即下車走進大有可疑
真正不好了沒興
一齊來總結數十
回識語凶兆收束
全書張本
看此進門光景已
令人摸不著頭緒

事可知矣

東府一邊暗寫

話說賈政正在那裏設宴請酒。忽見賴大急忙走上榮禧堂來。回賈政道：「有錦衣府堂。趙老爺帶領好幾位司官說來拜望。奴才要取職名來回趙老爺說。我們至好不用的一面就下車來走進來了。請老爺同爺們快接去。賈政聽了。心想趙老爺並無來往。怎麼也來。現在有客留他不便。不留又不好。正自思想。賈璉說叔叔快去罷。再等一回人都進來了。正說著。只見二門上家人又報進來說：「趙老爺已進二門了。賈政等搶步接去。只見趙堂官滿面笑容。並不說什麼。一逕走上廳來。後面跟著五六位司官。也有認得的。也有認不得的。但是總不答話。賈政等心裏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來。讓坐。衆親友也有認得趙堂官的。見他仰著臉。不大理人。只拉著賈政的手。笑著說了幾句寒溫的話。衆人看見來頭不好。也有躲進裏面屋裏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賈政正要帶笑敘話。只見家人慌張報道：「西平王爺到了。賈政慌忙去接。已見王爺進來。趙堂官搶上去請了安。便說：「王爺已到。隨來各位老爺。就該帶領府役把守前後門。衆官應了出去。賈政等知事不好。連忙跪接。西平郡王用兩手扶起。笑嘻嘻的說道：「無事。不敢輕造。有奉旨交辦事件。要赦老接旨。如今滿堂中筵席未散。想有親友在此。未便且請衆位府上親友各散。獨留本宅的人聽候。」

趙堂官追不及待矣

從容不迫大有照應

寫得趙全不堪寶玉豈能經此提開得好

西平王頗有阜白

處處不滿於趙全非僅為賈府衛護也

便有照應之意。趙堂官回說：王爺雖是恩典，但東邊的這位王爺辦事認真，想是早已封門。衆人知是兩府干係，恨不能脫身。只見王爺笑道：衆位只管就請叫人來給我送出去。告訴錦衣府的官員說：這都是親友，不必盤查，快快放出。那些親友聽見就一溜煙如飛的出去了。好親友獨有賈赦、賈政一千人嚇得面如土色，滿身發顫，不多一回只見進來無數番役各門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能亂走。緊一步趙堂官便轉過一副臉來，回王爺道：請爺宣旨意，就好動手。這些番役卻撩衣勒臂，專等旨意。形景可怕。西平王慢慢的說：道：小王奉旨帶領錦衣府趙全來查看賈赦家產。賈赦等聽見俱俯伏在地。王爺便站在上頭說：有旨意賈赦交通外官依勢陵弱不好，孤負朕恩，有忝祖德。定案著革去世職。欽此。趙堂官一疊聲叫：拿下賈赦其餘皆看守。維時賈赦賈政賈璉賈珍賈蓉賈蕙賈芝賈蘭俱在。惟寶玉假說有病在賈母那邊打鬧。賈環本來不大見人的，所以就將現在幾人看住。趙堂官即叫他的家人傳齊司員帶同番役分頭按房抄查登帳。這一言不打緊，嚇得賈政上下人等面面相看，喜得番役家人摩拳擦掌，就要往各處動手。西平王道：聞得赦老與政老同房各襲的理應遵旨查看賈赦的家資，其餘且按房封鎖。極力照應我們覆旨去。再候定奪。稍為一寬。趙堂官站起來說：回王爺，賈赦賈政並未分家，聞得他姪兒賈璉現在承總管家，不能不盡行查抄。西平王聽了也不言語。殊不滿於西平王之意。趙堂官便說：賈璉賈赦兩處須得奴才帶領去查抄纔好。趙全之心何居真不可解。西平王便說不必忙好。

一個急一個緩其
存心自是不同
防趙全也

查抄一邊暗寫

一箱借票爲鳳姐
一生心血心去
而永保年祚者未
之有也

看你如何施威只
怕也由不得你
擊去趙全兩王便
好

一手辦事此旨真
來得好

政老要著實感激
二王

先傳言後宅好且請內眷迴避好再查不遲一言未了老趙家奴番役已經拉著本家
人領路分頭查抄去了也不由西平王作主王爺喝令不許囉嘈待本爵自行查看一力衛護
之說著便慢慢的站起來要走又分付說跟我的人一個不許動好都給我站立這裏候
著回來一齊瞧著點數全力照應正說著只見錦衣司官跪稟說在內查出御用衣裙並多
少禁用之物不敢擅動特來請示王爺一回兒又有一起人來攔住王爺就回說東跨房
鳳姐兒之所居也抄出兩箱房地契文一箱借票都是違例取利的幹得好老趙便說好個
重利盤剝很該全抄趙全偏要全抄請王爺就此坐下叫奴才去全抄來再候定奪罷說著
只見王府長史來稟說守門軍傳進來說主上特命北靜王到這裏宣旨來得好來得好請
爺接去趙堂官聽了心裏喜歡該死的說我好悔氣捶著這個酸王如今那位來了我就
好施威小人說一面想著也迎出來只見北靜王已到大廳就向外站著說有旨意錦衣
府趙全聽宣恩旨一道兩王恩星互相照應說奉旨意著錦衣官惟提賈赦質審餘交西平王
遵旨查辦欽此還好施威否西平王領了好不喜歡便與北靜王坐下著趙堂官提取賈赦
回衙急急製趙全去裏頭那些查抄的人聽得北靜王到俱一齊出來及聞趙堂官走了大
家沒趣有興而來無興而返只得侍立聽候北靜王便揀選兩個誠實司官好并十來個老年
番役好餘者一概逐出更好西平王便說我正與老趙生氣幸得王爺到來降旨不然這
裏很吃大虧北靜王說我在朝內聽見王爺奉旨查抄賈宅我甚放心諒這裏不致荼毒

先安慰他一句

妙在王爺代他想出路惟借券一層

真難想法

無一語不關照而

說話又不涉私二

王真好

並未分家幾至盡

抄世間好生分者其

以此藉口乎

丟過外邊將裏邊

一敘文有步驟

不字一句急讀描寫慌慌張張言語不清景狀於穿

不料老趙這麼混帳。但不知現在政老及寶玉在那裏。裏面不知鬧到怎麼樣了。北靜王格外關切。衆人回稟賈政等在下房看守著。裏面已抄得亂騰騰的了。西平王便分付司員快將賈政帶來問話。有意思。衆人命帶了上來。賈政跪了請安。不免含淚乞恩。北靜王便起身拉著說政老放心。便將旨意說了。賈政感激涕零。望北又謝了恩。仍上來聽候。王爺道政老方纔老趙在這裏的時候。番役呈稟有禁用之物。并重利欠票。我們也難掩過這禁用之物。原辦進貴妃用的。我們聲明也無礙。獨是借券想個什麼法兒。纔好仁人長者斷不生事。如今政老且帶司員實在將赦老家產呈出也就了事。切不可再有隱匿。自干罪戾。賈政答應道。犯官再不敢。但犯官祖父遺產並未分過。惟各人所住的房屋有的東西便爲己有。兩王便說這也無妨。惟將赦老那一邊所有的交出就是了。其言下便可以保全這一邊矣。又分付司員等依命行去。不許胡混。亂動司官領命去了。且說賈母那邊女眷也擺家宴。王夫人正在那邊說寶玉不到外頭。恐他老子生氣。鳳姐帶病啾啾的說我看寶玉也不是怕人。他見前頭陪客的人也不少。所以在這裏照應也是有的。倘或老爺想起裏頭少個人在那裏照應太太便把寶兄弟獻出去。可不是好。賈母笑道。鳳丫頭病到這地位。這張嘴還是那麼尖巧。如今不尖巧了。正說到高興。只聽見邢夫人那邊的人一直聲的喊進來說。老太太不好了。多多的穿靴戴帽的強強盜來了。天下無穿靴戴帽而不強盜者。翻箱倒籠的來拿東西。妙在說得不清不楚。賈母等聽著發獸又見平

靴戴帽下接強盜
二字未知穿靴戴
帽者皆強盜乎抑
強盜即可穿靴戴
帽乎
一氣趕下其用筆
有排山倒海之勢
還有什麼東西容
得你拿
其著急處在一箱
借票

鳳姐倒地半日直
待賈璉進來始行
看見
想見衆人自顧不
暇光景並未留心
到鳳姐也寫得真
入情入理
蜂採百花成蜜後
爲誰心苦爲誰甜
看查抄賬目如閻
沐山錄一册貨物
越多越慘越甚

兒披頭散髮拉著巧姐哭啼啼的來說不好了平兒如此形景則鳳姐之房中大事去矣我正與
姐兒吃飯來旺被人拴著進來說姑娘快快傳進去請太太們迴避外面王爺就要進來
查抄家產我聽了著忙正要進房拿要緊東西被一夥人渾推渾趕出來的所云一夥人者
趙堂官之番役也你們這裏該穿該戴的快快收拾來不及矣王邢夫人等聽得俱魂飛天外
不知怎樣纔好獨見鳳姐先前圓睜兩眼聽著後來便一仰身跌倒在地下了心虛氣弱賈
母沒有聽完便嚇得涕淚交流連話也說不出來那時一屋子人拉那個扯這個到底拿那
一件好正鬧得翻天覆地又聽見一疊聲喊道叫裏面女眷們迴避王爺進來了此是蓮西
平王之說可憐寶釵寶玉等正在沒法只見地下這些丫頭婆子亂拉亂扯的時候賈璉喘
吁吁的跑進來說好了好了幸虧王爺救了我們了精然一寬衆人正要問他賈璉見鳳姐
倒在地下哭著亂叫又見老太太嚇壞了也急得死去還虧平兒將鳳姐叫醒令人扶著
老太太也回過氣來哭得氣短神昏躺在炕上李紈再三寬慰然後賈璉定神將兩王恩
典說明惟恐賈母邢夫人知道賈赦被拿又要嚇死暫且不敢明說只得出來照料自己
屋內是極一進屋門只見箱櫃破物件搶得半空此時急得兩眼直豎流淚發默聽見
外頭叫只得出來見賈政同司員登記物件一人報說赤金首飾共一百二十三件珠寶
俱全珍珠十二掛淡金盤二件金碗二對金搶碗二個金匙四十把銀大碗八十個銀盤
二十個三鑲金象牙筯二把鍍金執壺四把鍍金折盃三對茶托二件銀碟七十六件銀

酒杯三十六個。黑狐皮十八張。青狐皮六張。貂皮三十六張。黃狐三十張。猓獾獬皮十二張。蘇葉皮三張。洋灰皮六十張。灰狐腿皮四十張。醬色羊皮三十張。猓狸皮二張。黃狐腿二把。小白狐皮二十塊。洋呢三十度。嗶嘰二十三度。姑絨十二度。香鼠箭子十件。豆鼠皮四方。天鵝絨一卷。梅鹿皮一方。雲狐箭子二件。貉崽皮一卷。鴨皮七把。灰鼠一百六十張。獾子皮八張。虎皮六張。海豹皮三張。海龍十六張。灰色羊皮四十張。黑色羊皮六十三張。元狐帽沿十副。倭刀帽沿十二副。貂帽沿二副。小狐皮十六張。江獺皮二張。獺子皮二張。貓皮三十五張。倭緞十二度。紬緞一百三十卷。紗綾一百八十一卷。羽線縐三十一卷。氈氍三十卷。莊蟒緞八卷。葛布三捆。各色布三捆。各色皮衣一百三十二件。棉夾單絹衣三百四十件。玉玩三十二件。帶頭九副。銅錫等物五百餘件。鐘錶十八件。朝珠九掛。各色莊蟒三十四件。上用蟒緞迎手靠背三分。宮莊衣裾八套。脂玉圈帶一條。黃緞十二卷。潮銀五千二百兩。赤金五十兩。錢七千吊。一切動用傢伙。攢釘登記。以及榮國賜第。俱一一開列。其房地契紙。家人文書。亦俱封裹。賈璉在旁邊竊聽。只不聽見報他的東西。心裏正在疑惑。只聞兩家王子問賈政道。所抄家資內有借券。實係盤剝。究竟是誰行的。政老據實纔好。賈政聽了。跪在地下叩頭說。實在犯官不理家務。這些事全不知道。問犯官姪兒賈璉。纔知賈璉忙走上跪下稟道。這一箱文書。既在奴才屋內抄出來的。敢說不知道。麼只求王爺開恩。奴才叔父並不知道的。兩王道。你父已經獲罪。只可併案辦理。你全認了。也是

此時如令鳳姐聞
之又要跌倒在地
矣不由你不承招虧
你賢夫人掣帶
總二爺全賴鳳姐
博得此回看守

政老與北靜王原
非同泛泛之交

安慰一句要緊與
上政老放心四字
對照

寫出觸目傷心景
象那夫人到此實
難爲情惟有眼淚
洗面而已

正理如此叫人將賈璉看守。餘俱散收宅內。政老你須小心候旨。我們進內覆旨去了。這裏有官役看守。說著上轎出門。賈政等就在二門跪送。北靜王把手一伸。說請放心。覺得臉上大有不忍之色。仁人長者。此時賈政魂魄方定。猶是發怔。賈蘭便說請爺爺進內。瞧老太太再想法兒打聽東府裏的事。賈政即忙起身進內。只見各門上婦女亂嘈嘈的。不知要怎樣。賈政無心查問。一直到賈母房中。只見人人淚痕滿面。王夫人寶玉等圍住賈母。寂靜無言。各各掉淚。惟有邢夫人哭作一團。因見賈政進來。都說好了好了。便告訴老太太說老爺仍舊好好的進來。請老太太安心罷。賈母奄奄一息的微開雙目。說我的兒不想還見得著你真摯透切一聲。未了便號陶的哭起來了。於是滿屋的人俱哭個不住。賈政恐哭壞老母。即收淚說老太太放心罷。本來事情原不小。蒙皇上天恩。兩位王爺的恩典。萬般軫恤。就是大老爺暫時拘質等問。明白了皇上還有恩典。如今家裏一些也不動了。賈母前只好如此說。賈母見賈赦不在。又傷心起來。賈政再三安慰。方止。衆人俱不敢走散。獨邢夫人回至自己那邊。見總門封鎖。丫頭婆子亦鎖在幾間屋內。邢夫人無處可走。放聲大哭起來。只得往鳳姐那邊去。見二門旁舍亦上封條。惟有屋門開著。裏頭嗚咽不絕。邢夫人進去。見鳳姐面如紙灰。合眼躺著。平兒在旁暗哭。邢夫人打諒鳳姐死了。又哭起來。平兒迎上來。說太太不要哭。奶奶攙回來。補筆。覺著像是死的了。幸得歇息一回。甦過來。哭了幾聲。如今痰息氣定。略安一安神。太太也請定定神罷。但不知老太太怎樣了。邢

那夫人於極苦時
想到女兒因已而
連及也平時久置
諸膜外矣
偏有此等意外噪
鬧

焦大亂鬧反應前
回駝喝以著盛衰
焦大可謂眼見盛
衰矣
妙在說得不清不
楚

被抄後狼籍光景
從焦大口中述出
只好付之一嘆

口許錢文即能放

夫人也不答言。仍走到賈母那邊。見眼前俱是賈政的人。自己夫子被拘。媳婦病危。女兒受苦。現在身無所歸。那裏禁得住家人勸慰。李執等令人收拾房屋。請邢夫人暫住。王夫人撥人服侍。賈政在外。心驚肉跳。拈鬚搓手的。等候旨意。聽見外面看守軍人亂喊道。你到底是那一邊的。既撞在我們這裏。就記在這裏冊上。拴著他。交給裏頭錦衣府的爺們。賈政出外看時。見是焦大。便說。怎麼跑到這裏來。焦大見問。便號天踏地的哭道。我天天勸這些不長進的爺們。一語罵盡。倒拿我當作冤家。連爺還不知道。焦大跟著太爺受的苦。今朝弄到這個田地。珍大爺。蓉哥兒。都叫什麼王爺拿了去了。裏頭女主兒們都被什麼府裏衙役搶得披頭散髮。關在一處空房裏。那些不成材料的狗男女。卻像豬狗似的。攔起來了。所有的都抄出來。攔著木器。打得破爛。磁器打得粉碎。他們還要把我拴起來。我活了八九十歲。只有跟著太爺。捆人的那裏。倒叫人捆起來。你亦知彼一時。此一時乎。我便說。我是西府裏就跑出來。那些人。不依押到這裏。不想這裏也是那麼著。我如今也不要命了。和那些人。拚了罷。說著。撞頭。衆役見他年老。又是兩王分付。不敢發很。可知兩王關照不少。便說。你老人家安靜些。這是奉旨的事。你且這裏歇歇。聽個信兒。再說。賈政聽明。雖不理他。但是心裏刀絞似的。便道。完了。完了。不料我們一敗塗地。如此正在著急。聽候內信。只見薛蝌氣噓噓的跑進來。說。好容易進來了。姨父在那裏。賈政道。來得好。但是外頭怎麼放進來的。薛蝌道。我再三央說。又許他們錢。所以我纔能彀出入的。可見孔方兄之肆行無

身出入錢之爲義
大矣哉
到此地位還有什
麼好親彼一溜烟
如飛出去之入誰
背稍爲回首
此層實一大款卻
又是鳳姐名下的
事證據昭昭亦又
何說安知不是醉
金剛撥弄出來的
政老原是在睡夢
中
政老真是在睡夢
中緊一道麻繩

親族朋友情義豈
薄幾難言賴賈
家抄檢得傾倒
自家骨肉尚且如
此何況區區陌路
人此等區區陌路
不勝其恨且恨之
想芸兒亦在其內
者
著實急殺

忌賈政便將抄去之事告訴了他。便煩去打聽打聽。就有好親在火頭上也不便送信。是你就好通信了。薛蝌道：這裏的事我到想不到。那邊東府的事我已聽見說完了。賈政道：究竟犯什麼事。薛蝌道：今朝爲我哥哥打聽決罪的事。在衙內聞得有兩位御史風聞得珍大爺引誘世家子弟賭博。這款還輕。此層果然還輕。然所據是實。還有一大款是強占良民妻女爲妾。因其女不從。陵逼致死。那御史恐怕不準。還將咱們家的鮑二拿去。又還拉出一個姓張的來。只怕連都察院都有不是。爲的是張姓的曾告過的。此禍宜鳳姐自當於人何尤。賈政尙未聽完。便蹀躞道：了不得。罷了。罷了。嘆了一口氣。撲簌簌的掉下淚來。薛蝌寬慰了幾句。即便又出來打聽去了。隔了半日。仍舊進來。說事情不好。我在刑科打聽。倒沒有聽見兩王覆旨的信。但聽得說李御史今朝參奏平安州奉京官迎合上司。虐害百姓。好幾大款。賈政慌道：那管他的事。到底打聽我們的怎麼樣。薛蝌道：說是平安州就有我們那參的京官。就是赦老爺說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俱藏躲不迭。誰肯送信。就如纔散的是。包攬詞訟。所以火上澆油。就是同朝這些官府。打聽的可恨。那些貴本家。便在路上說祖宗拚下的世職。弄出事來了。不知道飛到那個頭上。大家也好施威。賈政沒有聽完。復又頓足道：都是我們大爺忒糊涂。東府也忒不成事體。如今老太太與璉兒媳婦。是死是活。還不知道呢。你再打聽去。我到太太那邊瞧瞧。若有信能彀早一步。纔好正說著。聽見裏頭亂鬧出來。說老太太不好了。急得賈政即忙。

進來。未知生死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查抄家產。偏在設席請客時。纔是出於意外。

寫西平王處處用情。趙堂官處處挑撥。令人急殺。以爲賈母王夫人及寶玉房中。必均遭荼毒。幸有北靜王來宣明恩旨。令人神魂稍定。文情如疾風暴雨時。忽然雲散風和。

抄沒寧府情形。只在賈政聽見登記件上寫出。可見番役查抄時。兩府內外人等。俱看守嚴密。消息不通。於天翻地覆時。忽插入焦大噪鬧。又將賈珍等平日作爲。及被參情形。細說一遍。以補筆旁筆。寫出正文。纔不是印板文字。

平安州被參。及賈赦犯事緣由。於薛蝌口中。略略一敘。妙在不能探聽詳細。寫薛蝌獨出力探事。不但見親情之厚。薛蝌之能。且可見其餘親友之勢利。不是單寫薛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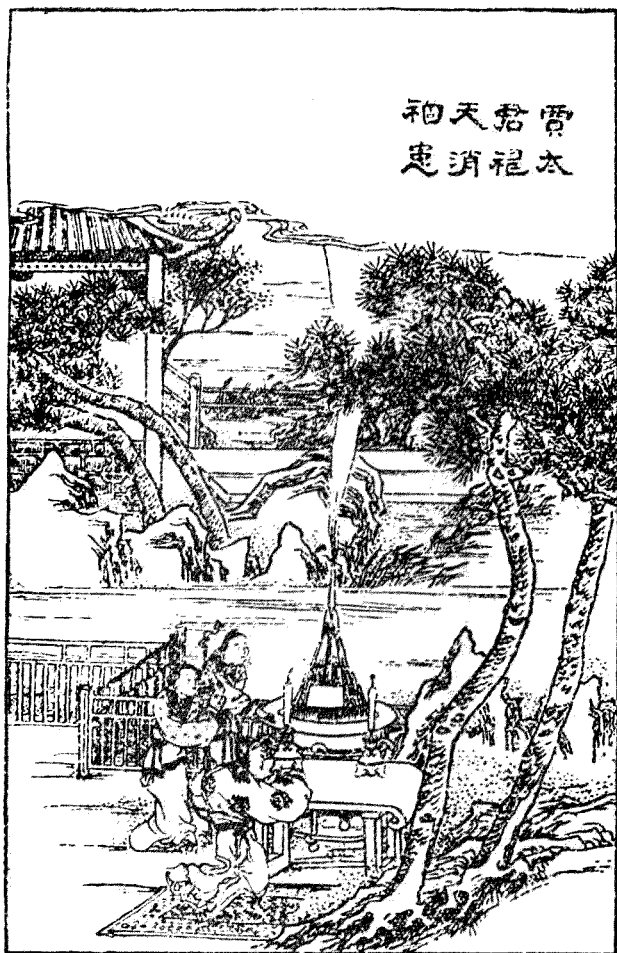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王與鳳
致禍
梔
羞慚



賈君天
太禮消
忠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六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王鳳姐致禍抱羞慚 賈太君禱天消禍患

至性至情千鳴萬咽吾不忍聞其說

時賈母八十一歲

確是一咽一聲之語

二人之於賈老保全得不少

不幸中之大幸

話說賈政聞知賈母危急。卽忙進去看視。見賈母驚嚇氣逆。王夫人鴛鴦等喚醒回來。卽用疏氣安神的丸藥服了。漸漸的好些。只是傷心落淚。賈政在旁勸慰。總說是兒子們不肯招了禍來。累老太太受驚。若老太太寬慰些兒子們。尙可在外料理。若是老太太有什麼不自在。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賈母道。我活了八十多歲。自作女孩兒起。到你父親手裏。都託著祖宗的福。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如今到老了。見你們尙或受罪。叫我心裏過不得去。麼倒不如合上眼。隨你們去罷了。說著又哭。賈政此時著急異常。又聽外面說請老爺內廷有信。賈政急忙出來。見是北靜王府長史。還好。一見面便說大喜。賈政謝了。請長史坐下。請問王爺有何諭旨。那長史道。我們王爺同西平郡王進內覆奏。將大人的懼怕的心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奏了。主上甚是憫恤。并念及貴妃溘逝未久。不忍加罪。著加恩仍在工部員外行走。所封家產。惟將賈赦的入官餘俱給還。並傳旨令盡心供職。惟抄出借券。令我們王爺查核。如有違禁重利的一概照例入官。其在定例生息的同房地文書盡行給還。賈璉著革去職銜。免罪釋放。賈政聽畢。卽起身叩謝天恩。又拜謝王爺恩典。先請長史大人代爲稟謝。明晨到闕謝恩。並到府裏叩頭。那長史去了。少停傳出旨來。承

可見平日打鐵荒
時鳳姐十分詐偽
恐猶不止於此數

你說不打緊而人
將因此而了命矣

只怕推不過去

何至於今日纔知

辦官遵旨。一一查清。入官者入官。給還者給還。將賈璉放下。所有賈赦名下男婦人等。造冊入官。可憐賈璉屋內東西。除將按例放出的文書發給外。其餘雖未盡入官的。早被查抄的人。盡行搶去。來從何處來。去從何處去。所存者。只有家貨物件。賈璉始則懼罪。後蒙釋放。已是大幸。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並鳳姐的體己。不下七八萬金。一朝而盡。怎得不痛。大夢將醒之說。且他父親現禁在錦衣府。鳳姐病在垂危。一時悲痛。又見賈政含淚叫他問道。我因官事在身。不大理事故。叫你們夫婦總理家事。你父親所爲。固難勸諫。那重利盤剝。究竟是誰幹的。況且非嚼們這樣人家。所爲如今入了官。在銀錢是不打緊的。這種聲名。出去還了得麼。賈璉跪下說道。姪兒辦事。並不敢存一點私心。所有出入的帳目。自有賴大吳新登戴良等登記。老爺只管叫他們來查問。現在這幾年庫內的銀子。出多入少。雖沒貼補在內。已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這些放出去的帳。連姪兒也不知道。那裏的銀子。要問周瑞兒纔知道。乃鳳姐心腹人。賈政道。據你說來。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那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其實不能盡知。我這回也不來查問你。現今你無事的人。你父親的事。和你珍大哥的事。還不快去打聽。打聽賈璉一心委屈。含著眼淚。答應了出去。賈政嘆氣連連的想道。我祖父勤勞王事。立下功勳。得了兩個世職。如今兩房犯事。都革去了。我瞧這些子姪。沒一個長進的。老天啊。老天啊。我賈家何至一敗如此。我雖蒙聖恩格外垂慈。給還家產。那兩處食用。自應歸併一處。叫我一

政老長厚而不能
治家難說不糊塗

復官給產親友又
來看候妙在轉瞬
問耳

正論

四種人四種說法
卻沒一句影響之
談

其實是怎麼任門
上家人要錢今換
一個叫字出入人
跟名不小

人那裏支撐得住。方纔璉兒所說。更加詫異。說不但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這幾年竟
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爲什麼糊塗。若此。倘或我珠兒在世。尚有膀臂。氣數使然。寶玉雖
大。更是無用之物。想到那裏。不覺淚滿衣襟。又想老太太若大年紀。兒子們並沒有自能
奉養。一日反累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孽。叫我委之何人。正在獨自悲切。只見家人稟
報各親友進來看候。既已無事。自然又來。賈政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幸。是我不能管教。子
姪所以至此。有的說我久知令兄赦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珍哥更加驕縱。若說因官事
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倒帶累著二老爺。有的說人家鬧的也多。也
沒見御史參奏。不是珍老大得罪朋友。何得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御史。我們聽見說是府
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倪二金剛在內。在外頭鬧出來的。御史恐參奏不實。所以誣了這
裏的人去。纔說出來的。我想府上待下人最寬的。爲什麼還有這事。有的說大凡奴才們
是一個養活不得的。今兒在這裏。都是好親友。我纔敢說。就是尊駕在外任。我保不得你
是不愛錢的。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奴才們鬧的。你該提防些。如今雖說沒有動你
的家。倘或再遇著主上疑心起來。好些不便呢。賈政聽說。心下著忙。道衆位聽見我的風
聲。怎樣。衆人道。我們雖沒聽見實據。只聞外面人說。你在糧道任上。怎麼叫門上家人要
錢。賈政聽了。便說道。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錢的念頭。只是奴才在外招謠撞騙
鬧出事來。我就吃不住了。衆人道。如今怕也無益。只好將現在的管家們。都嚴嚴的辦一

有人心否豈止混
帳已說只好令我
搖頭而已

不知買府與趙堂
官到底是何仇隙
惜不能起珍哥而
問之

鳳姐臉全沒了醜
全露了死期到了
以上結查抄一段
文字
以下續寫查抄後
府中情事及叔姪
出門政老復職一
段
秋桐原又隔膜一
層其所抱怨者想
物亦搶進在內
東西者奶奶之命
也命根已斷治又

辦。若有抗主的奴才。查出來嚴嚴的辦一辦。賈政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稟說。孫姑
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著人來瞧瞧。說大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二老
爺身上還的。賈政心內憂悶。只說知道了。眾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紹祖混帳。真有些
如今丈人抄了家。不但不來瞧瞧。幫補照應。倒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上。賈政道。
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事。原是家兄配錯的。我的姪女兒的罪。已經受殺了。如今又推
我來正說。著只見薛蝌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府趙堂官。必要照御史參的辦去。只怕大
老爺和珍大爺吃不住。眾人都道。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怎麼挽回挽回纔好。
不然。這兩家就完了。賈政答應致謝。眾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賈政進來。請賈母的
安。見賈母略略好些。回到自己房中。埋怨賈璉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放帳取利的事。
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爲。心裏很不受用。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什物。盡被抄搶一
光。心內鬱結。一時未便埋怨。怨亦無益。暫且隱忍不言。一夜無話。次早。賈政進內謝恩。並
到北靜王府。西平王府。兩處叩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姪兒。兩位應許。賈政又在同
寅相好處。託情。且說賈璉打聽得父兄之事。不很妥。無法可施。只得回到家中。平兒守著
鳳姐。哭泣。秋桐在耳房中。抱怨鳳姐。賈璉走近旁邊。見鳳姐奄奄一息。就有多少怨言。一
時也說不出來。平兒哭道。如今事已如此。東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
夫調治。調治纔好。賈璉啞道。我的性命。還不保我。還管他麼。鳳姐聽見。睜眼一瞧。雖不言。

奚益

其真大難來時各

自飛矣

今所丟不下者賸

此一點骨血而已

不打勝如打不罵

勝如罵

再不防此事亦牽

扯在內雖不病死

亦要急死

當初曾說天大事

也收拾得來

這般翠雲文花等
都不知何處去矣
一敗如此實可憫
傷

語。那。眼。淚。流。個。不。盡。見。賈。璉。出。去。便。與。平。兒。道。你。別。不。達。事。務。了。到。了。這。樣。田。地。你。還。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纔。好。只。要。你。能。覘。眼。裏。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姐。兒。我。在。陰。司。裏。也。感。激。你。的。懷。然。欲。絕。平。日。威。風。索。然。矣。平。兒。聽。了。放。聲。大。哭。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是。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不。但。是。枉。費。心。計。良。心。發。現。掙。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當。悔。已。無。益。恍。惚。聽。得。那。邊。珍。大。爺。的。事。說。是。強。占。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姓。張。的。在。裏。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嚼。們。二。爺。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麼。見。人。當。初。何。苦。來。我。要。即。時。就。死。又。耽。不。起。吞。金。服。毒。的。你。倒。還。要。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願。我。反。倒。害。了。我。了。麼。平。兒。愈。聽。愈。慘。想。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只。得。緊。緊。守。著。幸。賈。母。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些。又。見。賈。政。無。事。寶。玉。寶。釵。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素。來。最。疼。鳳。姐。溺。愛。不。明。便。叫。鴛。鴦。將。我。體。己。東。西。拿。給。些。鳳。丫。頭。再。拿。些。銀。錢。交。給。平。兒。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又。命。王。夫。人。照。看。了。邢。夫。人。又。加。了。寧。國。府。第。入。官。所。有。財。產。屋。地。等。並。家。奴。等。俱。造。冊。收。盡。這。裏。賈。母。命。人。將。車。接。了。尤。氏。婆。媳。等。過。來。可。憐。赫。赫。寧。府。只。剩。得。他。們。婆。媳。兩。個。並。佩。鳳。偕。鸞。二。人。連。一。個。下。人。沒。有。不。忍。見。不。忍。回。想。賈。母。撥。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惜。春。所。住。的。間。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服。侍。一。應。飯。食。起。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裙。什。物。又。是。賈。母。送。去。零。星。需。用。亦。在。帳。房。內。開。銷。

連二爺此時實難
部署非徒病腫又
苦跌整六親同運
有何計策高邱之
下必有浚谷理固
然也

不忍卒讀行路傷
心

暮年遭此大變誠
何以堪

俱照榮府每人月例之數。那賈赦賈珍賈蓉在錦衣府使用。帳房內實在無項可支。如今鳳姐一無所有。賈璉況又多債務滿身。賈政不知家務。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賈璉無計可施。想到那親戚裏頭。薛姨媽家已敗。王子騰已死。其餘親戚雖有。俱是不能照應。大勢如此。只得暗暗差人下屯。將地畝暫賣了數千金。作為監中使費。一敗之下。竟至於賣田畝。秦氏之言驗矣。賈璉如此一行。那些家奴見主家勢敗。即便趁此弄鬼。並將東莊租稅。也就指名借用。些淘渾了水捉魚。此是後話。暫且不題。且說賈母見祖宗世職革去。現在子孫在監質審。邢夫人尤氏等日夜啼哭。鳳姐病在垂危。雖有寶玉寶釵在側。只可解勸。不能分憂。所以日夜不寧。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強著坐起。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又命自己院內焚起斗香。用拐柱著出到院中。琥珀知是老太太拜佛。鋪下大紅氈墊。拜墊。賈母上香跪了。叩了好些頭。念了一回佛。含淚祝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賈門史氏虔誠禱告。求菩薩慈悲。我賈門數世以來。不敢行兇霸道。我幫夫助子。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驕侈淫佚。暴殄天物。以致闔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凶多吉少。皆由我一人罪孽。不教兒孫。所以至此。我即求皇天保佑。在監的逢凶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今總有闔家罪孽。情願一人承當。只求饒恕兒孫。若皇天見憐。念我虔誠。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嗚咽。哭泣起來。鴛鴦鴛珍珠一面解勸。一面扶進房去。只見王夫人帶了寶玉寶釵過來。請晚安。見賈母悲傷。

一敗致此

各有一副痛腸
各有一副痛淚

總束一筆

合家同哭驚天動地
粵由抄籍泉貨
害人若是哉

真不自知其然而然者

湘雲又長往矣

三人也大哭起來。寶釵更有一層苦楚。想哥哥也。在外監將來要處決。不知可減緩否。翁姑雖然無事。眼見家業蕭條。寶玉依然瘋傻。毫無志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賈母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釵如此大慟。他亦有一番悲戚。想的是老太太年老不得安。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衆姐妹風流雲散。一日少似一日。追想在園中吟詩起社。何等熱鬧。自從林妹妹一死。我鬱悶到今。另有別腸。又有寶姐姐過來。未便時常悲切。見他憂兄思母。日夜難得笑容。今見他悲哀欲絕。心裏更加不忍。竟號啕大哭。鴛鴦彩雲。鸞兒襲人。見他們如此。也各有所思。便也嗚咽起來。餘者丫頭們看得傷心。也便陪哭。竟無人解慰。此境何堪。滿屋中哭聲。驚天動地。自今以往。不復有笑聲。滿屋時矣。外頭上夜婆子。嚇慌急報於賈政。知道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心中著忙。飛奔進內。遠遠聽得哭聲。甚衆。打諒老太太不好嚇得魂魄俱喪。疾忙進內。只見坐著悲啼。此境又難堪。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你們該勸解。怎麼的齊打夥兒哭起來了。衆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怔。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衆人幾句。各自心想。道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怎麼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正自不解。只見老婆子帶了史侯家的兩個女人進來。請了賈母的安。又向衆人請安畢。便說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發我來說。聽見府裏的事。原沒有什麼大事。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裏二老爺是不怕的了。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關。所以不

要看雲兒的福

的那一個不是渾大的

果能如此雲兒其全福矣

真無丈夫氣

能來了。賈母聽了，不便道謝，說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運，合該如此。承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奉謝。你家姑娘出閣，想來你們姑爺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兩個女人回道：家計倒不怎麼樣，只是姑爺長的很好，爲人又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看來與這裏寶二爺差不多。還聽得說才情學問都好的。賈母聽了，歡喜道：「咱們都是南邊人，雖在這裏住久了，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兒，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我前兒還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疼的就是你們家姑娘。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渾得這麼大了。我原想給他說個好女婿，又爲他嬌娘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他既如今配了個好姑爺，我也安心。月裏出閣，我原想過來吃杯喜酒，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我的心就像在熱鍋裏熬的似的那裏能彀再到你們家去。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裏的人都說請安問好，你替我另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裏。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不算得沒福的了。只願他過了門，兩口子和順百年。到我便安心了。說著，不覺掉下淚來。句句傷心。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姑娘過了門，等了九少不得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安。那時老太太見了纔喜歡呢。賈母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無理論。只有寶玉聽了，發了一回怔，心裏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爲什麼人家養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史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他嬌娘硬壓著配人了。他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我想一個人到了這沒個人理。

到底癡心不改
此時人口尙旺

如此說來竟是一
隻紙糊老虎

其如蓮兒便能把
持有人不由他把
持奈何

雖是無聊排解之
語其實一家不知
持過去便算上上

千金用一年的也
有百金用一年的
也有又何可一例
而論
眞痛心疾首之言

的分兒還活著做什麼想到那裏又是傷心見賈母此時纔安到不敢哭泣只是悶悶的
一時賈政不放心又進來瞧瞧老太太見是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他將園府裏管事
人家的花名冊子拿來一齊除了一點除去賈赦入官的人尙有三十餘家共男女二百
十二名賈政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度共有若干
進來該用若干出去那總管家人將近年支用簿子呈上賈政看時所入的不敷所出又
加連年宮裏化用帳上有在外浮借的也不少再查東省地租近年頭交不及祖上一半
如今用度比祖上更加十倍賈政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躁腳道這了不得我打諒雖是璉
兒管事在家自有把持豈知好幾年頭裏已就寅年用了卯年的還是這樣粧好看竟把
世職俸祿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爲什麼不敗呢鳳姐之罪大矣我如今要就省儉起來已是
遲了想到那裏背著手踱來踱去竟無方法衆人知賈政不知理家也是白操心著急便
說道老爺也不用焦心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穀不過是粧
著門面過到那裏就到那裏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纔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
並入了官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亦無可如何解說賈政噴道放屁你們這班奴才最沒有
良心的仗著主子好的時候任意開銷到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還顧主子的死活麼如
今你仍道是沒有查封是好那知道外頭的名聲大本兒都保不住還攔得住你們在外
頭支架子說大話誑人騙人到鬧出事來望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如今大老爺與珍大

李十之事其明證也。中有別意政老又烏能知之。

爺的事說是啗們家人鮑二在外傳播的。我看這人口冊上並沒有鮑二。這是怎麼說。衆人回道。這鮑二是不在冊檔上的。先前在寧府冊上爲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子叫過來了。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言下分明。後來老爺衙門有事。老太太們爺們往陵上去。珍大爺替理事帶過來的。以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裏知道這些事來。老爺打諒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不知一個手下親戚們。也有奴才還有奴才呢。賈政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料理。只得喝退衆人。早打了主意。在心裏了。且聽賈赦等事。審得怎樣再定。一日正在書房籌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內廷問話。賈政聽了。心下著急。只得進去。未知凶吉。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榮府家產。概行給還。獨抄出借券。照例入官。王鳳姐一生盤剝積蓄。盡化爲烏有。所謂探得百花成蜜後。不知辛苦爲誰甜。貪利剝削者。讀此當亦猛省。

賈政說賈璉自己房裏的事。尚且不知。家中的事。必更不知道。賈璉實無辯。只好委曲含淚。寫怕老婆人有說不出許多苦處。

借親友們口中。補寫家人泥腿噪鬧。門上要錢諸事。隱隱指鮑二倪二李十等人。卻不說出姓名。纔是親朋口吻。

夾敘孫家要銀。以見孫紹祖無理無情。迎春豈能久活。

王鳳姐囑託平兒扶養巧姐。自嘆枉費心計。及尤二姐事。只願早死。苛毒人忽有此慘聲痛語。可爲貪財妬刻者現身說法。

敘安頓寧府眷屬。及監中使費。賈璉賣地。有不得不然之勢。

賈母禱天哭泣。引出王夫人寶玉寶釵大哭。鴛鴦等亦皆陪哭。各人有各人心事。

賈政查看家人名冊。及出入帳簿。只有躑來躑去。絕無方法。描寫不能理家人情形如畫。

於哭聲嘈亂時。插敘史家人來。一則好止住哭聲。一則聲說湘雲。卽日出閣。不來探望之故。情事周匝無遺。

衆家人回鮑二來去緣由。仍是含糊對答。及所回之話。的是奴才口吻。家人們一個人手下。尙有親戚奴才。確是勢豪家奴習氣。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自己不要錢。可對得天。而不知任奴才要錢。罪更甚於自己要錢。他們豈願你對得天。對不得天耶。

湘雲夫婿未著姓名。結禱不久。雖有若無。學問才情。概與草木同腐。可勝浩嘆。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散餘資
賈母明
大義



環
在
改
沐
天
良
者
賦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七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散餘資賈母明大義 復世職政老沐天恩

話說賈政進內。見了樞密院各位大人。又見了各位王爺。北靜王道。今日我們傳你來。有
遵旨問你的事。賈政卽忙跪下。衆大人便問道。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強陵弱。縱兒聚賭。強
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的事。你都知道麼。賈政回道。犯官自從主恩欽點學政。任滿後。查
看賑恤。于上年冬底回家。又蒙堂派工程。後又往江西作道。題參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
夜不敢怠惰。一應家務。並未留心伺察。實在糊塗。不能管教子姪。這就是孤負聖恩。只求
主上重重治罪。北靜王據說轉奏不多時。傳出旨來。北靜王便說道。主上因御史參奏。賈
赦交通外官。恃強陵弱。據該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來、賈、赦、包、攬、詞、訟、嚴、鞠、賈、赦、據、供、
平、安、州、原、係、姻、親、來、往、並、未、干、涉、官、事、該、御、史、亦、不、能、指、實、惟、有、倚、勢、強、索、石、獸、子、古、扇、
一、款、是、實、的、然、係、玩、物、究、非、強、索、良、民、之、物、可、比、雖、石、獸、子、自、盡、亦、係、瘋、傻、所、致、與、逼、勒、
致、死、者、有、間、今、從、寬、將、賈、赦、發、往、臺、站、效、力、贖、罪、所、參、賈、珍、強、占、良、民、妻、女、爲、妾、不、從、逼、
死、一、款、提、取、都、察、院、原、案、看、得、尤、二、姐、實、係、張、華、指、腹、爲、婚、未、娶、之、妻、因、伊、貧、苦、自、願、退、
婚、尤、二、姐、之、母、願、給、賈、珍、之、弟、爲、妾、並、非、強、占、再、尤、三、姐、自、刎、掩、埋、並、未、報、官、一、款、查、尤、
三、姐、原、係、賈、珍、妻、妹、本、意、爲、伊、擇、配、因、被、逼、索、定、禮、三、姐、之、死、並、不、爲、此、衆、人、揚、言、穢、亂、大、

避重就輕

三姐自盡並非人言穢亂之故將沒

作有九泉當爲飲恨

受委屈。以致羞忿自盡。並非賈珍逼勒致死。但身係世襲職員。罔知法紀。私埋人命。本應重治。念伊究屬功臣後裔。不忍加罪。亦從寬革去世職。派往海疆效力贖罪。賈蓉年幼無干。省釋。賈政實係在外任多年。居官尙屬勤慎。免治伊治家不正之罪。賈政聽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又叩求王爺代奏下忱。北靜王道。你該叩謝天恩。更有何奏。賈政道。犯官仰蒙聖恩。不加大罪。又蒙將家產給還。實在捫心惶愧。願將祖宗遺受俸祿積餘置產。一并交官。北靜王道。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賞罰無差。如今既蒙莫大深恩。給還財產。你又何必多此一奏。衆官也說不必。賈政便謝了恩。叩謝了王爺出來。恐賈母不放心。急忙趕回。上下男女女人等。不知傳進賈政是何吉凶。都在外頭打聽。一見賈政回家。都略略的放心。也不敢問。只見賈政忙忙的走到賈母跟前。將蒙聖恩寬免的事。細細告訴了一遍。賈母雖則放心。只是兩個世職革去。賈赦又往臺站效力。賈珍又往海疆。不免又悲傷起來。邢夫人尤氏聽見那話。更哭起來。賈政便道。老太太放心。大哥雖則臺站效力。也是爲國家辦事。不致受苦。只要辦得妥當。就可復職。珍兒正是年輕。很該出力。若不是這樣。便是祖父的陰德。亦不能久享。說了些寬慰的話。賈母素來本不大喜歡賈赦。那邊東府賈珍。究竟隔了一層。只有邢夫人尤氏痛哭不已。邢夫人想著家產一空。丈夫年老遠出。膝下雖有璉兒。又是素來順他二叔的。如今是都靠著二叔。他兩口子更是順著那邊去了。獨我一人孤苦伶仃。怎麼好。那尤氏本來獨掌寧府的家計。除了賈珍。也算是惟他爲尊。又

卽鴛鴦一事可知亦不能不想到此處

此事卻是珍哥蓉
兒父子鬧的

與賈珍夫婦相和。如今犯事遠出家財抄盡。依住榮府。雖則老太太疼愛。終是依人門下。又帶了偕鸞佩鳳。蓉兒夫婦。又是不能與家立業的人。又想著二妹妹三妹妹。俱是璉二叔鬧的。如今他們倒安然無事。依舊夫婦完聚。且慢說。只留我們幾人。怎生度日。想到這裏。痛哭起來。賈母不忍。便問賈政道。你大哥和珍兒。現已定案。可能回家。蓉兒既沒他的事。也該放出來了。賈政道。若在定例。大哥是不能回家的。我已託人徇個私情。叫我們大老爺同姪兒回家。好置辦行裝。衙門內業已應了。想來蓉兒同著他爺爺父親一起出來。只請老太太放心。兒子辦去。賈母又道。我這幾年老的不成人了。總沒有問過家事。如今東府是全抄去了。房屋入官。不消說。你大哥那邊。璉兒那裏。也都抄去了。嗒們西府銀庫。東省地土。你知道到底還剩了多少。他兩個起身。也得給他們幾千銀子纔好。賈政正是沒法。聽見賈母一問。心想。著若是說明。又恐老太太著急。若不說明。不用說將來。現在怎樣辦法。定了主意。便回道。若老太太不問。兒子也不敢說。如今老太太既問到這裏。現在璉兒也在這裏。昨日兒子已查了。舊庫的銀子。早已虛空。不但用盡。外頭還有虧空。現今大哥這件事。若不化銀。託人雖說。主上寬恩。只怕他們爺兒兩個。也不大好。就是這項銀子。尚無打算。東省的地畝。早已寅年。吃了卯年的租。兒子一時也算不轉來。只好儘所有的。蒙聖恩。沒有動的。衣服首飾。折變了。給大哥珍兒作盤費。罷了。過日的事。只可再打算。賈母聽了。又急得。眼淚直流。說道。怎麼著。嗒們家到了這樣田地了。麼。我雖沒有經過。

不信竟到如此地步

老祖宗亦夢夢

此等人家護身符
斷不可少
一定之理

賈珍情形

故是曾說我們家
俸祿是可怕的
數日以來不聞賈
府有一人笑聲矣
哀語

我想起我家向日比這裏還強十倍。也是擺了幾年虛架子。沒有出這樣事。已經場下來了。不消一二年就完了。據你說起來。咱們竟一兩年就不能支了。賈政道。若是這兩個世俸不動。外頭還有些挪移。如今無可指稱。誰肯接濟。說著也淚流滿面。想起親戚來。用過我們的。如今都窮了。沒有用過我們的。又不肯照應了。昨日兒子也沒有細查。只看家下的人。丁冊子別說上頭的錢。無所出。那底下的人也養不起許多。賈母正在憂慮。只見賈赦。賈珍。賈蓉一齊進來。給賈母請安。賈母看這般光景。一隻手拉著賈赦。一隻手拉著賈珍。便大哭起來。他兩人臉上羞慚。又見賈母哭泣。都跪在地下。哭著說道。兒孫們不長進。將祖上功勳丟了。又累老太太傷心。兒孫們是死無葬身之地的了。更無別語可說。滿屋中人看這光景。又一齊大哭起來。賈政只得勸解。倒先要打算他兩個的使用。大約在家只可住得一兩日。遲則人家就不依了。國法如此。老太太含悲忍淚的說道。你兩個且各自同你們媳婦們說話。兒去罷。又分付賈政道。這件事是不能久待的。想來外面挪移。恐不中用。那時誤了。欽限。怎麼好。只好我替你們打算罷了。就是家中如此亂糟糟的。也不是常法兒。一面說著。便叫鴛鴦分付去了。這裏賈赦等出來。又與賈政哭泣了一會。都不免將從前任性。過後惱悔。如今分離的話。說了一會。各自同媳婦那邊悲傷去了。賈赦年老倒也拋的下。獨有賈珍與尤氏。怎忍分離。賈璉。賈蓉兩個也。只有拉著父親啼哭。雖說是比軍流減等。究竟生離死別。這也是事到如此。只得大家硬著心腸過去。卻說賈母叫

溺愛至此此鳳姐
膽大醜禍亦買母
之過也

共計九千五百兩
銀子在外

獨厚鳳姐而不給
珠兒媳婦一千兩
何也○比鳳姐那
邊搶去何如

作低一層想便好
心平氣和
能汰冗便節無數

邢王二夫人同了鴛鴦等開箱倒籠將做媳婦到如今積攢的東西都拿出來老鳳宗舊不少又叫賈赦賈政賈珍等一一的分派說這裏現有的銀子交賈赦三千兩你拿二千兩去做你的盤費使用留一千給太太另用這三千給珍兒你只許拿一千去留下二千交你媳婦過日子仍舊各自度日房子是在一處飯食各自吃罷四丫頭將來的親事還是我的事只可憐鳳丫頭操心了一輩子如今弄得精光也給他三千兩叫他自已收著不許教璉兒用如今他還病得神昏氣喪叫平兒來拿去這是你祖父留下來的衣服還有我少年穿的衣服首飾如今我用不著男的呢叫大老爺珍兒璉兒蓉兒拿去分了女的呢叫太太珍兒媳婦鳳丫頭拿了分去這五百兩銀子交給璉兒明年將林丫頭的棺材送回南去處處想到分派定了又叫賈政道你說現在還該著人的使用這是少不得的你就拿這金子變賣償還這是他們鬧掉了我的你也是我的兒子我並不偏向寶玉已經成了家我剩下這些金銀等物大約還值幾千兩銀子這是都給寶玉的了珠兒媳婦向來孝順我蘭兒也好我也分給他們些這便是我的事情完了賈政見母親如此明斷分晰俱跪下哭著說老太太這麼大年紀兒孫們沒點孝順承受老祖宗這樣恩典叫兒孫們更無地自容了賈母道別瞎說若不鬧出這個亂兒我還收著呢只是現在家人過多只有二老爺是當差的留幾個人就穀了你就分付管事的將人叫齊了他分派妥當各家有人便就罷了譬如一抄盡了怎麼樣呢我們裏頭的也要叫人分派該配人

浮費

籍沒人家多寄頓
在外者於甄氏知
之并爲七十五回
注釋
是受驚後語亦是
鑿禍戒揚語
無一層不周到

惟受得貧窮人方
能享得富貴吾爲
賈母下一轉語
賈母非竟夢夢者
預先積蓄早已防
牆傾柱倒時矣其
居心固與鳳姐不
同

付之浩歎亦是無
可如何

的配人賞去的賞去如今雖說嚼們這房子不入官你到底把這園子交了纔好此層亦有
關係那些田地原交璉兒清理該賣的賣該留的留斷不要支架子做空頭稽浮產以歸實
數我索性說了罷江南甄家還有幾兩銀子二太太那裏收著甄家尚有寄頓該叫人就送
去罷省卻千條倘或再有點事出來可不是他們躲過了風暴又遇了雨了麼賈政本是不
知當家立計的人一聽賈母的話一一領命心想老太太實在眞是理家的人都是我
們這些不長進的弄壞了何消說賈政見賈母勞乏求著老太太歇歇養神賈母又道我
所剩的東西也有有限等我死了做結果我的使用餘剩的都給我服侍的丫頭賈政等聽
到那裏更加傷感大家跪下請老太太寬懷只願兒子們託老太太的福過了些時都邀
了恩眷那時兢兢業業的治起家來以贖前愆奉養老太太到一百歲的時候賈母道但
願這樣纔好我死了也好見祖宗你們別打諒我是享得富貴受不得貧窮的人哪不過
這幾年看看你們轟轟烈烈我落得都不管說笑笑養身子罷了有福人方能如此那知
道家運一敗直到這樣若說外頭好看裏頭空虛是我早知道的了只是居移氣養移體
一時下不得臺來如今借此正好收斂守住這個門頭不然叫人笑話你你還不知只打
諒我知道窮了便著急的要死我心裏是想著祖宗莫大的功勳無一日不指望你們比
祖宗還強能穀守住也就罷了誰知他們爺兒兩個做些什麼勾當語有見識賈母正是長
篇大論的說只見豐兒慌慌張張的跑來回王夫人道今早我們奶奶聽見外頭的事哭

賈母當此境畢竟
難堪

福氣本來不薄都
從自己剝太深
所致夫復誰尤
實在大對不住
賈太君看病鳳姐
含淚陳詞字字皆
嗚咽之聲

了一場。如今氣多接不上來。平兒叫我來回太太。豐兒沒有說完。賈母聽見。便問到底。怎麼樣。王夫人便代回道。如今說是不大好。賈母起身道。咳。這些冤家。竟要磨死我了。氣急。說著。叫人扶著。要親自看去。賈政即忙攔住。勸道。老太太傷了好一回的心。又分派了好些事。這會該歇歇。便是孫子媳婦有什麼事。該叫媳婦瞧去就是了。何必老太太親身過去呢。倘或再傷感起來。老太太身上要有一點兒不好。叫做兒子的。怎麼處呢。賈母道。你們各自出去等一會子。再進來。我還有話說。賈政不敢多言。只得出來料理。兄姪起身的事。又叫賈璉挑人跟去。這裏賈母纔叫鴛鴦等派人拿了給鳳姐的東西。跟著過來。鳳姐正在氣厥。平兒哭得眼紅。聽見賈母帶著王夫人寶玉寶釵過來。疾忙出去迎接。賈母便問這會子怎麼樣了。平兒恐驚了賈母。便說這會子好些。老太太既來了。請進去瞧瞧。他先跑進去。輕輕的揭開帳子。鳳姐開眼。瞧著。只見賈母進來。滿心慚愧。良心發現。處先前。原打算賈母等惱他不疼的了。是死活由他的。不料賈母親自去瞧。心裏一寬。覺那壅塞的氣。略鬆動些。便要掙著坐起。賈母叫平兒按著。不要動。你好些麼。鳳姐含淚道。我從小兒過來。老太太太怎麼樣疼我。那知我福氣薄。叫神鬼支使的。失魂落魄。不但不能。在老太太跟前。盡點孝心。公婆前討個好。還是這樣把我當人。叫我幫著料理家務。被我鬧的七顛八倒。我還有什麼臉兒見老太太。今日老太太親自過來。我更當不起了。恐怕該活三天的。又折上了兩天去了。可憐語。說著。悲咽。賈母道。那些事。原是我

淒涼殘喘更復從
何處掙強

字字嗚咽我亦生
憐

那些跟去的人比
不得政老放外任
時

人號未有不鬼哭
中秋長嘆之聲其
明證矣
一線生機幸而天
佑

頭鬧起來的。與你什麼相干。就是你的東西。被人拿去。這也算不了什麼呀。我帶了好些東西給你。任你自便說。著叫人拿上來。給他瞧瞧。鳳姐本是貪得無厭的人。如今被抄盡淨。自然愁苦。又恐人埋怨。正是幾不欲生的時候。今兒賈母仍舊疼他。王夫人也沒噴怪。過來安慰他。又想賈璉無事。心下安放好些。便在枕上與賈母叩頭說道。請老太太放心。若是我的病。託著老太太的福。好了些。我情願自己當個粗使丫頭。盡心竭力的服侍。老太太。太太罷。賈母聽他說得傷心。不免掉下淚來。寶玉是從來沒有經過這大風浪的心。下。只知安樂。不知憂患的人。如今撞來。撞去。都是哭泣的事。所以他竟比傻子尤甚。見人哭。他就哭。鳳姐看見衆人憂悶。反倒勉強說幾句寬慰賈母的話。求著請老太太太回去。我略好些。過來叩頭說。著將頭仰起。賈母叫平兒好生服侍。短什麼。到我那裏要去。說著。帶了王夫人。將要回到自己房中。只聽見兩三處哭聲。那尤等處也。賈母實在不忍。聞見便叫王夫人散去。叫寶玉去見你大爺大哥。送一送就回來。自己踢在榻上。下淚。幸喜鴛鴦等能用百樣言語勸解。賈母暫且安歇。我敬鴛鴦不言。賈赦等分離悲痛。那些跟去的人。誰是願意的。不免心中抱怨。叫苦連天。正是生離果勝死別。看者比受者更加傷心。好好的一個榮國府。鬧到人號鬼哭。賈政最循規矩。在倫常上也講究的。執手分別後。自己先騎馬趕至城外。舉酒送行。又叮囑了好些國家軫恤勳臣。力圖報稱的話。賈赦等揮淚分頭而別。賈政帶了寶玉回家。未及進門。只見門上有好些人在那裏胡嚷。說今日旨意將

道惱的自然足賀喜的多原不足怪

趨附飽颺原是此
等人常態況又遇
多事之秋耶
包勇雖有忠心無
奈英雄束手數之
奇也是以有悔

榮國公世職著賈政承襲。那些人在那裏要喜錢。門上人和他們分爭。說是本來的世職。我們本家襲了。有什麼喜報。小人得意語。那些人說道。那世職的榮耀。比任什麼還難得。你們大老爺鬧掉了。想要這個。再不能的了。如今的聖人在位。赦過宥罪。還賞給二老爺襲了。這是千載難逢的。怎麼不給喜錢。正鬧著。賈政回家。門上回了。雖則喜歡。究竟是哥哥犯事所致。反覺感極涕零。趕著進內。告訴賈母。王夫人正恐賈母傷心。過來安慰。聽得世職復還。自是歡喜。又見賈政進來。賈母拉了說些勤勉報恩的話。獨有邢夫人尤氏心下悲苦。只不好露出來。且說外面這些趨炎奉勢的親戚朋友。先前賈宅有事。都遠避不來。今兒賈政襲職。知聖眷尚好。大家都來賀喜。人情如此。那知賈政純厚性成。因他襲哥哥的職。心內反生煩惱。只知感激天恩。于第二日進內謝恩。到底將賞還府第園子。備摺奏請入官。內廷降旨。不必此層。必不可少。賈政纔得放心回家。以後循分供職。但是家計蕭條。入不敷出。賈政又不能在外應酬。家人們見賈政忠厚。鳳姐抱病。不能理家。賈璉的虧缺。一日重似一日。難免典房賣地。府內家人幾個有錢的。怕賈璉纏擾。都粧窮躲事。甚至告假不來。各自另尋門路。此亦不勝感嘆。獨有一個包勇。特寫。雖是新投到此。恰遇榮府壞事。他倒有些真心辦事。見那些人欺瞞主子。便時常不忿。奈他是個新來乍到的人。一句話也插不上。他便生氣。每天吃了就睡。英雄作用。衆人嫌他。不肯隨和。便在賈政前說他。終日貪杯生事。並不當差。賈政道。隨他去罷。原是甄府薦來。不好意思。橫豎家內添這一人吃飯。雖

從路人閒閒說話
引述雨村作爲

兩村之實恩從旁
邊詳說在任氣者
聽來無明火已高
三丈是以後來罵
之而轎中人不能
以醉漢一例治之

此等人真是狗彘
不食的負恩人聽
之

恐雨村不值當包
勇尊拳
男女二字上宜加
一個狗字
不是不敢理會實
有愧於寸心

說是窮也不在他一人身上並不叫來驅逐衆人又在賈璉跟前說他怎樣不好賈璉此時也不敢自作威福如今收斂了只得由他忽一日包勇耐不過吃了幾杯酒在榮府街上閒逛見有兩個人閒話那人說道你瞧怎麼個大府前兒抄了家不知如今怎麼樣了那人道他家怎麼能敗聽見說裏頭有位姑娘是他家的姑娘雖是死了到底有根基的市井人見識況且我常見他們來往的都是王公侯伯那裏沒有照應便是現在的府尹前任的兵部是他們的一家難道有這些人還護庇不來麼那人道你自住在這裏別人猶可獨是那個賈大人更了不得我常見他在兩府來往前兒御史雖參了主子還叫府尹查明實蹟再辦你道他怎麼樣他本沾過兩府的好處怕人說他衛護一家他便很很的踢了一腳喪盡良心所以兩府裏纔到底抄了你道如今的情還了得麼兩人無心說閒話豈知旁邊有人跟著聽的明白包勇心下暗想天下有這樣負恩的人但不知是我老爺的什麼人我若見了他便打他一個死鬧出事來我承當去那包勇正在酒後胡思亂想忽聽那邊喝道而來包勇遠遠站著聽見那個人輕輕的說道這來的就是那個賈大人了包勇聽了心裏懷恨趁了酒興便大聲的道沒良心的男女怎麼忘了我們賈家的恩了痛快淋漓包勇英雄雨村在轎內聽得一個賈字便留神觀看見是一個醉漢便不理會過去了那包勇醉著不知好歹便得意洋洋回到府中問起同伴知是方纔見的那位大人是這府裏提拔起來的他念舊恩反來踢弄咱們家裏見了他罵他幾句他竟不敢

以仗義爲闖禍蛾
眉見嫉夫復奚言
爲下文打死何三
張本
言政老糊塗好聽讒

答言。那榮府的人。本嫌包勇。只是主人不計較他。如今他又在外闖禍。不得不回。趁賈政無事。便將包勇吃酒鬧事的話。回了賈政。此時正怕風波。聽得家人回稟。便一時生氣。叫進包勇。罵了幾句。便派去看園。不許他在外行走。那包勇本是直爽的脾氣。投了主子。他便赤心護主。豈知賈政反倒責罵他。他也不敢再辨。只得收拾行李。往園中看守。澆灌去了。已遲後文未知後事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止將逼索石獸子古扇一案。審實坐罪。既照應前事。又可從寬完結。發往臺站。且爲賈化落職引綫。

尤三姐一案。掩飾得毫無根迹。益見柳湘蓮出家之妙。

賈母不問家事。賈政實難訴說。趁此一問。據實回明。又說賈赦賈珍盤費。只可折變衣飾。纔見賈母分散資財。是明白大義。不是賈政覬覦。

寫賈母分給銀兩衣物。安頓眷口。度日送回黛玉棺柩。及送還甄家銀兩。減省男女婢僕。井井有條。可見賈母年少理家。寬嚴得體。出入有經。較之鳳姐苛刻作威。相去天壤。福澤之厚薄。亦于斯可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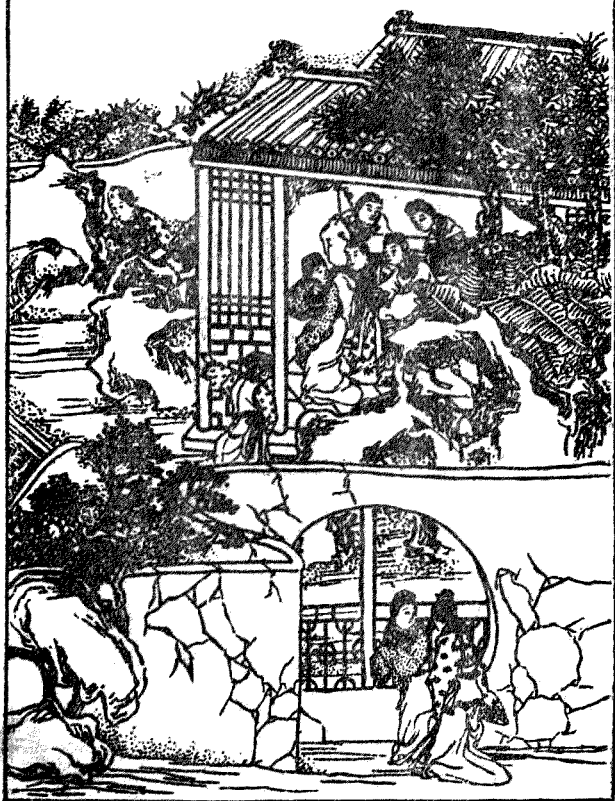
賈政復職。親友都來賀喜。世態如斯。不足爲怪。獨邢夫人尤氏。暗地悲傷。又不便露出。寫得周到真切。

賈政請將園宅入官一層。必不可少。若不摺奏奉旨。居然住著。終不放心。
賈化暗傷賈府。借旁人傳言說出。是文章暗補法。
包勇看園。本是受罰。豈知轉爲後來禦盜得力之人。若不預伏此人。惜春必遭擄劫。
事出無心。文卻有意。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乙卯年事。

強敬哭衛燕慶生辰



死纏解瀟湘水奔鬼哭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八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強歡笑衛蕪慶生辰 死纏綿瀟湘聞鬼哭

淒涼至此不堪再問

以上寫府中查抄後情事暨叔姪出門政老復職至此結住為一段文字以下從湘雲來家後接寫寶釵生日黛玉入園聞哭事迎春所嫁非人薛蟠在監候決夏金桂自毒

卻說賈政先前曾將房產並大觀園奏請入官內廷不收。又無人居住。只好封鎖。因園子接通尤氏惜春住宅。太覺曠闊無人。遂將包勇罰看荒園。此時賈政理家。又奉了賈母之命。將人口漸次減少。諸凡省儉。尚且不能支持。幸鳳姐為賈母痛惜。王夫人等。雖則不。大喜歡。若說治家辦事。尚能出力。所以將內事仍交鳳姐辦理。但近來因被抄以後。諸事運用不來。也是每形拮据。那些房頭上下人等。原是寬裕慣的。如今較之往日。十去其七。怎能周到。不免怨言不絕。鳳姐也不敢推辭。扶病承歡。賈母過了些時。賈赦賈珍。各到當差地方。時有用度。暫且自安。寫書回家。都言安逸。家中不必掛念。于是賈母放心。邢夫人尤氏也略略寬懷。一日史湘雲出嫁。回門來。賈母這邊請安。賈母提起他女婿甚好。史湘雲也將那裏過日平安的話說了。請老太太放心。又提起黛玉去世。不免大家落淚。賈母又想起迎春苦楚。越覺悲傷起來。諸女之苦。迎春為甚。史湘雲勸解一回。又到各家請安。問好。畢。仍到賈母房中安歇。言及薛家這樣人家。被薛大哥鬧的家破人亡。今年雖是緩決。人犯。明年不知可能減等。賈母道。你還不知道呢。昨兒蟠兒媳婦。死得明白。幾乎又鬧出一場大事來。還幸虧老佛爺有眼。叫他帶來的丫頭。自己供出來了。那夏奶奶纔沒的。

薛蝌侍姨媽未娶

薛寶琴在制未嫁

王子騰死王子勝

王仁官項未清

甄家無信息

探春遠嫁無信

惜春買環俱未定

寶釵無安逸日子

寶玉瘋癲未愈

以上賈母敘近事

皆湘雲真是六親

同運與前番大不

相同

憂患相仍豪情頓

改洵有不期然而

打不起精神者鼓

不肯尋樂猶且如

鬧了自家攔住相驗。你姨媽自己纔將裏肉的打發出去了。你說說真真是六親同運。薛家是這樣了。無一得意之人。姨太太守著薛蝌過日。爲這孩子有良心。他說哥哥在監裏。尙未結局。不肯娶親。你那妹妹在大太太那邊。也就很苦。琴姑娘爲他公公死了。尙未滿服。梅家尙未娶去。二太太的娘家舅太爺一死。鳳丫頭的哥哥也不成人。王仁也。那二舅太爺也是個小器的。王子勝也。又是官項不清。也是打饑荒。甄家自從抄家以後。別無信息。湘雲道。三姐姐去了。曾有書字回來麼。賈母道。自從嫁了去。二老爺回來。說你三姐姐在海疆甚好。只是沒有書信。我也日夜惦記。爲著我們家連連的出些不好事。所以我也顧不來。如今四丫頭也沒有給他提親。環兒呢。誰有工夫提起他來。如今我們家的日子。比你從前在這裏的時候。更苦些。只可憐你寶姐姐自過了門。沒過一天安逸日子。你二哥哥還是這樣瘋瘋癲癲。這怎麼處呢。湘雲道。我從小兒在這裏長大的。這樣那些人的脾氣。我都知道的。這一個來了。竟都改了樣子了。我打諒我隔了好些時沒來。他們生疏我。我細想起來。竟不是的。就是見了我。瞧他們的意思。原像先前的。熱鬧不知道怎麼說說就傷心起來了。我所以坐坐就到老太太這裏來了。賈母道。如今這樣日子。在我也罷了。你們年輕輕兒的人。還了得。我正要想個法兒。叫他們還熱鬧一天。纔好。只是打不起這個精神來。湘雲道。我想起來了。寶姐姐不是後兒的生日。是湘雲提起妙。叫我多住一天。給他拜過壽。大家熱鬧一天。不知老太太怎麼樣。賈母道。我真氣糊塗了。你不題我。

寶釵生日在正月廿一日則此回書已入丙辰年春時矣

可以見其素來涵養比衆不同

謂鳳姐模樣都改其亦知手中已乾說話焉能伶俐

惟其能受是以能耐其受不起者皆其耐不起者也買母大有學問而寶姑娘庶乎善繼

一生心血就此罄盡是非買母所知莫謂春殘且開菱尾宴

竟忘了。後日可不是他的生日。我明日拿出錢來給他辦個生日。他沒有定親的時候。倒做過好幾次。如今他過了門。到沒有做寶玉這孩子頭裏很伶俐。很淘氣。如今為著家裏的事。好不把這孩子越發弄的話都沒有。倒是珠兒媳婦還好。他有的時候是這麼著沒的時候。他也是這麼著帶著蘭兒靜靜兒的過日子。倒難為他安分是福。不負此一讚。湘雲道。別人還不離獨有。二嫂子連模樣兒都改了。說話也不伶俐了。積心慮感而又囊裏蕭條。安能復如昔日。明日等我來引逗他們。看他們怎麼樣。但是他們嘴裏不說。心裏要抱怨我。說我有。了。湘雲說到那裏。卻把臉飛紅了。有了什麼雲姑娘也會羞起來。賈母會道。這怕什麼。原來姊妹們都是在一處樂慣了的。說說笑笑。再別要留這些心。大凡一個人有也罷。沒也罷。總要受得富貴耐得貧賤。纔好能富貴貧賤皆自在也。你寶姐姐生來是個大方的人。頭裏他家這樣好。他也是一點兒不驕傲。後來他家壞了。他也是舒舒坦坦的。如今在我家裏。寶玉待他好。他也是那樣安頓。一時待他不好。不見他有什麼煩惱。卻是如此光景。所謂大方也。我看這孩子。倒是個有福氣的你林姐姐。那是個最小性兒。又多心的。所以到底不長命。千古定論。賈母洵能知人。鳳丫頭也見過些事。很不該略見些風波。就改了樣子。他若這樣沒見識。也就是小器了。老祖宗所以福大。後兒寶丫頭的生日。我替他另拿出銀子來。熱熱鬧鬧給他做個生日也。叫他喜歡這一天。湘雲答應道。老太太說得很是索性。把那些姐妹們都請來了。大家敘一敘。賈母道。自然要請的一時高興。道叫鴛鴦拿出一百銀

子來交給外頭。叫他明日起預備兩天的酒飯。鴛鴦領命。叫婆子交了出去。一宿無話。次日傳話出去。打發人去接迎春。又請了薛姨媽寶琴。叫帶了香菱來。又請李嬌娘。不多半日。李紋李綺都來了。寶釵本沒有知道。聽見老太太的丫頭來請。說薛姨太太來了。請二奶奶過去呢。寶釵心裏喜歡。便是隨身衣服過去。要見他母親。只見他妹子寶琴並香菱都在這裏。又見李嬌娘等人也都來了。心想那些人。必是知道我們家的事情完了。所以來問候的。便去問了李嬌娘好。見了賈母。然後與他母親說了幾句話。便與李家姐妹們問好。湘雲在旁說道。太太們請都坐下。讓我們姐妹們給姐姐拜壽。寶釵聽了。倒呆了一呆。回來一想。可不是。明日是我的生日。麼。便說妹妹們過來瞧老太太是該的。若說爲我的生日。是斷斷不可的。正推讓著。寶玉也來請薛姨媽李嬌娘的安。聽見寶釵自己推讓。他心裏本早打算過寶釵生日。因家中鬧得七顛八倒。也不敢在賈母處提起。今見湘雲等衆人要拜壽。便喜歡道。明日纔是生日。我正要告訴老太太來。湘雲笑道。扯臊。老太太還等你告訴。你打諒這些人爲什麼來。是老太太請的。寶釵聽了。心下未信。只聽賈母合他母親道。可憐寶丫頭。做了一年新媳婦。家裏接二連三的有事。總沒有給他做過生日。今日我給他做個生日。請姨太太。太太們來。大家說說話兒。薛姨媽道。老太太這些時。心裏纔安他小人兒家。還沒有孝敬老太太。倒要老太太操心。湘雲道。老太太最疼的孫子。是二哥哥。難道二嫂子就不疼了麼。況且寶姐姐也配老太太給他做生日。寶釵低頭不

多事以來安復記
此其未信之故
思之新過此等
不順意之日
老生尚且忘記
老太太更何暇
此即老太太得
豈仍如從前之
會耶

寶姐姐已變做二
娘子矣

不近人情至此孫紹祖真畜類不如

孫紹祖不許迎春歸家勢利已極尋而放歸勢利更極

式微之後開口便礙鳳姐且然何況他人○黛玉已死別探春又生離那裏稱得齊全二字

語寶玉心裏想道。我只說史妹妹出了閣。是換了一個人了。我所以不敢親近他。他也不來理我。如今聽他的話。原是和先前一樣的。爲什麼我們那個過了門。更覺得腴。話都說不出來了呢。正想著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回來了。隨後李執鳳姐都進來。大家廝見一番。迎春提起他父親出門。說本要趕來見。只是他攔著不許來。說是嗜們家。正是悔氣時候。不要沾染在身上。可惡的東西。我扭不過。沒有來。直哭了兩三天。鳳姐道。今兒爲什麼肯放你回來。迎春道。他又說嗜們家二老爺又襲了職。還可以走走不妨事的。所以纔放我來。豈有此理之旨。目中耳中此等人未嘗聞見過。說著又哭起來。賈母道。我原爲氣得慌。今日接你們來。給孫子媳婦做生日。說說笑笑。解個悶兒。你們又提起這些煩事來。又招起我的煩惱來了。迎春等都不敢作聲了。鳳姐雖勉強說了幾句有與的話。終不似先前爽利。說招人發笑。賈母心裏要寶釵喜歡。故意的嘔鳳姐兒說話。賈母待兒孫輩真難得。鳳姐也知賈母之意。竭力張羅。說道。今兒老太太喜歡些了。你看這些人好幾時沒有聚在一處。今兒齊全說著。回過頭去看見婆婆。尤氏不在這裏。又縮住了口。傳神。賈母爲著齊全二字。也想邢夫人等叫人進去。邢夫人尤氏惜春等。聽見老太太叫不敢不來。心內也十分不願意。想著家業零散。偏又高興給寶釵做生日。到底老太太偏心便來了。也是無精打彩的。賈母問起岫烟來。邢夫人假說病著不來。賈母會意。知薛姨媽在這裏。有些不便。也不提起。一時擺下菓酒。賈母說。也不送到外頭。今日只許嗜們娘兒們樂一樂。寶玉

娶過了親物各有
主矣即與湘琴異
席棄舊憐新昭然
若揭

用一。等。字。當。不。止。
此。四。個。丫。頭。矣。未。
知。紫。鵲。在。否。
那。能。還。像。往。常。的。
樣。子。人。又。少。了。各。
有。心。事。焉。能。高。興。
人。到。貧。窮。即。欲。高。
興。終。屬。勉。強。乃。以。
礙。著。臉。飾。說。其。誰。
信。之。
寶。玉。恐。有。忌。諱。之。
言。礙。於。生。日。也。
興。致。還。好。此。刻。尙。
無。傻。氣。

雖然娶過親的人。因賈母疼愛。仍在裏頭打混。但不與湘雲寶琴等同席。自應分別一些。便在賈母身旁。設著一個坐兒。他帶寶釵輪流敬酒。賈母道。如今且坐下。大家吃酒。到挨晚兒。再到各處行禮去。若如今行起來了。大家又鬧規矩。把我的興頭打回去。就沒趣了。寶釵便依言坐下。賈母又叫人來道。嗒們今兒索性灑脫些。各留一兩個人伺候。我叫鴛鴦帶了彩雲鶯兒襲人平兒等。在後間去也。吃一鍾酒。鴛鴦等說。我們還沒有給二奶奶叩頭。怎麼就好吃酒去呢。賈母道。我說了你們只管去。用得著你們再來。鴛鴦等去了。這裏賈母纔讓薛姨媽等吃酒。見他們都不是往常的樣子。果然大非往日。賈母著急道。你們到底。是怎麼著。大家高興些。纔好。湘雲道。我們又吃又喝。還要怎樣。鳳姐道。他們小的時候。兒都高興。如今都礙著臉。不敢混說。所以老太太瞧著。冷淨了。鳳姐工於揀飾。寶玉輕輕的。告訴賈母。道話是沒有什麼說的。再說就說到不好的上頭來了。不如老太太出個主意。叫他們行個令兒罷。賈母側著耳朵聽了。笑道。若是行令。又得叫鴛鴦去。鴛鴦可稱翠花令主矣。寶玉聽了。不待再說。就出席到後間去。找鴛鴦說。老太太要行令。叫姐姐去呢。鴛鴦道。小爺讓我們舒舒服服的吃一杯罷。何苦來。又來攪什麼。寶玉道。當真老太太說的。叫你去呢。與我什麼相干。鴛鴦沒法。說道。你們只管吃。我去了。就來。便到賈母那邊。老太太道。你來了。不是要行令麼。鴛鴦道。聽見寶二爺說。老太太叫我敢不來麼。不知老太太要行什麼令兒。賈母道。那文的怪悶的慌。武的又不好。你倒是想個新鮮玩意兒。纔好。鴛鴦

此同行令亦勉強
點景而已

能切定二老身分
恰好

雖是飛開適關著
痛處何言之誤也
若在心思耗亂不
暇料簡

想了。想道。如今姨太太有了年紀。不肯費心。倒不如拿出令盆骰子來。大家擲個曲牌兒。名賭輸贏。酒罷。賈母道。這也使得。便令人取骰盆放在桌上。鴛鴦道。如今用四個骰子。擲去。擲不出名兒來的。罰一杯。擲出名兒來。每人吃酒的杯數兒。擲出來。再定。衆人聽了道。這是容易的。我們都隨著鴛鴦。便打點兒。衆人叫鴛鴦吃了一杯。就在他身上數起。恰是薛姨媽先擲。薛姨媽便擲了一下。卻是四個么。鴛鴦道。這是有名的。叫做商山四皓。有年紀的。吃一杯。於是賈母李嬌娘邢王兩夫人都該吃。賈母舉酒要吃。鴛鴦道。這是姨太太擲的。還該姨太太說個曲牌名兒。下家兒接一句千家詩。說不出的。罰一杯。薛姨媽道。你又來算計我了。我那裏說得上來。賈母道。不說到底寂寞。還是說一句的好。下家兒就是我了。若說不出來。陪姨太太吃一鍾就是了。薛姨媽便道。我說個臨老入花叢。賈母點點頭兒道。將謂偷閒學少年。說完。骰盆過到李紋。便擲了兩個四。兩做二。鴛鴦說也有名了。這叫作劉阮入天台。李紋便接著說了個二。士入桃源。下手兒便是李執。說道。尋得桃源好避秦。大家又呷了一口。骰盆又過到賈母跟前。便擲了兩個二。兩個三。賈母道。這要吃酒了。鴛鴦道。有名兒的。這是江燕引雛。衆人都該吃一杯。鳳姐道。雖是雛。倒飛了好些了。輕輕一點。衆人瞧了他一眼。鳳姐便不言語。好賈母道。我說什麼呢。公領孫罷。下手是李綺。便說道。閒看兒童捉柳花。衆人都說好。寶玉巴不得要說。只是令盆輪不到。正想著。恰好到了跟前。便擲了一個二。兩個三。一個么。便說道。這是什麼。鴛鴦笑道。這是個臭先吃一

若使鳳姐懂得必
有一個好名
點醒

行文至此真如瓊
子骨透體玲瓏

一路寫來都是懶
散的興致真寫
得恰好

不甚吉利
也不吉

杯再擲罷。寶玉只得吃上。又擲。這一擲。擲了兩個三。兩個四。鴛鴦道。有了這叫個張做畫眉。鴛鴦的是可兒。寶玉明白打趣他。寶釵的臉也飛紅了。千卿甚事。鳳姐不大懂得。還說二兄弟快說了。再找下家兒是誰。寶玉明知難說。自認罰了罷。我也沒下家。過了令盆。輪到李執便擲了。一下兒。鴛鴦道。大奶奶的是十二金釵。寶玉聽了。趕到李執身傍。看時。只見紅綠對開。便說這一個好看得很。忽然想起十二釵的夢來。便呆呆的退到自己座上。心裏想這十二釵說是金陵的怎麼家裏這些人。如今七大八小的就剩了這幾個。復又看看湘雲。寶釵雖說都在。只是不見了黛玉。一時按捺不住。眼淚便要下來。恐人看見。便說身上躁的很。脫脫衣服去掛了。籌出席去了。此去到蓬山。這史湘雲看見寶玉這般光景。打諒寶玉擲不出好的。被別人擲了去。心裏不喜歡。便去了。又嫌那個令兒沒趣。便有些煩。只見李執道。我不說了。席閒的人也不齊。不如罰我一杯。寶母道。這個令兒也不熱鬧。不如捐了罷。令我思三宣牙牌令時矣。讓鴛鴦擲一下。看擲出個什麼來。小丫頭便把令盆放在鴛鴦跟前。鴛鴦依令。便擲了兩個二。一個五。那一個骰子在盆中只管轉。鴛鴦叫道。不要。五那骰子單單轉出一個五來。鴛鴦道了不得。我輸了。寶母道。這是不算什麼的麼。鴛鴦道。名兒倒有。只是我說不上曲牌名來。寶母道。你說名兒。我給你謔。鴛鴦道。這是浪掃浮萍。賈母道。這也不難。我替你說個秋魚入菱窠。鴛鴦下手的。就是湘雲。便道。白萍吟盡楚江秋。衆人都道。這句很確。賈母道。這令完了。咱們吃兩杯。吃飯罷。回頭一看。見寶玉還沒進

不知他來了幾天了

兩頭脫空

秋紋機警

長久不出房門光景故認不得其寓住之處

寫出閒寂

來便問道。寶玉那裏去了。還不來。鴛鴦道。換衣服去了。賈母道。誰跟了去的。那鴛兒便上來回道。我看見二爺出去。我叫襲人姐姐跟了去了。賈母王夫人纔放心。等了一回。王夫人叫人去找來。小丫頭兒到了新房。只見五兒在那裏插蠟。小丫頭便問寶二爺那裏去了。五兒道。在老太太那邊吃酒呢。小丫頭道。我在老太太那裏。太太叫我來找的。豈有在那裏倒叫我來找的。理五兒道。這就不知道了。你到別處找去罷。小丫頭沒法。只得回來。遇見秋紋。便道。你見二爺那裏去了。秋紋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吃飯。這會子那裏去了呢。你快去回老太太去。不必說不在家。只說吃了酒。不大受用。不吃飯了。略躺一躺。再來請老太太們吃飯罷。小丫頭依言回去。告訴珍珠。珍珠依言回了賈母。賈母道。他本來吃不多。不吃也罷了。叫他歇歇罷。告訴他。今兒不必過來。有他媳婦在這裏。珍珠便向小丫頭道。你聽見了。小丫頭答應著。不便說明。只得在別處轉了一轉。說告訴了衆人。也不理會。便吃畢飯。大家散坐說話。不題。且說寶玉一時傷心。走了出來。正無主意。只見襲人趕來。問是怎麼了。寶玉道。不怎麼。只是心裏煩得很。何不趁他們吃酒。咱們兩個到珍大奶奶那裏逛逛去。襲人道。珍大奶奶在這裏。去找誰。寶玉道。不找誰。瞧瞧他。既在這裏住的房屋。怎麼樣。襲人只得跟著一面走。一面說。走到尤氏那邊。又一個小門兒半開半掩。寶玉也不進去。只見看園門的兩個婆子。坐在門檻上說話。兒寶玉問道。這小門開著麼。婆子道。天天是不開的。今兒有人出來。說今日預備老太太要用園裏的菓子。故開著門。

寫得靜沈沈地

誰說你怕只恐你

悲

婆子也高興因亦

閒寂無事耳

高木傷心已不復

紅喧綠鬧

不是不認得真是

久別重來之況

聞此一語寶玉定
回首神傷

想其凝神側耳者

久之

中有冥漠相通之

理不得謂幻想致

等著寶玉便慢慢的走到那邊果見腰門半開寶玉便走了進去襲人忙拉住道不用去園裏不干涉常沒有人不要撞見什麼寶玉便仗著酒氣說道我不怕那些襲人苦苦的拉住不容他去婆子們上來說道如今這園子安靜的了自從那日道士拿了妖去誰見來我們摘花兒打菓子一個人常走的想沒有夏婆子諸人管束了二爺要去嚙們都跟著有這些人怕什麼寶玉喜歡襲人也不便相強只得跟著寶玉進得園來只見滿目淒涼那些花木枯萎更有幾處亭館彩色久經剝落遠遠望見一叢修竹倒還茂盛寶玉一想說我自病時出園住在後邊一連幾個月不準我到這裏瞬息荒涼你看獨有那幾竿翠竹菁葱這不是瀟湘館麼襲人道你幾個月沒來連方向都忘了嚙們只管說話不覺將怡紅院走過了可云一往忘情回過頭來是襲人回頭用手指著道這纔是瀟湘館呢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寶玉順著襲人的手一瞧道可不是過了麼嚙們回去瞧瞧襲人道天晚了老太太太必是等著吃飯該回去了寶玉不言找著舊路竟往前走你道寶玉雖離了大觀園將及一載豈遂忘了路徑麼襲人只恐他見了瀟湘館想起黛玉又要傷心所以用言混過解得是豈知寶玉只望裏走天又晚了恐招了邪氣故寶玉問他只說已走過了欲寶玉不去不料寶玉的心惟在瀟湘館內不然何必到園裏來襲人見他往急走只得趕上見寶玉站著似有所見如有所聞是耶非耶便道你聽什麼寶玉道瀟湘館倒有人住著麼因有所聞襲人道大約沒有人罷寶玉道我明明聽見有人在內啼哭怎麼沒有人陰

襲人之論亦通

得婆子之言寶玉
之信愈堅襲人之
疑亦釋

只此數語肺腑已
罄抵過一篇祭
玉文

不拉則斷不走

如何還好分辨
雲兒口齒還竟不
改其舊

魂不散。襲人道：你是疑心。素常你到這裏，傷心常聽見林姑娘，所以如今還是那樣。寶玉不信，還要聽去。婆子們趕上說道：二爺快回去罷。天已晚了，別處我們還敢走走，只是這裏路又隱僻，又聽得人說這裏林姑娘死後常聽見有哭聲，所以人都不敢走的。寶玉襲人聽說都吃了一驚。寶玉道：可不是說著便滴下淚來。說林妹妹林妹妹好好兒的，是我害了你，你別怨我，只是父母作主，並不是我負心。愈說愈痛，便大哭起來。襲人正在沒法，只見秋紋帶著些人趕來對襲人道：你好大膽，怎麼領了二爺到這裏來，必定埋怨老太太。太太他們打發人各處都找到了，剛纔腰門上有人說是你同二爺到這裏來了，嚇得老太太們了不得，罵著我叫我帶人趕來，還不快回去麼？寶玉猶自痛哭，襲人也不顧他哭，兩個人拉著就走。一面替他拭眼淚，告訴他老太太著急，寶玉沒法，只得回來。襲人知老太太不放心，將寶玉仍送到賈母那邊。衆人都等著未散，賈母便說：襲人我素常知你明白，纔把寶玉交給你，怎麼今兒帶他園裏去？他的病纔好，倘或撞著什麼，又鬧起來，這便怎麼處？襲人也不敢分辨，只得低頭不語。寶釵看寶玉顏色不好，心裏著實的吃驚，倒還是寶玉恐襲人受委屈，說道：青天白日怕什麼？我因為好些時沒到園裏逛逛，今兒趁著酒興走走，那裏就撞著什麼了呢？鳳姐在園裏吃過大虧的，聽到那裏汗毛倒豎，以下接鳳姐一句便不冷落。說寶兄弟膽子忒大了，湘雲道：不是膽大，倒是心實，不知是會美蓉神去了，還是尋什麼仙去了。寶玉聽著也不答言，獨有王夫人急的一言不發。賈母問

以上結寶釵生日
寶玉入園一段文字

以下從寶玉做夢
透入柳五兒一段

道。你到那裏。可會嚇著麼。這會不用說了。以後要逛。到底多帶幾個人纔好。不然大家早散了。回去好好的睡一夜。明日一早過來。我還要找補。叫你們再樂一天呢。恐此後盛筵難再。不要爲他又鬧出什麼原故來。衆人聽說。辭了寶玉出來。薛姨媽便到王夫人那裏。住下。史湘雲仍在賈母房中迎春。便往惜春那裏去了。餘者各自回去不題。獨有寶玉回到房中。咳嗽嘆氣。寶釵明知其故。也不理他。只是怕他憂悶。勾出舊病來。便進裏間。叫襲人來細問他。寶玉到園。怎麼樣的光景。未知襲人怎生回說。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借史湘雲來。于賈母閒談中。敘黛玉夭亡。金桂毒死。及岫烟寶琴。俱有事未嫁。王甄兩家情形。惜春環兒。尙未說親等事。此段文章。必不可少。若無許多不如意事。寶釵生日。賈母豈至忘懷。直等湘雲提起。然後記得。是借勢總敘前事。引出後事。

湘雲說到有了二字。便臉紅住口。活是新婦光景。

邢岫烟不來。自是正理。夾寫邢夫人尤氏心事。周匝細密。

寶釵心事難言。鳳姐帶病勉支。邢尤二氏褻淺妬忌。迎春滿腔苦楚。寶玉瘋傻孩氣。只有史湘雲一人。新婚燕爾。從中助興。一人向隅。舉座尙且不樂。何況衆人向隅。一人豈能獨樂。此所謂強歡笑也。

自鳳姐席終鬧事後。凡有慶賀筵席。必有失意之事。此番寶釵慶壽。爲通部慶筵總

結。所以賈母因此得病。卽爲通部不祥事之總結。於迎春口中補出孫紹祖勢利話。可醜可笑。

寶玉擲色。第一擲是臭。第二擲便是張敞畫眉。先臭後香。頗有意思。宜乎寶釵之臉紅也。

紅樓一夢。不久歸結。故于酒令中一提十二金釵。

寶玉因十二金釵。想起衆姊妹。因衆姊妹想起死黛玉。雖是癡情。卻有次序。鴛鴦擲出浪掃浮萍。湘雲接說白萍吟盡楚江秋。俱是後文自縊孀居讖語。寶玉於壽筵未終。忽然私去園中。向鬼纏綿。不祥殊甚。

寶玉聽見哭聲。是心疑所致。經婆子們一說。竟成實事。宜寶玉之大哭也。寶釵慶壽。是強歡笑。寶玉悼亡。是真痛哭。

大某山民評曰

賈母說受得富貴。耐得貧賤。二語。雖曰女則亦實。男誠不同。老生常談。家遭耗散。而慶生辰。不過破涕爲笑耳。尙用銀一百。從前之窮奢極欲。概行托出。顰卿善哭。生前有淚。而無聲。死後有聲。而無淚。瀟湘館上。哭泣兩星。朗然高照。此回入寶釵生日。已是丙辰年事。寶釵蓋生於正月二十一日也。

侯芳寔五
兒承錯愛



還學債
迎女返冥元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九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候芳魂五兒承錯愛 還擊債迎女返真元

通病

不知在色界天還
在無色界天還
年在大觀園日日
在夢中寤死而寤
之夢可醒矣乃復
於醒後求夢是實
玉仍未脫夢境耶
何年為夢醒時耶
果能因無夢而不
想他庶幾是遠離
顯倒夢想者

話說寶釵叫襲人問出原故。恐寶玉悲傷成疾，便將黛玉臨死的話，與襲人假作閒談。說是人生在世，有意有情，到了死後，各自幹各自的去了，並不是生前那樣。個人死後，還是這樣活人，雖有癡心死的，竟不知道。況且林姑娘既說仙去，他看凡人，是個不堪的濁物。那裏還肯混在世上，只是人自己疑心，所以招些邪魔外祟來，纏擾了寶釵。雖是與襲人說話，原說給寶玉聽的，襲人會意也，說是沒有的事。若說林姑娘的魂靈兒還在園裏，我們也算好的，怎麼不會夢見了一次寶玉在外間聽得細細的想道：果然也奇。我知道林妹妹死了，那一日不想幾遍，怎麼從沒夢過。想是他到天上去，了一片幻想，瞧我這凡夫俗子，不能交通神明，所以夢都沒有。一個兒我就在外間睡著，或者我從園裏回來，知道我的實心，肯與我夢裏一見，我必要問他實在那裏去了。試問你自家眼前身子，卻在那裏。我也時常祭奠，若是果然不理我這濁物，竟無一夢。我便不想他了。只怕口說無憑，主意已定，便說我今夜就在外間睡了。你們也不用管我。寶釵也不強他，只說你不要胡思亂想。你不想，想太太因你園裏去了，急得話都說不出來。若是知道還，不保養身子，倘或老太太知道了，又說我們不用心。寶玉道：是這麼說罷咧。我坐一會子就進來，你也乏了，先睡罷。寶

寶姑姪每下一箴無不大方得體此等是其好處只此一語可以卜寶釵之談於嗜慾

一縷情絲空中向玉環無行團圓羞稱誰昔相嘲會經耿耿則推己及人長恨歌為斷不可讀偏被他處去

不與你相干倒與我相干

釵。知。他。必。進。來。的。假。意。說。道。我。睡。了。叫。襲。姑。娘。伺。候。你。罷。寶。玉。聽。了。正。合。機。宜。候。寶。釵。睡。了。他。便。叫。襲。人。麝。月。另。鋪。設。下。一。副。被。褥。常。叫。人。進。來。瞧。二。奶。奶。睡。著。了。沒。有。寶。釵。故。意。粧。睡。也。是。一。夜。不。寧。這。又。何。必。那。寶。玉。知。是。寶。釵。睡。著。便。與。襲。人。道。你。們。各。自。睡。罷。我。又。不。傷。感。你。若。不。信。你。就。服。侍。我。睡。了。再。進。去。只。要。不。驚。動。我。就。是。了。襲。人。果。然。服。侍。他。睡。了。便。預。備。下。了。茶。水。關。好。了。門。進。裏。間。去。照。應。一。回。各。自。假。寐。且。俟。寶。玉。若。有。動。靜。再。為。出。來。寶。玉。見。襲。人。等。進。來。便。將。坐。更。的。兩。個。婆。子。支。到。外。頭。他。輕。輕。的。坐。起。來。暗。暗。的。祝。了。幾。句。便。睡。下。了。欲。與。神。交。起。初。再。睡。不。著。以。後。把。心。一。靜。便。睡。去。了。豈。知。一。夜。安。眠。直。到。天。亮。寶。玉。醒。來。拭。眼。坐。起。來。想。了。一。回。並。未。有。夢。便。嘆。口。氣。道。正。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寶。釵。卻。一。夜。反。沒。有。睡。著。聽。寶。玉。在。外。邊。念。這。兩。句。便。接。著。道。這。句。又。說。莽。撞。了。如。若。林。妹。妹。在。時。又。該。生。氣。了。寶。玉。聽。了。反。不。好。意。思。只。得。起。來。搭。訕。著。往。裏。間。走。來。說。我。原。要。進。來。的。不。覺。得。一。個。盹。兒。就。打。著。了。何。必。掩。飾。寶。釵。道。你。進。來。不。進。來。與。我。什。麼。相。干。襲。人。等。本。沒。有。睡。眼。見。他。們。兩。個。說。話。即。忙。倒。上。茶。來。已。見。老。太。太。那。邊。打。發。小。丫。頭。來。問。寶。二。爺。昨。夜。睡。得。安。頓。麼。若。安。頓。時。早。早。的。同。二。奶。奶。梳。洗。了。就。過。去。襲。人。便。說。你。去。回。老。太。太。說。寶。玉。昨。夜。很。安。頓。回。來。就。過。來。小。丫。頭。去。了。寶。釵。起。來。梳。洗。了。鴛。兒。襲。人。等。跟。著。先。到。賈。母。那。裏。行。了。禮。便。到。王。夫。人。那。邊。起。至。鳳。姐。都。讓。過。了。仍。到。賈。母。處。見。他。母。親。也。過。來。了。大。家。問。起。寶。玉。晚。上。好。麼。寶。釵。便。說。回。去。就。睡。了。沒。有。什。麼。衆。人。

救老與孫家對親
令旁人氣急無從
發洩

是從邢夫人處哭
過來
氣隨聲咽傷心不
忍聞○本來淚痕
滿面說到傷心又
復眼淚直流吾亦
爲二姑娘臨風一
洒

用只得二字寫出
無可如何之況

爲薛蝌烟完姻
亦是一宗要事

放心。又說些閒話。只見小丫頭進來說。二姑奶奶要回去了。聽見說孫姑爺那裏人來。到太太那裏說了些話。太太叫人到四姑娘那邊說不必留了。讓他去罷。如今二姑奶奶在大太太那邊哭呢。迎春之哭用暗寫。大約就過來辭老太太。賈母衆人聽了心中好不自在。都說二姑娘這樣一個人。爲什麼命裏遭著這樣的人。一輩子不能出頭。這便怎麼好說著。迎春進來。淚痕滿面。因爲是寶釵的好日子。只得含著淚辭了衆人。要回去。賈母知道他的苦處。也不便強留。只說道。你回去也罷了。但是不要悲傷。撞著了這樣人。也是沒法兒的。過幾天我再打發人接你去。迎春道。老太太始終疼我。如今也疼不來了一聲。河滿無此哀音。可憐。我只是沒有再來的時候了。一位千金小姐此言豈忍聞乎。說著。眼淚直流。衆人都勸道。這有什麼不能回來的。難說。比不得你三妹妹隔得遠。要見面就難了。這倒不然。賈母等想起探春不覺也大家落淚。只爲是寶釵的生日。卽轉悲爲喜道。這也不難。只要海疆平靜。那邊親家調進京來。就見的著了。大家說。可不是這麼著呢。說著迎春只得含悲而別。一別千古。衆人送了出來。仍回賈母那裏。從早至暮。又鬧了一天。前詳此約裁剪得宜。衆人見賈母勞乏。各自散了。獨有薛姨媽辭了賈母。到寶釵那裏說道。你哥哥今年是過了。直要等到皇恩大赦的時候。減了等纔好贖罪。這幾年叫我孤苦伶仃。怎麼處。我想。要與你二哥哥完婚。你想想好不好。寶釵道。媽媽是爲著大哥哥娶了親。嚇怕的了。所以把二哥哥的事。猶豫起來。據我說。很該就辦。寶釵有斷制。邢姑娘是媽媽知道的。如今在

真能看出那夫人之心。可知從前常聚園中。是人生不可多得之樂。

有關於寶釵前夜之言。

是以不勸者勸之。比勸還好。恐今夜又要著覺。不能安靜矣。

卻有許多鬼鬼祟祟。

這裏也很苦。是寶釵留心已久。娶了去。雖說我家窮。究竟比他傍人門戶好多著呢。看這人情之說。薛姨媽道：你得便的時候。就去告訴老太太。說我家沒人。就要揀日子了。寶釵道：媽。只管同二哥哥商量。挑個好日子。過來和老太太說了。娶過去。就完了一宗事。這裏大太太也巴不得娶了去。纔好。薛姨媽道：今日聽見史姑娘也就回去了。老太太心裏要留你妹妹在這裏住幾天。謂寶釵也。所以他住下了。我想他也是不定多早晚就走的。人了。你們姊妹們也多敘幾天話兒。又是一個去定。寶釵道：正是呢。於是薛姨媽又坐了一坐。出來辭了衆人回去了。卻說寶玉晚間歸房。因想昨夜黛玉竟不入夢。昏迷不了。癡人說夢。或者他已經成仙。所以不肯來見我。這種濁人。自以爲濁人。寶玉猶能自信。也是有的。不然。就是我的性兒太急了。此亦要想的也。未可知。便想了一個主意。回寶釵說道：我昨夜偶然在外間睡著。似乎比在屋裏睡得安穩些。今日起來。心裏也覺清淨些。我的意思。還要在外間睡兩夜。只怕你們又來攔我。寶釵聽了。明知早晨他嘴裏念詩。是爲著黛玉的事。想了想。他那個獸性。是不能勸的。倒好叫他睡兩夜。索性自己死了心。也罷了。況兼昨夜聽他睡得倒也安靜。便道：好沒來由。你只管睡去。我們攔你做什麼。但只不要胡思亂想。招出些邪魔外祟來。寶玉笑道：誰想什麼。活賴。襲人道：依我勸二爺。竟還是屋裏睡罷。外邊一時照應不到。著了風。倒不好。寶玉未及答言。寶釵卻向襲人使了個眼色。襲人會意。便道：也罷。叫個人跟著你罷。夜裏好倒茶倒水的。寶玉便笑道：這麼說。你就跟了我來。襲人

較後來五兒之飛紅了臉卻不同五兒若曰得令此處派二人五兒是主麝月是賓而派之者固以麝月爲主五兒爲賓也

和尙是和尙又什麼還不像

收拾過一邊以下專寫五兒一邊

其從晴雯想到五兒身上有步驟忽而又移到晴雯身上去真是心境迷離因黛玉而及晴雯情之所同也因晴雯而及五兒形之所合也

聽了倒沒意思。起來登時飛紅了臉。一聲也不言語。不嫌唐突否。何必臉上飛紅。寶釵素知襲人穩重。未必穩重。只是外面耳便說道。他是跟慣了我的。還叫他跟著我罷。叫麝月五兒照料著也罷了。況且今日他跟著我鬧了一天。也乏了。該叫他歇歇了。寶玉只得笑著出來。寶釵因命麝月五兒給寶玉仍在外間鋪設了。又囑付兩個人醒睡些。誰知一人關心。一人不關心。要茶要水。都留點神兒。兩個答應著出來。看見寶玉端然坐在牀上。閉目合掌。居然像個和尙一般。相去不遠矣。此處一逗。兩個也不敢言語。只管瞧著他笑。寶釵又命襲人出來照應。襲人看見這般。卻也好笑。便輕輕的叫道。該睡了。怎麼又打起坐來了。預先爲姑娘作嫁人地步。寶玉睜開眼。看見襲人便道。你們只管睡罷。我坐一坐就睡。襲人道。因爲你昨日那個光景。鬧得二奶奶一夜沒睡。你再這麼著。成何事體。寶玉料著自己不肯睡。便收拾睡下。襲人又囑付了麝月等幾句。纔進去關門睡了。這裏麝月五兒兩個人也收拾了被褥。伺候寶玉睡著。各自歇了。那知寶玉要睡越睡不著。見他兩個人在那裏打鋪。忽然想起。那年襲人不在家時。晴雯麝月兩個人服侍。夜間麝月出去。晴雯要嚇他。因爲沒穿夜服。著了涼。後來還是從這個病上死的。想到這裏。一心移在晴雯身上去了。忽又想起鳳姐說五兒給晴雯脫了個影兒。因又將想晴雯的心腸。移在五兒身上。自己假粧睡著。偷偷的看那五兒筆曲而能達。越瞧越像。晴雯入覺境矣。不覺獸性復發。聽了聽關心裏。間已無聲息。知是睡了。無面不顧到。卻見麝月也睡覺了。便故意叫了麝月兩聲。卻不答應。

優公子便有許多
做作
前日插蠟今夜剪
蠟花文法故相激
射者欲夢中唔仙
聽者疑其為眼前
遇仙既頂替晴雯
復頂替黛玉雖為
拉拉扯扯究非身
受

寫出神情真然厚
之筆

其意何居恐已為
強弩之末矣
五兒心地明白更
不必心動了
當以紓緩聲讀之
方肯提出心頭話

以下句句緊攏來

也會作乖五兒聽見寶玉喚人便問道二爺要什麼嬌聲在耳寶玉道我要漱漱口五兒見麝月已睡只得起來重新剪了蠟花倒了一鍾茶來一手托著漱盂卻因趕忙起來的身上只穿著一件桃紅綾子小襖兒鬆鬆的挽著一個髻兒俏麗打扮○試閉目想此情形其有能不動心者否寶玉看時居然晴雯復生偏要坐實一句書亦云然忽又想起晴雯說的早知擔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了意不覺默默的呆看也不接茶那五兒自從芳官去後已無心進來了失先路之導也後來聽得鳳姐叫他進來服侍寶玉竟比寶玉盼他進來的心還急得意外之榮也不想進來以後見寶釵襲人一般尊貴穩重看著心裏實在敬慕又見寶玉瘋瘋傻傻不似先前風致又聽見王夫人為女孩子們和寶玉頑笑都攆了所以把這件事攔在心上從五兒心上一寫倒無一毫的兒女私情了特總寫一筆怎奈這位獸爺獸爺二字新而妙今晚把他當作晴雯只管愛惜起來那五兒早已羞得兩頰紅潮又不敢大聲說話只得輕輕的說道二爺漱口啊嬌聲在耳寶玉笑著接了茶在手中也不知道漱了沒有是忘情光景妙不可言便笑嘻嘻的問道你和晴雯姐姐好不好啊以款款者語之五兒聽了摸不著頭腦便道都是姐妹也沒有什麼不好的淡淡兒對一句寶玉又悄悄的問道晴雯病重了我看他去不是你也去了麼應前事五兒微微笑著點頭兒以不答答之又妙寶玉道你聽見他說什麼了沒有五兒搖著頭兒道沒有又輕輕答了兩個字寶玉已經忘神再敘神情一句便把五兒的手一拉何造次乃爾即上句所云忘神也五兒急得紅了臉心裏亂跳是新承恩寵

抑何造次乃爾也
要想擔得住擔不
住
以譏作拒而妙以
婉言出之

五兒一邊也不覺
忘情已久至此一
活我自尋之
嘴付由他嘴付快
以下漸漸颺開去
文有波折

真可謂細心熨貼
者
五兒也是勾勾搭
搭
當著泥牆撞水鏡
偏又是一句蹊蹺
語

光景便悄悄的說道二爺有什麼話只管說別拉拉扯扯的有初花著雨光景便拉拉扯扯你將
奈何寶玉纔放了手說道他和我說來著早知擔了個虛名也就打個正經主意了你怎
麼沒聽見麼五兒聽見這話明明是輕薄自己的意思又不敢怎麼樣也是解人便說道那
是他自己沒臉這也是我們女孩兒家說得的麼寶玉著急道何必著急你怎麼也是這個
道學先生我看你長的和他一模一樣我纔肯和你說這個話直剖真心你怎麼倒拿這些
話來遭蹋他有罪有罪此時五兒心中也不知寶玉是怎麼個意思此句亦殺得妙直頭猜不出
便說道夜深了二爺也睡罷別緊著坐著看涼著剛纔奶奶和襲人姐姐怎麼囑付了寶
玉道我不涼說到這裏忽然想起五兒沒穿著大衣服就怕他也像晴雯著了涼偏要拉著
晴雯便說道你爲什麼不穿上衣服就過來即從衣服一邊說起五兒道爺叫的緊那裏有儘
著穿衣裳的空兒要知道說這半天話兒時我也穿上了只一路開開遞去寶玉聽了連忙
把自己蓋的一件月白綾子棉襖兒揭起來遞給五兒叫他披上五兒只不肯接說二爺
蓋著罷我不涼我涼我有我的衣裳說著回到自己鋪邊拉了一件長襖披上又聽了聽
關心麝月睡的正濃纔慢慢過來寫得鬼崇之至說二爺今晚不是要養神呢麼不知二爺今
晚直頭也出神了寶玉笑道實告訴你罷什麼是養神我倒是要遇仙的意思五兒聽了越
發動了疑心便問道遇什麼仙寶玉道你要知道這話長著呢你挨著我來坐下我告訴
你一步緊一步五兒紅了臉笑道你在那裏躺著我怎麼坐呢又漸漸引攏來寶玉道這個何

歡二爺真不顧人
生灑雖是無心究竟
賴晴雯既不能庇
護五兒自應避
然五兒雖是明哲
保身而吾猶惡其
佛巧
晴雯以俏麗勝五
兒以柔膩勝各擅
其長
只此一次後不為
例如何
然則此固沒臉之
事乎
內外二聲可謂警
迷之鐸
收殺得無影無蹤
大妙大妙不然則
鬼鬼崇崇何時了
也
即從一響中疑到
林妹妹一邊善於
過接
守不著死鬼只好
去混活鬼
鬼混了半夜豈不
要懷著鬼胎
然已算遇半仙矣
有了現在之仙何
必尋過去之仙

妨。那。一。年。冷。天。也。是。你。麝。月。姐。姐。和。你。晴。雯。姐。姐。頑。我。怕。凍。著。他。還。把。他。攬。在。被。裏。渥。著。
呢。這。有。什。麼。的。大。凡。一。個。人。總。不。要。酸。文。假。醋。纔。好。依。二。爺。便。怎。麼。樣。五。兒。聽。了。句。句。都。是。
寶。玉。調。戲。之。意。那。知。這。位。獸。爺。卻。是。實。心。實。意。的。話。兒。然。則。將。謂。非。調。戲。乎。五。兒。此。時。走。開。
不。好。站。著。不。好。坐。下。不。好。倒。沒。了。主。意。了。真。教。人。左。右。做。人。難。我。也。替。他。沒。主。意。因。微。微。笑。著。道。
你。別。混。說。了。看。人。家。聽。見。這。是。什。麼。意。思。怨。不。得。的。人。家。說。你。專。在。女。孩。兒。身。上。用。工。夫。
你。自。己。放。著。二。奶。奶。和。襲。人。姐。姐。都。是。仙。人。兒。是。的。只。愛。和。別。人。胡。纏。明。兒。再。說。這。些。話。
我。回。了。二。奶。奶。看。你。什。麼。臉。兒。人。正。說。著。只。聽。外。面。擊。琴。一。聲。把。兩。個。人。嚇。了。一。跳。裏。間。
寶。釵。歎。嗽。了。一。聲。寶。玉。聽。見。連。忙。拿。嘴。兒。五。兒。也。就。忙。忙。的。息。了。燈。悄。悄。的。踢。下。了。原。來。
寶。釵。襲。人。因。昨。夜。不。會。睡。又。兼。日。間。勞。乏。了。一。天。所。以。睡。去。都。不。會。聽。見。他。們。說。話。必。須。
補。明。於。理。方。圓。此。時。院。中。一。響。早。已。驚。醒。聽。了。聽。也。無。動。靜。寶。玉。此。時。踢。在。牀。上。心。裏。疑。惑。
莫。非。林。妹。妹。來。了。極。意。寫。寶。玉。癡。情。一。念。決。絕。方。可。做。和。尙。聽。見。我。和。五。兒。說。話。故。意。嚇。我。們。的。
想。是。林。妹。妹。吃。醋。翻。來。覆。去。胡。思。亂。想。無。想。不。癡。五。更。以。後。纔。朦。朧。睡。去。卻。說。五。兒。被。寶。玉。鬼。
混。了。半。夜。真。是。鬼。混。又。兼。寶。釵。歎。嗽。自。己。懷。著。鬼。胎。真。是。鬼。胎。生。怕。寶。釵。聽。見。了。也。是。思。前。
想。後。一。夜。無。眠。次。日。一。早。起。來。見。寶。玉。尚。自。昏。昏。睡。著。便。輕。輕。兒。的。收。拾。了。屋。子。那。時。麝。
月。已。醒。便。道。你。怎。麼。這。麼。早。起。來。了。你。難。道。一。夜。沒。睡。麼。五。兒。聽。這。話。又。似。麝。月。知。道。了。
的。光。景。便。只。是。訕。笑。也。不。答。言。不。一。時。寶。釵。襲。人。也。都。起。來。開。了。門。見。寶。玉。尚。睡。卻。也。納。

夢裏不曾遇著眼
前倒見著

何不同了二奶奶
看他有什麼臉見

苟且作事中心自
虛半星兒毛病臉
即飛紅懷著鬼胎
安能自主○何不
老實實實回了二
奶奶給他一個沒

實在那裏曉得
可不是花姑娘與
窮月乎誰知竟撞
著柳靈兒
以上結五兒一段
文字

以下寫賈母自病
及死帶敘迎春湘
雲二人事遞寫鳳
姐辦喪驚魂為主
爲一大段文字

悶。怎麼外邊兩夜睡得倒這般安穩。及寶玉醒來。見衆人都起來了。自己連忙爬起。揉著
眼。睛。細。想。昨。夜。又。不。曾。夢。見。可。是。仙。凡。路。隔。了。不。做。和。尙。不。止。慢。慢。的。下。了。牀。又。想。昨。夜。五
兒。說。的。寶。釵。襲。人。都。是。天。仙。一。般。這。話。卻。也。不。錯。便。怔。怔。的。瞧。著。寶。釵。寶。釵。見。他。發。怔。雖
知。他。爲。黛玉。的。事。卻。也。定。不。得。夢。不。夢。只。是。瞧。的。自。己。倒。不。好。意。思。便。道。二。爺。昨。夜。可。真
遇。著。仙。了。麼。寶。玉。聽。了。只。道。昨。晚。之。話。寶。釵。聽。見。了。笑。著。勉。強。說。道。這。是。那。裏。的。話。那。五
兒。聽。了。這。一。句。越。發。心。虛。起。來。又。不。好。說。的。只。得。且。看。寶。釵。的。光。景。只。見。寶。釵。又。笑。著。問
五。兒。道。你。聽。見。二。爺。睡。夢。中。和。人。說。話。來。著。麼。只。有。和。我。說。話。來。寶。玉。聽。了。自。己。坐。不。住。搭
訕。著。走。開。了。五。兒。把。臉。飛。紅。只。得。含。糊。道。前。半。夜。倒。說。了。幾。句。我。也。沒。聽。真。什。麼。擔。了。虛
名。又。什。麼。沒。打。正。經。主。意。我。也。不。懂。勸。著。二。爺。睡。了。後。來。我。也。睡。了。不。知。二。爺。還。說。來。著
沒。有。寶。釵。低。頭。一。想。這。話。明。是。爲。黛玉。了。誰。知。不。然。但。儘。著。叫。他。在。外。頭。恐。怕。心。邪。了。招。出
些。花。妖。月。媚。來。寶。釵。此。語。恐。有。醋。意。況。兼。他。的。舊。病。原。在。姊。妹。上。情。重。只。好。設。法。將。他。的。心
意。挪。移。過。來。看。其。如。何。設。法。然。後。能。免。無。事。想。到。這。裏。不。免。面。紅。耳。熱。起。來。二。奶。奶。大。有。意。思
也。就。趑。趑。的。進。房。梳。洗。去。了。且。說。賈。母。兩。日。高。興。略。吃。多。了。些。這。晚。有。些。不。受。用。第。二。天
便。覺。著。胸。口。飽。悶。鴛。鴦。等。要。回。賈。政。賈。母。不。叫。言。語。說。我。這。兩。日。嘴。饞。些。吃。多。了。點。子。我
餓。一。頓。就。好。了。你。們。快。別。噪。鬧。于。是。鴛。鴦。等。並。沒。有。告。訴。人。這。日。晚。間。寶。玉。回。到。自。己。屋
裏。見。寶。釵。自。賈。母。王。夫。人。處。纔。請。了。晚。安。回。來。寶。玉。想。著。早。起。之。事。未。免。赧。顏。抱。慚。寶。釵

遮遮揜揜婢子情
形畢露小妮子其
亦春心動乎

一對癡男女竅斂
亦不肯假道學也

言竅斂已受孕也

玦者決也決絕之
謂也於此等極小處可
以見買母心有紀
緒

敘得來歷清楚鄭
重其詞

看他這樣也曉得是個沒意思的光景。因想著他是個癡情人。要治他的這病。少不得仍
以癡情治之。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想了一回。便問寶玉道。你今夜還在外間睡去罷。
咧。寶玉自覺沒趣。便道。裏間外間都是一樣的。寶斂意欲再說。反覺不好意思。襲人道。罷
呀。這倒是什麼道理呢。我不信。睡得那麼安穩。五兒聽見這話。連忙接口道。二爺在外間
睡別的。到沒什麼。只是愛說夢話。只怕是說鬼話。叫人摸不著頭腦兒。又不敢駁他的。回襲
人便道。我今日挪到牀上睡。看說夢話不說。你們只管把二爺的鋪蓋鋪在裏間。就完
了。寶斂聽了。也不作聲。寶玉自己慚愧不來。那裏還有強嘴的分兒。便依著搬進裏間來。
一則寶玉負愧。欲安慰寶斂之心。二則寶斂恐寶玉思鬱成疾。不如假以詞色。使得稍覺
親近。以爲移花接木之計。本該如是。纔是夫婦之正道。于是當晚襲人果然搬出去。寶玉因心
中愧悔。寶斂欲籠絡寶玉之心。自過門至今。日方纔如魚得水。恩愛纏綿。所謂二五之精
妙合而凝的。了。此是後話。且說次日。寶玉、寶斂同起。寶玉梳洗了。先過賈母這邊來。這裏
賈母因疼寶玉。又想寶斂孝順。忽然想起一件東西。便叫鴛鴦開了箱子。取出祖上所遺
一個漢玉玦。雖不及寶玉他那塊玉石掛在身上。卻也希罕。鴛鴦找出來。遞與賈母。便說
道。這件東西。我好像從沒見得。老太太這些年。還記得這樣清楚。說是那一箱什麼匣子
裏裝著。我按著老太太的話。一拿就拿出來了。老太太怎麼想著拿出來做什麼。賈母道。
你那裏知道。這塊玉還是祖爺爺給我們。老太爺。老太爺疼我。臨出嫁的時候。叫了我去。

只十八九個字卻
形出一塊好玉來

卻寫得尋常病境

老年人病數日不
減已可憂矣

如何越是有名先
生越會誤人之病

親手遞給我的。還說這玉是漢時所佩的東西。很貴重。你拿著。就像見了我的。一樣。知將死留爲紀念之意。我那時還小。拿了來。也不當什麼。便撩在箱子裏。到了這裏。我見嚙們家的東西也多。這算得什麼。從沒帶過。一撩便撩了六十多年。今兒見寶玉這樣。孝順他又丟了一塊玉。故此想著。拿出來給他。也像祖上給我的意思。一時寶玉請了安。賈母便喜歡道。你過來。我給你一件東西。瞧瞧。寶玉走到牀前。賈母便把那塊漢玉遞給寶玉。寶玉接來一瞧。那玉有三寸方圓。形似甜瓜。色有紅暈。甚是精緻。寶玉口口稱讚。賈母道。你愛麼。這是我祖爺爺給我的。我傳了你罷。意亦以爲見此玉如見我一樣。寶玉笑著打了個千謝了。又拿了要送給他。母親瞧賈母道。你太太瞧了。告訴你老子。又說疼兒子。不如疼孫子了。他們從沒見過。鄭重其辭。寶玉笑著去了。寶釵等又說了幾句話。也辭了出來。自此賈母兩日不進飲食。胸口仍是結悶。覺得頭暈目眩。欬嗽。邢王二夫人鳳姐等請安。見賈母精神尚好。不過叫人告訴賈政。立刻來請了安。賈政出來。卽請大夫看脈。不多一時。大夫來診了脈。說是有年紀的人。停了些飲食。感冒了些風寒。略發散些就好了。開了方子。賈政看了。知是尋常的藥品。命人煎好進服。以後賈政早晚進來請安。一連三日不見稍減。賈政又命賈璉打聽好大夫。快去請來。瞧老太太的病。嚙們家常請的幾個大夫。我瞧著不怎麼好。所以叫你去。賈璉想了一想。說道。記得那年寶兄弟病的時候。倒是請了一個不行醫的。來瞧好了的。如今不如找他。賈政道。醫道卻是極難的。愈是不興時的大夫。倒

無緣

難得

妙師打扮宛若姑射仙人儵然塵埃之外昔有玉妙想者豈其苗裔耶

從口中敍出久別之故

門之關不關非旁人可管何況方外

自然不好便非佳兆亦是套語

有本領。你就打發人去。找來罷。賈璉卽忙答應去了。回來說道。這劉大夫新近出城教書去了。過了十天。進城一次。這時等不得。又請了一位。也就來了。賈政聽了。只得聽著不題。且說賈母病時。合宅女眷。無日不來請安。一日。衆人都在那裏。只見看園內腰門的老婆子進來。回說園裏的權翠菴的妙師父知道老太太病著。特來請安。衆人道。他不常過來。今兒特地來。你們快去請來。鳳姐走到牀前。回賈母。岫烟是妙玉的舊相識。先走出去接他。只見妙玉頭帶妙常髻。身上穿一件月白素袖襖兒。外罩一件水田青段。鑲邊長背心。栓著秋香色的絲縑腰下繫一條淡墨畫的白綾裙。手執麈尾。念珠跟著一個侍兒。飄飄拽拽的走來。如此打扮。恐非學道之人。安得不爲強盜所劫乎。岫烟見了。問好。說是在園內住的。日子可以常常來。瞧瞧你。近來因爲園內人少。一個人輕易難出來。況且。咱們這裏的腰門常關著。所以這些日子不得見你。今兒幸會。妙玉道。頭裏你們是熱鬧場中。豈知入海後更比此地熱鬧乎。你們雖在外園裏住。我也不便常來親近。如今知道這裏的事情。也不大好。又聽說是老太太病著。又惦記你。並要瞧瞧寶姑娘。恐不止寶姑娘。我那管你們的關不關。我要來。就來。我不來。你們要。我來。也不能啊。怪脾氣。岫烟笑道。你還是那種脾氣。一面說著。已到賈母房中。衆人見了。都問了好。妙玉走到賈母牀前。問候說了幾句套話。賈母便道。你是個女菩薩。你瞧瞧我的病。可好得了。好不了。妙玉道。老太太這樣慈善的人。壽數正有呢。一時感冒。吃幾貼藥。想來也就好了。有年紀的人。要寬心些。賈母道。我倒不爲這

何套話如此之多

點明惜春住屋近園東門一邊與櫺翠庵相去不遠使後回之事有根

無減病有添病更可憂

二姑娘不久矣

些我是極愛尋快樂的。如今這病也不覺怎樣。只是胸膈悶飽。剛纔大夫說是氣惱所致。你是知道的。誰敢給我氣受。這不是那大夫脈理平常麼。我和璉兒說了。還是頭一個大夫說感冒傷食的是明兒。仍請他來說著。叫鴛鴦分付廚房裏辦一桌清淨菜來。請他在這裏使飯。妙玉道。我已吃過午飯了。我是不吃東西的。王夫人道。不吃也罷。咱們多坐一會。說些閒話兒罷。妙玉道。我久已不見你們。今兒來瞧瞧你。又說了一回話。便要走。回頭見惜春站著。便問道。四姑娘爲什麼這樣瘦。不要只管愛畫勞了心。惜春道。我久不畫了。如今住的房屋不比園裏的顯亮。所以沒興。畫妙玉道。你如今住在那一所了。惜春道。就是你纔進來的那個門。東邊的屋子。你要來很近。埋伏下文。妙玉常來往根子。妙玉道。我高興的時候來瞧你。惜春等說著。送了出去。回身過來。聽見丫頭們回說。大夫在老太太那邊呢。衆人暫且散去。那知賈母這病日重一日。延醫調治不效。以後又添腹瀉。又深一層。賈政著急。知病難醫。卽命人到衙門告假。日夜同王夫人親視湯藥。盡子婦之職。一日見賈母略進些飲食。心裏稍寬。只見老婆子在門外探頭。王夫人叫彩雲看去。問問是誰。彩雲看了。是陪迎春到孫家去的人。便道。你來做什麼。來得蹊蹺。婆子道。我來了半日。這裏找不著一個姐姐們。我又不敢冒撞。我心裏又急。彩雲道。你急什麼。必有緣故。又是姑爺作踐。姑娘不成麼。婆子道。姑娘不好了。五個字可駭。前兒鬧了一場。姑娘哭了一夜。昨日痰堵住了。他們又不請大夫。今日更利害了。可憐。彩雲道。老太太病著呢。別大驚小怪的。王夫人在內已。

其聲帶慘

其詞哀以苦

迎春死矣令人痛
恨孫家
二姑娘何薄命乃爾

湘雲可憐

史姑娘難道也如此薄命

聽見了。恐老太太聽見不受用。忙叫彩雲帶他外頭說去。豈知賈母病中心靜。偏偏聽見便道。迎丫頭要死了麼。王夫人便道。沒有。婆子們不知輕重。說是這兩日有些病。恐不能就好。到這裏問大夫。賈母道。瞧我的大夫就好。快請了去。王夫人便叫彩雲叫這婆子去。回太太去。那婆子去了。這裏賈母便悲傷起來。說是我三個孫女兒。一個享盡了福。死了三丫頭。遠嫁不得見面。迎丫頭雖苦。或者熬出來。不打諒他。年輕兒的就死了。留著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活著做什麼。王夫人鴛鴦等解勸了好半天。那時寶釵李氏等在房中。鳳姐近來有疾。王夫人恐賈母生悲添病。便叫人叫了他們來陪著。自己回到房中。叫彩雲來埋怨這婆子不懂事。以後我在老太太那裏。你們有事不用來回。丫頭們依命不言。豈知那婆子剛到邢夫人那裏。外頭的人已傳進來說。二姑奶奶死了。又弱一個邢夫人聽了。也便哭了一場。現今他父親不在家中。只得叫賈璉快去瞧看。知賈母病重。衆人都不敢回。可憐一位如花似月之女。結禱年餘。不料被孫家揉搓。以致身亡。論斷幾旬。又值賈母病重。衆人不便離開。竟容孫家草草完結。賈母病勢日增。只想這些好女兒。一時想起湘雲。是一個必想之人。便打發人去瞧他回來的人。悄悄的找鴛鴦。因鴛鴦在老太太身旁。王夫人等都在那裏。不便上去。到了後頭。找了琥珀。告訴他道。老太太想史姑娘。叫我們去打聽那裏知道。史姑娘哭得了不得。說是姑爺得了暴病。大夫都瞧了。說這病只怕不能好。若變了癆病。還可捱過四五年。所以史姑娘好心裏著急。又知道老太太病只

派辦項項必不可少之事

只怕也有些不穩

賈兒見此光景只好低聲下氣以言之

這些子東西我知道二奶奶不更收拾也然可憐極矣

是不能過來請安還叫我不要在老太太面前提起倘或老太太問起來務必託你們變個法兒回老太太纔好琥珀聽了咳了一聲也就不言語了半日真令人胸中不快說道你去罷琥珀也不便回心裏打算告訴鴛鴦叫他撒謊去所以來到賈母牀前只見賈母神色大變地下站著一屋子的人嗾嗾的說又深一層瞧著是不好了也不敢言語了這裏賈政悄悄的叫賈璉到身旁向耳邊說了幾句話賈璉輕輕的答應出去了便傳齊了現在家的一干家人說老太太的事待一出來了你們快快分頭派人辦去頭一件先請出板來瞧瞧好褂裏子快到各處將各人的衣服量了尺寸都開明了便叫裁縫去做孝衣那棚杠執事都去講定廚房裏還該多派幾個人賴大等回道二爺這些事不用爺費心我們早打算好了只是這項銀子在那裏打算棘手至此賈璉道這種銀子不用打算了老太太自己早留下了始知前文分派之好剛纔老爺的主意只要辦的好我想外面也要好看賴大等答應派人分頭辦去賈璉復回到自己房中便問平兒奶奶今兒怎麼樣平兒把嘴往裏一拿說你瞧去賈璉進內見鳳姐正要穿衣一時動不得暫且靠在炕桌兒上何乃竟至於此賈璉道你只怕養不住了老太太的事今兒明兒就要出來了你還脫得過麼快叫人將屋裏收拾收拾就該掙著上去了若有了事你我還能回來麼鳳姐道咱們這裏還有什麼收拾的不過就是這點子東西還怕什麼此等處吾頗爲鳳姐可憐你先去罷看老爺叫我換件衣裳就來賈璉先回到賈母房裏向賈政悄悄的問道諸事已交派明

看他寫買母病勢
一層深一層用筆
極費斟酌不得草
草讀去

亦有幾句分付言
語

白了賈政點頭。外面又報太醫進來了。賈璉接入。又診了一回出來。悄悄的告訴賈璉。老太太的脈氣不好。防著些。又深一層。賈璉會意。與王夫人等說知。王夫人即忙使眼色。叫鴛鴦過來。叫他把老太太的裝裹衣服預備出來。鴛鴦自去料理。賈母睜眼要茶吃。邢夫人便進了一杯參湯。賈母剛用嘴接著吃。便道：「不要那個倒一鍾茶來。我吃。衆人不敢違拗。即忙送上來。一口呷了。還要又呷一口。便說：『我要坐起來。』賈政等道：『老太太要什麼只管說。可以不必坐起來。纔好。』賈母道：『我吃了口水。心裏好些。略靠著。和你們說說話。珍珠等用手輕輕的扶起。看見賈母這回精神好些。未知生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寶玉一生原是夢中人。夢中境。寶釵欲以夢醒之。是慧心人作用。無如兩夜無夢。白費寶釵苦心。

迎春臨別說沒有再來的時候。爲下回伏綫。

寶釵勸母早爲薛蝌完姻。不但近情合理。且爲岫烟于歸伏綫。

五兒自補入寶玉房中。並未與寶玉交言。借此一敍。必不可少。

若非外面聲響。寶釵欬嗽。寶玉與五兒如何分散。文人之筆。收縱自如。

寶玉與寶釵自成親後。雖相恩愛。終非魚水。至此寶釵欲移花接木。方得兩情浹洽。不但寫寶釵是夜多情。且可見平日端莊。

二五之精。妙合而凝。寶釵已有身孕。北靜王之玉。是正襯通靈。無賴之假玉。是反襯通靈。賈母之玉玦。是旁襯通靈。玦者決也。爲賈母與寶玉永訣之兆。

凡人遇有喪亡禍患。與其強顏歡笑。不若放聲大哭。蓋放聲大哭。鬱氣可伸。強爲歡笑。悶懷愈結。故寶玉大哭。黛玉脈氣頓和。賈母勉強尋歡。停食胸悶。妙玉探望賈母。卻是閒文。要緊處在問知惜春住房。爲異日遇盜埋根。賈母垂危。迎春先死。湘雲將寡。真如大樹一倒。人無蔭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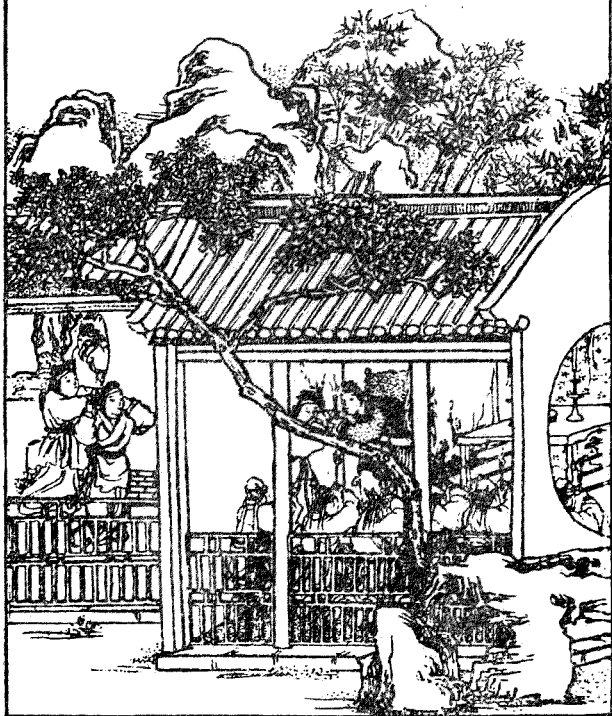
大某山民評曰

賈政說不興時的大夫。倒有本領。因醫家操生死權柄。有效驗。有憑據。揚眉吐氣。間或有之。未盡誣也。

細寫妙玉服飾。絕似玉簪記上場打扮。否則如擊海記。思凡一齣也。

鳳姐言下心頭。終未能遺忘故物。一生辛苦所係。難怪其然。此回亦是丙辰年事。

史太君壽終
題石



王鳳姐力誦宋凡心



老事具得大本無
一可議惟溺愛鳳
姐終陷不明之轍
耳滿意足之言無
心一絲遺憾真是天
地間第一等福人
一語抵千百言期
望之愛惜之兩面
都到
一生看重李紈處
於此數言揭出
勸其修福非不知
其爲人者
早能如買母心實
吃虧也不至有今
日還願一提及生平
未了之事只此
枕霞善衷無由得
達惟望九原有知
鑒其良心而已
別有憾觸並黛玉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史太君壽終歸地府 王鳳姐力詘失人心

卻說賈母坐起說道我到你們家已經六十多年了從年輕的時候到後來福也享盡了自你們老爺起兒子孫子也都算是好的了就是寶玉呢我疼了他一場說到那裏拿眼滿地下瞧著第一關心至死不變王夫人便推寶玉走到牀前賈母從被窩裏伸出手來拉著寶玉道我的兒你要爭氣纔好寶玉嘴裏答應心裏一酸那眼淚便要流下來又不敢哭只得站著聽賈母說道我想再見一個重孫子我就安心了我的蘭兒在那裏呢李紈也推賈蘭上去賈母放了寶玉拉著賈蘭道你母親是要孝順的將來你成了人就叫你母親風光風光鳳丫頭呢鳳姐本來站在賈母旁邊趕忙走到跟前說在這裏呢賈母道我的兒你是太聰明了將來修修福罷我也沒有修什麼不過心實吃虧肯吃虧即爲修福是鳳姐頂門鍼那些吃齋念佛的事我也不大幹就是舊年叫人寫了些金剛經送人不知送完了沒有鳳姐道沒有呢賈母道早該施捨完了纔好我們大老爺和珍兒是在外頭罷了最可惡的是史丫頭沒良心怎麼總不來瞧我誠不能不怪他口氣甚背鴛鴦等明知其故都不言語賈母又瞧了一瞧寶釵嘆了口氣只見臉上發紅賈政知是迴光返照即忙進上參湯賈母的牙關已經緊了合了一回眼又睜著滿屋裏瞧了一瞧兒孫內外盡在目前

一邊都到五福齊
 賈母一生心滿
 備其逝世也
 意足無憾於
 膝下諸人丁
 亦靡有遺漏
 大君笑而逝
 臉容如生益
 哀寶玉且和
 賈太君期望
 矣可勝歡哉
 賈母作八十
 日在甲寅年
 初三日是年
 卯至丙辰春
 母死當是八
 歲原本作八
 歲必是誤刻
 正寫得禮制
 寫得禮制秩
 成服儀第一
 報丁憂第二
 御賜祭銀第
 探喪第六第
 賈母守靈第
 賈母等治外
 九賈母等治外

王夫人寶釵上去輕輕扶著邢夫人鳳姐等即忙穿衣底下婆子們已經將牀安設停當
 鋪了被褥聽見賈母喉間略一響動臉變笑容竟是去了享年八十二歲衆婆子疾忙停
 牀于是賈政等在外一邊跪著邢夫人等在內一邊跪著一齊舉起哀來總束數語外面家
 人各樣預備齊全只聽裏頭信兒一傳出來從榮府大門起至內宅門扇大開一色淨
 白紙糊了孝棚高起大門前的牌樓立時豎起上下人等登時成服賈政報了丁憂禮部
 奏聞主上深仁厚澤念及世代功勳又係元妃祖母賞銀一千兩諭禮部主祭家人們各
 處報喪衆親友雖知賈家勢敗今見聖恩隆重都來探喪擇了吉時成殮停靈正寢賈赦
 不在家賈政為長寶玉賈環賈蘭是親孫年紀又小都應守靈前賈璉雖也是親孫帶著
 賈蓉尚可分派家人辦事雖請了些男女外親來照應內裏邢王二夫人李紈鳳姐寶釵
 等是應靈旁哭泣的尤氏雖可照應因賈珍外出依住榮府一向總不上前且又榮府裏
 的事不甚諳練賈蓉的媳婦更不必說了惜春年小雖在這裏長的他于家事全不知道
 所以內裏竟無一人支持逼出鳳姐來只有鳳姐可以照管裏頭的事況又賈璉在外作主
 裏外他二人倒也相宜鳳姐先前仗著自己的才幹原打諒老太太死了他大有一番作
 用比不得辦東府事時了邢王二夫人等本知他曾辦過秦氏的事必是妥當於是仍叫鳳姐
 總理裏頭的事真寫得禮制秩然鳳姐本不應辭自然應了心想這裏的事本是我管的那
 些家人便是我手下的人太太和珍大嫂子的本本來難使喚些如今他們都去了銀項

那夫人等靈旁哭
泣第十

鳳姐治內事第十

問其心蓋必為買

母之私蓄必多也

抄家後點花名冊

尚有男女二百十

二名此則只剩四

十名家破人亡之

流人那裏發分派

衰敗之後喪事不

能如舊或者錢多

還可辦事托出之

大有和盤托出之

說得響言老太太

之銀子上用之重

太太身上用之重

不是開銷公項太

雖沒有了對牌。這種銀子是現成的。外頭的事。又是他辦著。雖說我現今身子不好。想來也不致落褒貶。必是比寧府裏還得辦些心下。已定且待明日接了事後。日一早便叫周瑞家的傳出話去。將花名冊取上來。鳳姐一一的瞧了。統共只有男僕二十一人。女僕只有十九人。餘者俱是些丫頭。此等人自服侍以外。本無所用。連各房算上。也不過三十多人。難以點派。差使。第一事先不湊手。心裏想道。這回老太太的事。倒沒有東府裏的人多。如今東府更比這裏少了。又將莊上的算出幾個。也不敷差遣。正在思算。只見一個小丫頭過來。說鴛鴦姐姐請奶奶。鳳姐只得過去。只見鴛鴦哭得淚人一般。一把拉著鳳姐兒。說道。二奶奶請坐。我給二奶奶叩個頭。寫得簡決。雖說服中不行禮。這個頭是要叩的。令人生敬。鴛鴦說跪下。慌的鳳姐趕忙拉住。說道。這是什麼禮。不得不。有話好好的說。你聽者。鴛鴦跪著。鳳姐便拉起來。鴛鴦說道。老太太的事。一應內外都是二爺和二奶奶辦。這種銀子是老太太留下的。字字清楚。老太太這一輩子。也沒有遭過什麼銀錢。如今臨了這件大事。必得求二奶奶體體面面的辦。一辦纔好。我方纔聽見老爺說什麼詩云。子曰。我不懂。又說什麼喪與其易。寧戚。我聽了。不明白。我問寶二奶奶。說是老爺的意思。老太太的喪事。只要悲切。纔是真孝。不必糜費。圖好看的念頭。我想老太太這樣一個人。怎麼不該體面些。我雖是奴才。丫頭敢說什麼。只是老太太疼二奶奶和我這一場。臨死了。還不叫他風光風光。我想二奶奶是能辦大事的。故此我請二奶奶來求作個主。場誠奉託我。生是跟老太太

詩云子曰豈有不
懂自謂不曉之
平矣○政老之言
殊未慙驚之意
聽其言下可知
臨喪不哀獨遵
戚無易之訓可謂
半男聖人
亦光明亦坦白亦
真摯赤心如見矣
只要體面何惜此
東西以老太太之
物選用老太太之
上庶不負老太太
恩典
此等丫頭真足增
賈母光彩那夫人
賈政等其聞此言
不
是鴛鴦一番言
語鳳姐未必即作
此想就隨兒口氣
已事事推到政老
主意始知鴛鴦早
見透矣

亦果不出鴛鴦所
料
鴛鴦述政老之言

的人。老。太。太。死。了。我。也。是。跟。老。太。太。的。是。早。定。主。見。語。若。是。瞧。不。見。老。太。太。的。事。怎。麼。辦。將。來。怎。麼。見。老。太。太。呢。驚。天。動。地。可。對。鬼。神。鳳。姐。聽。了。這。話。來。的。古。怪。便。說。你。放。心。要。體。面。是。不。難。的。況。且。老。爺。雖。說。要。省。那。勢。派。也。錯。不。得。便。拿。這。項。銀。子。都。化。在。老。太。太。身。上。也。是。該。當。的。答。應。得。無。力。鴛。鴦。道。老。太。太。的。遺。言。說。所。有。剩。下。的。東。西。是。給。我。們。的。二。奶。奶。倘。或。用。著。不。穀。只。管。拿。這。個。去。折。變。補。上。並。不。貪。利。就。是。老。爺。說。什。麼。我。也。不。好。違。老。太。太。的。遺。言。那。日。老。太。太。分。派。的。時。候。無。一。句。閒。話。不。是。老。爺。在。這。裏。聽。見。的。麼。說。得。響。政。老。其。聽。之。鳳。姐。道。你。素。來。最。明。白。的。怎。麼。這。會。子。那。樣。的。著。急。起。來。了。鴛。鴦。道。不。是。我。著。急。為。的。是。大。太。太。是。不。管。事。的。老。爺。是。怕。招。搖。的。若。是。二。奶。奶。心。裏。也。似。老。爺。的。想。頭。說。抄。過。家。的。人。家。喪。事。還。是。這。麼。好。將。來。又。要。抄。起。來。也。就。不。顧。起。老。太。太。來。怎。麼。處。在。我。呢。是。個。丫。頭。好。歹。礙。不。著。到。底。是。這。裏。的。聲。名。是。人。之。明。如。燭。鳳。姐。道。我。知。道。了。你。只。管。放。心。有。我。呢。鴛。鴦。千。恩。萬。謝。的。託。了。鳳。姐。那。鳳。姐。出。來。想。道。鴛。鴦。這。東。西。好。古。怪。不。知。打。了。什。麼。主。意。論。理。老。太。太。身。上。本。該。體。面。些。呀。不。要。管。他。且。按。著。咱。們。家。先。前。的。樣。子。辦。去。按。得。先。前。就。好。於。是。叫。了。來。旺。家。的。來。傳。話。出。去。請。二。爺。進。來。不。多。時。賈。璉。進。來。說。道。怎。麼。找。我。你。在。裏。頭。照。應。著。些。就。是。了。橫。豎。作。主。是。咱。們。二。老。爺。他。說。怎。麼。著。咱。們。就。怎。麼。著。鳳。姐。道。你。也。說。起。這。個。話。來。了。可。不。是。鴛。鴦。說。的。話。應。驗。了。麼。賈。璉。道。什。麼。鴛。鴦。的。話。鳳。姐。便。將。鴛。鴦。請。進。去。的。話。述。了。一。遍。賈。璉。道。他。們。的。話。算。什。麼。剛。纔。二。老。爺。叫。我。去。說。老。太。太。的。事。固。要。認。

自是一種正大悠
久辦法然與鴛鴦
所見大相齟齬
那夫人真算不得

不圖左右總竟
到此地位其較
東府喪時相去
大遠矣
然出自那夫人之
口真是立高山頭
看風色的話亦可
謂太不體會矣
處處與前番辦東
府喪事時對照

真辦理。但是知道的呢。說是老太太自己結果自己不知道的。只說。咱們都隱匿起來了。如今很寬若老太太的這種銀子用不了。誰還要麼。仍舊該用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是在南邊的墳地。雖有陰宅。卻沒有老太太的柩。是要歸到南邊去的。留這銀子在祖墳上。蓋起些房屋來。再餘下的。置買幾頃祭田。已經遲了。咱們回去也好。就是不回去也。叫這些貧窮族中住著也好。按時按節。早晚。上香。時常祭掃。祭掃。你想這些話。可不是正經主意。據你這個話。難道都化了罷。鳳姐道。銀子發出來了。沒有賈璉道。誰見過銀子。我聽見。他們太太聽見了。二老爺的話。極力的攛掇。二太太和二老爺說。這是好主意。叫我怎麼著。現在外頭。棚杠上要支幾百銀子。這會子還沒有發出來。我要去。他們都說。且先叫外頭辦了。回來再算。不知又是什麼主見。你想這些奴才們有錢的。早溜了。按著冊子。叫去有的。說告病有的。說下莊子去了。走不動的。有幾個。只有賺錢的。能耐還有賠錢的本事。麼。本來如此。何待費連哥。口舌。鳳姐聽了。呆了半天。說道。這還辦什麼。巧媳婦做不出無米飯。正說著。見來了一個丫頭。說大太太的話。問二奶奶。今日第三天了。裏頭還很亂。供了飯。還叫親戚們等著。麼。叫了半天。來了。菜短了。飯。這是什麼辦事的道理。那夫人蛇蝎虎膽。不想自己反說他。人是宵小中藏。更可恨者。專打邊鼓。鳳姐急忙進去。吆喝人來。伺候。胡弄著。將早飯打發了。實在費事。偏偏那日人來的多。裏頭的人都死眉瞪眼的。到此地步。誰肯上前。真是吃力不討好。鳳姐只得在那裏照料了一會子。又惦記著。派人趕著出來。叫了來旺家的。傳齊了家人女人。

鳳姐勉強說著衆人自然勉強應著不是難說說出來不好聽

只此小小一件事體弄得來棘手費力之至
此鴛鴦只就一邊想不就兩邊想此等處未免不諒人情此等處是那夫人一生真本領

們。一。分。派。了。衆。人。都。答。應。著。不。動。鳳。姐。道。什。麼。時。候。還。不。供。飯。衆。人。道。傳。飯。是。容。易。的。只。要。將。裏。頭。的。東。西。發。出。來。我。們。纔。好。照。管。去。鳳。姐。其。應。之。曰。銀。子。沒。有。發。出。來。那。裏。去。辦。東。西。鳳。姐。道。糊。塗。東。西。派。定。了。你。們。少。不。得。有。的。衆。人。只。得。勉。強。應。著。鳳。姐。卽。往。上。房。去。發。應。用。之。物。要。去。請。示。邢。王。二。夫。人。見。人。多。難。說。看。那。時。候。已。經。日。漸。平。西。了。只。得。找。了。鴛。鴦。說。要。老。太。太。存。的。這。一。分。家。貨。鴛。鴦。道。你。還。問。我。呢。那。一。年。二。爺。當。了。贖。了。來。了。麼。請。得。好。鳳。姐。道。不。用。銀。的。金。的。只。要。這。一。分。平。常。使。的。不。得。已。而。求。其。次。鴛。鴦。道。大。太。太。珍。大。奶。奶。屋。裏。使。的。是。那。裏。來。的。鳳。姐。一。想。不。差。轉。身。就。走。只。得。到。王。夫。人。那。邊。找。了。玉。釧。彩。雲。纔。拿。了。一。分。出。來。急。忙。叫。彩。明。登。帳。發。與。衆。人。收。管。鴛。鴦。見。鳳。姐。這。樣。慌。張。實。要。慌。張。又。不。好。叫。他。回。來。心。想。他。頭。裏。作。事。何。等。爽。利。周。到。如。今。怎。麼。掣。肘。的。這。樣。個。兒。我。看。這。兩。三。天。連。一。點。頭。腦。都。沒。有。不。是。老。太。太。白。疼。了。他。了。麼。那。裏。知。邢。夫。人。一。聽。賈。政。的。話。正。合。著。將。來。家。計。艱。難。的。心。巴。不。得。留。一。點。子。作。個。收。局。可。哀。可。嘆。況。且。老。太。太。的。事。原。是。長。房。作。主。賈。赦。雖。不。在。家。賈。政。又。是。拘。泥。的。人。有。件。事。便。說。請。大。奶。奶。的。主。意。邢。夫。人。素。知。鳳。姐。手。腳。大。賈。璉。的。鬧。鬼。所。以。死。拿。住。不。放。鬆。鴛。鴦。只。道。已。將。這。項。銀。兩。交。了。出。去。了。故。見。鳳。姐。掣。肘。如。此。便。疑。爲。不。肯。用。心。真。真。冤。枉。便。在。賈。母。靈。前。嘮。嘮。叨。叨。哭。個。不。了。邢。夫。人。等。聽。了。話。中。有。話。不。想。到。自。己。不。合。鳳。姐。便。宜。行。事。反。說。鳳。丫。頭。果。然。有。些。不。用。心。此。回。卻。冤。枉。鳳。姐。尤。其。可。惡。王。夫。人。到。了。晚。上。叫。了。鳳。姐。過。來。說。啗。們。家。雖。說。不。濟。外。頭。的。體。面。是。要。的。

還是王夫人顧到大局面處然切告到鳳姐身上仍是夢夢也
鳳姐到此真真是苦又是難

又是一天支持過去了鳳姐真難真苦
說到此等話鳳姐之難與苦無以復加矣

寫得精神氣力令人一些無用著處越到這樣地步越有人挑筋其難其苦至此竟有說不出的難處說不盡的苦處

這兩三日人來人往我瞧著那些人都照應不到想是你沒有分付還得你替我們操點心兒纔好鳳姐聽了呆了一會要將銀兩不湊手的話說出但是銀錢是外頭管的王夫人說的是照應不到鳳姐也不敢辨只好不言語邢夫人在旁說道論理該是我們做婦媳的操心本不是孫子媳婦的事但是我們動不得身所以託你的東了手說太平話你是打不得撒手的叫他奈何鳳姐紫漲了臉正要回說只聽外頭鼓樂一奏是燒黃昏紙的時候了大家舉起哀來又不得說真正東手鳳姐原想回來再說王夫人催他出去料理說道這裏有我們呢你快快兒的去料理明兒的事罷不知叫他如何料理法鳳姐不敢再言只得含悲忍泣的出來苦極難極又叫人傳齊了衆人又分付了一會說大娘娘子們可憐我罷我上頭受了好些話爲的是你們不齊集叫人笑話明兒你們豁出些辛苦來罷豈有不肯辛苦的道理那些人回道奶奶辦事不是今兒個一遭兒了我們敢違拗麼其實是真話只是這回的事上頭過于累贅只說打發這頓飯罷有的在這裏吃有的要在裏吃請了那位太太又是那位奶奶不來諸如此類那得齊全還求奶奶勸勸那些姑娘們不要挑筋就好了鳳姐道頭一層是老太太的丫頭們是難纏的太太們的也難說話叫我說誰去呢衆人道從前奶奶在東府裏還是署事要打要罵怎麼這樣鋒利誰敢不依如今這些姑娘們都壓不住了並非當面挑揭其實也弄得不相信鳳姐嘆道東府裏的事雖說託辦的太太雖在那裏不好意思說什麼如今是自己的事情又是公平的人人說得話再者外頭

勉強揜飾之詞

到底衆人圖你些什麼
不知怎樣不依恐
衆人也不關著
頭揜了東頭再顧西

吾更不知邢夫人
的居心何等

果不出鴛鴦姑娘
所料

若再不向底下張

的銀錢也叫不靈。卽如棚裏要一件東西。傳了出來。總不見拿進來。這叫我什麼法兒呢。此等處還算不得難苦衆人道。二爺在外頭倒怕不應付麼。鳳姐道。還提那個。他也是那裏爲難。第一件銀錢不在他手裏。要一件得回一件。那裏湊手。便是連二爺也難。也苦衆人道。老太太這項銀子不在二爺手裏。麼如在二爺手裏。便區區也不至如此。鳳姐道。你們回來問管事的便知道了。叫我也一言難盡。衆人道。怨不得我們聽見外頭男人抱怨說這麼件大事。嚼們一點摸不著。盡當苦差。叫人怎麼能齊心呢。鳳姐道。如今不用說了。也說不好了。眼面前的事。大家留些神罷。倘若鬧的上頭有了什麼說的。我和你們不依的衆人道。奶奶要怎麼樣。他們敢抱怨麼。是討好語。只是上頭一人一個主意。我們實在難周到的。無論何事最不好。一人一個主意。鳳姐聽了。沒法。只得央說道。好大娘們。明兒且幫我一天。等我把姑娘們鬧明白了。再說罷。衆人聽命而去。鳳姐一肚子的委屈。愈想愈氣。直到天亮。又得上去。要把各處的人整理整理。又怨邢夫人生氣。要和王夫人說。怎奈邢夫人挑唆這些丫頭們。見邢夫人等不助著。鳳姐的威風更加作踐起他來。幸得平兒替鳳姐排解。說是二奶奶巴不得要好。只是老爺太太們分付了外頭。不許糜費。所以我們二奶奶不能應付到了。真真弄來不成事體。說過幾次。纔得安靜些。雖說僧道懺上。祭掛帳絡繹不絕。終是銀錢吝嗇。誰肯踴躍。不過草草了事。連日王妃誥命也來得不少。鳳姐也不能上去照應。只好在底下張羅。叫了那個走了。這個發一回急。及一回胡弄。過了一起。又打發一起。別說鴛

羅益發不成事體
了。真是了得。一件是
一件過得一刻是
一刻。

還是大嫂子清頭
一些說得來透透
切切真參透就裏
之言。

穿孝守靈就算大
事道破不孝心腸

李執之言極和平
極允當極公道極
大方
鴛鴦之怪鳳姐已
衆耳習聞

只怕不是二奶奶
當手還要弄得不
成局面

就事論事雖李執

鴛鴦等看去不像樣連鳳姐自己心裏也過不下去了何以對得鴛鴦住且慢說老太太一邊邢夫人雖說是家婦仗著悲戚爲孝四個字倒也都不理會可惡王夫人落得跟了邢夫人行事也無你主意之分餘者更不必說了可嘆獨有李執瞧出鳳姐的苦處也不敢替他說話明知話之無益也只自嘆道俗語說的牡丹雖好全仗綠葉扶持太太們不虧了鳳丫頭那些人還幫著麼若是三姑娘在家還好如今只有他幾個自己的人瞎張羅面前背後的也抱怨說是一個錢摸不著臉面也不能剩一點兒老爺是一味的盡孝世務上頭不大明白政老糊塗這樣的一件大事不撒散幾個錢就辦的開了麼李執公道語可憐鳳丫頭鬧了幾年不想在老太太的事上只怕保不住臉了已經保不住了於是抽空兒叫了他的人來分付道你們別看著人家的樣兒也遭踢起璉二奶奶來別打諒什麼穿孝守靈就算大事了不過混過幾天就是了看見那些人張羅不開便插個手兒也未爲不可這也是公事大家都該出力的那些素跟李執的人都答應著說大奶奶說得很是我們也不敢那麼著只聽見鴛鴦姐姐們的口話兒好像怪璉二奶奶的是的李執道就是鴛鴦我也告訴過他說我說璉二奶奶並不是在老太太的事上不用心只是銀子錢都不在他手裏叫他巧媳婦還作的上沒米的粥來麼論甚公平如今鴛鴦也知道了所以他怪他了只是鴛鴦的樣子竟是不像從前了這也奇怪那時候有老太太疼他倒沒有作過什麼威福如今老太太死了沒有了仗腰子的了我看他倒有些氣質不大好了我先前替他愁

亦著實不倍
吾亦謂牧老若在
恐亦未必干休

此兒不凡珠哥有
後矣

寶玉卻是全無經
緯

此等脾氣一日不
做和尚是一日不
改過的待他心放
下念佛往西方
實有慨乎其言之
者
出此不成樣的東
西也是買家的風
水
實在顧不到此等
事旁人那裏曉得

這會子。幸喜大老爺不在家。纔躲過去了。不然他有什麼法兒。鴛鴦已有成見。論者豈知之說。著只見賈蘭走來說。媽媽睡罷一天到晚。人來客去的也乏了。歇歇罷。我這幾天總沒有摸摸書本兒。今日爺爺叫我。家裏睡我喜歡的。很要理個一兩本書。纔好別等脫了。孝再都忘了。李執道好兒子看書呢。自然是好的。今日且歇歇罷。等老太太送了殯再看罷。賈蘭道。媽媽要睡我也就睡。在被窩裏頭想想也罷了。衆人聽了都誇道。好哥哥。兒真好。孩子怎麼這點年紀。得了空兒就想到書上。不像寶二爺娶了親的人。還是那麼孩子氣。這幾日跟著老爺跪著。瞧他很不受用。巴不得老爺一動身就跑過來。找二奶奶不知唧唧喳喳的說些什麼。甚至弄的二奶奶都不理他了。他又去找琴姑娘。琴姑娘也遠避他。邢姑娘也不很同他說話。倒是嚼們本家的什麼喜姑娘。咧四姑娘。咧哥哥。哥哥。短的和他們親密。我們看那寶二爺。除了和奶奶姑娘們混。混只怕他心裏也沒有別的事。白過費了老太太的心疼。了他這麼大那裏及蘭哥兒。一零兒呢。大奶奶你將來是不愁的了。李執道就好也。還小只怕到他大了。嚼們家還不知怎麼樣了呢。環哥兒也算人麼。你們瞧看怎麼樣。衆人道。這一個更不像樣兒了。兩個眼睛倒像個活猴兒。是東溜溜西看看。雖在那裏號喪。見了奶奶姑娘們來了。他在孝幔子裏頭靜偷著。眼兒瞧人呢。李執道他的年紀其實也不小了。前日聽見說還要給他說親呢。如今又得等著了。呀。還有一件事。嚼們家這些人我看來也是說不清的。且不必說閒話。後日送殯各房的車輛。是怎麼樣了。衆人

李執笑車亦可借
與弗識當票相同
可見富家內眷未
閑時務

東府裏車都沒有
不勝今昔榮枯之
感

不僅有滄海桑田
之感

借他人之酒杯澆
自己之塊壘

寶玉見湘雲大慟
不好上前相勸又
作曲護之詞忘卻
從前蓋被乎無
寫時瑛侍者全無
心肝時直新喪尙
起種種閒想非故
揚其短也眼中
此種人筆下遂作

道。璉。二。奶。奶。這。幾。天。鬧。的。像。失。魂。落。魄。的。樣。兒。了。也。沒。見。傳。出。去。昨。兒。聽。見。我。的。男。人。說。
璉。二。爺。派。了。蓋。二。爺。料。理。說。是。嚼。們。家。的。車。也。不。彀。趕。車。的。也。少。要。到。親。戚。家。去。借。去。呢。
不。信。連。車。都。不。周。全。可。嘆。可。嘆。李。執。笑。道。車。也。都。是。借。得。的。麼。真。是。不。知。世。務。之。言。衆。人。道。奶。奶。說。
笑。話。兒。了。車。怎。麼。借。不。得。只。是。那。一。日。所。有。的。親。戚。都。用。車。只。怕。難。借。想。起。還。得。雇。呢。李。
執。道。底。下。人。的。只。得。雇。上。頭。的。車。也。有。雇。的。麼。衆。人。道。現。在。大。太。太。東。府。裏。的。大。奶。奶。小。
蓉。奶。奶。都。沒。有。車。了。不。雇。那。裏。來。的。呢。李。執。聽。了。嘆。息。道。先。前。見。有。嚼。們。家。兒。的。太。太。奶。
奶。們。坐。了。雇。的。車。來。嚼。們。都。笑。話。如。今。輪。到。自。己。頭。上。了。吾。不。忍。聞。你。明。兒。去。告。訴。你。的。男。
人。我。們。的。車。馬。早。早。兒。的。預。備。好。了。省。得。擠。衆。人。答。應。了。出。去。不。題。且。說。史。湘。雲。因。他。女。
婿。病。著。賈。母。死。後。只。來。的。一。次。屈。指。算。是。後。日。送。殯。不。能。不。去。又。見。他。女。婿。的。病。已。成。癆。
證。暫。且。不。妨。只。得。坐。夜。前。一。日。過。來。想。起。賈。母。素。日。疼。他。又。想。到。自。己。命。苦。剛。配。了。一。個。
才。貌。雙。全。的。男。人。性。情。又。好。偏。偏。的。得。了。冤。孽。證。候。不。過。捱。日。子。罷。了。佳。人。薄。命。自。古。爲。然。
於。是。更。加。悲。痛。直。哭。了。半。夜。鴛。鴦。等。再。三。勸。慰。不。止。寶。玉。瞧。著。也。不。勝。悲。傷。又。不。好。上。前。
去。勸。見。他。淡。粧。素。服。不。敷。脂。粉。更。比。未。出。嫁。的。時。候。猶。勝。幾。分。轉。念。又。看。寶。琴。等。淡。素。粧。
飾。自。有。一。種。天。生。丰。韻。獨。有。寶。釵。渾。身。孝。服。那。知。道。比。尋。常。穿。顏。色。時。更。有。一。番。雅。致。胡。
思。亂。想。一。至。於。此。心。裏。想。道。所。以。千。紅。萬。紫。終。讓。梅。花。爲。魁。殊。不。知。並。非。爲。梅。花。開。的。早。竟。
是。潔。白。清。香。四。字。是。不。可。及。的。了。但。只。這。時。候。若。有。林。妹。妹。也。是。這。樣。打。扮。又。不。知。怎。樣。

此種書是卽維持名教之居喪慟哭者大抵皆趁著耳不聽破人情一錢不值。因而知喪之哭哭死的少哭自己心事的。明知著急不用。然事到其間卻不由人不著急。何太不諒人一至於此。要強也強不起。真正可憐。

的。丰。韻。了。想。到。這。裏。不。覺。的。心。酸。起。來。那。淚。珠。便。直。滾。滾。的。下。來。了。趁。著。賈。母。的。事。不。妨。放。聲。大。哭。此。何。地。也。此。何。時。也。吾。爲。之。一。嘆。衆。人。正。勸。湘。雲。不。止。外。間。又。添。出。一。個。哭。的。來。了。大。家。只。道。是。想。著。賈。母。疼。他。的。好。處。所。以。傷。悲。豈。知。他。們。兩。個。人。各。自。有。各。自。的。心。事。這。場。大。哭。不。禁。滿。屋。的。人。無。不。下。淚。還。是。薛。姨。媽。李。嬌。娘。等。勸。住。明。日。是。坐。夜。之。期。更。加。熱。鬧。鳳。姐。這。日。竟。支。撐。不。住。也。無。方。法。只。得。用。盡。心。力。甚。至。咽。喉。關。破。敷。衍。過。了。半。日。到。了。下。半。天。人。客。更。多。了。事。情。也。更。繁。了。瞻。前。不。能。顧。後。正。在。著。急。心。力。遂。由。此。盡。矣。只。見。一。個。小。丫。頭。跑。來。說。二。奶。奶。在。這。裏。呢。怪。不。得。大。太。太。說。裏。頭。人。多。照。應。不。過。來。二。奶。奶。是。躲。著。受。用。去。了。鳳。姐。聽。了。這。話。一。口。氣。撞。上。來。往。下。一。咽。眼。淚。直。流。只。覺。得。眼。前。一。黑。嗓。子。裏。一。甜。便。噴。出。鮮。紅。的。血。來。身。子。站。不。住。就。蹲。倒。在。地。幸。虧。平。兒。急。忙。過。來。扶。住。只。見。鳳。姐。的。血。吐。個。不。住。未。知。性。命。如。何。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心實吃虧四字是修福延壽真訣。王鳳姐與此四字相反。所以無福無壽。

賈母與寶釵並無一言。惟有歎氣。心中是疼護寶玉。又憐寶釵所嫁不偶。有說不出

心事。形容入神。

回顧前文。寫經佈施。一絲不漏。

鳳姐心想賈母喪事。比寧府易辦。是反跌後文。

賈政說喪事寧戚。還是正理。邢夫人卻是一片私心。

借鴛鴦求鳳姐。及賈璉口中細說。不但敘得不露痕迹。又伏鴛鴦自盡口吻。鴛鴦先疑鳳姐不肯用心。嘮叨哭泣。此層文章。必不可少。

邢王二夫人埋怨鳳姐。各人口氣。鳳姐欲辨不能。真無可奈何。

寫裏頭人心不齊。外頭呼應不靈。總因銀錢不應手。鳳姐沒權柄。遂至諸事雜亂。

李紈獨憐鳳姐。竟與衆人不同。宜其有賈蘭之佳兒也。

百忙中夾敘賈蘭攻書。寶玉孩氣。及賈環惡狀。鴛鴦氣性。文心閒暇。文筆周密。毫無手忙腳亂。顧此失彼之病。

李紈不知車亦可借雇。致惹人笑。借此時之冷落。形容昔日之富豪。一筆之中。兩面俱到。

賈政惟知悲戚。邢夫人但知省儉。王夫人偏聽不明。只有鳳姐空拳孤掌。竭力支持。反受埋怨。安得不嘔血暈倒。

大某山民評曰

此回仍是丙辰年。寫賈母喪事。

舊宮女殉主堂
冬處



狗彘奴
欺天招
夥盜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一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鴛鴦女殉主登太虛 狗彘奴欺天招夥盜

此時鳳姐卻有悔心，依不比從前而無如人之不信何。

吾為鳳姐一哭，鳳姐不死，其又奚為。

並無言語中也有疑鳳姐的，也有怪邢氏的。

極寫鴛鴦之真心，哭賈母只此一人耳。

琥珀鴛鴦是平日老太太貼身服侍之人，故一千人同哭，始見鴛鴦之不在也。

話說鳳姐聽了小丫頭的話，又氣又急，又傷心，不覺吐了一口血，便昏暈過去，坐在地下。平兒纔來靠著，忙叫了人來攙扶著，慢慢的送到自己房中，將鳳姐輕輕的安放在炕上。立刻叫小紅斟上一杯開水，送到鳳姐唇邊，鳳姐咽了一口昏迷，仍睡秋桐過來，略瞧了一瞧，卻便走開，寫出不關痛癢。平兒也不叫他，只見豐兒在旁站著，平兒叫他快快的去，回明白了二奶奶吐血發暈，不能照應的話，告訴了邢王二夫人。邢夫人打諒鳳姐推病，藏躲，因這時女親在內不少，也不好說別的心裏，卻不全信，只說叫他歇著去罷。衆人也並無言語，只說這晚人客來往不絕，幸得幾個內親照應。家下人等見鳳姐不在，也有偷閒歇力的，亂亂噪噪，已鬧得七顛八倒不成事體了。衆人請看看到二更多天，遠客去後，便預備辭靈。孝幕內的女眷，大家都哭了一陣，只見鴛鴦已哭的昏暈過去了。大家扶住捶鬧了一陣，纔醒過來，便說老太太疼的一場，我跟了去的話。衆人都打諒人到悲哭，俱有這些言語，也不理會。到了辭靈之時，上上下下，也有百十衆餘人，只是鴛鴦不在，可疑可怪。衆人忙亂之時，誰去檢點到了琥珀等一千的人，奠哭之時，卻不見鴛鴦，想來是他哭乏了。暫在別處歇著，也不言語。誰知此時鴛鴦姑娘已畢命矣。辭靈以後，外頭賈政叫了賈璉問明。

寫得事事掣肘之至

寫出鴛鴦心事

鴛鴦遭此等事真真不似受折磨一層其次也

糊塗失魄光景高堂大院中鏡鬼可以出入自由具見其運衰敗不日吃了一驚而曰呆了一呆其妙難言

寫得有步驟

送殯的事。便商量著派人看家。賈璉回說。上人裏頭。派了芸兒在家照應。不必送殯。下人裏頭。派了林之孝的一家子。照應拆棚等事。但不知裏頭。派誰在家。賈政道。聽見你母親說是你媳婦病了。不能去。就叫他在家的。你珍大嫂子。又說你媳婦病得利害。還叫四丫頭陪著。帶領了幾個丫頭。婆子。照看上屋裏。纔好。賈璉聽了。心中想。珍大嫂子與四丫頭。兩個不合。所以攬撥著。不叫他去。若是上頭。就是他照應。也是不中用的。太不穩。我們那一個。又病著也難。照應想了一回。回賈政道。老爺且歇歇兒。等進去商量定了。再回。賈政點了點頭。賈璉便進去了。誰知此時。鴛鴦哭了一場。想到自己。跟著老太太。一輩子身子。也沒有著落。如今。大老爺。雖不在家。太太的這般行爲。我也瞧不上。鴛鴦姐那裏。瞧得上這種東西。老爺是不管事的人。以後。便亂世爲王。起來了。我們這些人。不是要叫他們。撥弄了麼。誰收在屋子裏。誰配小子。我是受不得這樣折磨的。倒不如死了。干淨見識。特高。但只一時。怎麼樣的。個死法呢。一面想。一面走。回老太太的套間。屋內。剛跨進門。只見燈光。慘淡。隱隱。有個女人。拏著汗巾子。好似要上吊的樣子。陰慘慘。氣鴛鴦。也不驚怕。心裏想。道。這一個。是誰。和我的心事。一樣。倒比我。走在頭裏了。便問道。你是誰。嚙。們兩個人。是一樣的心。要死一塊兒。死那個人。也不答言。鴛鴦走到跟前。一看。並不是這屋子的。丫頭。再仔細一看。覺得冷氣。侵人。時就不見了。可怕。鴛鴦呆了一呆。退出在炕沿上。坐下。細細一想。道。哦。是了。這是東府裏。容哥的先大奶奶。啊。他早死了。的了。怎麼到這裏來。必是來叫我來。

全受全歸

作者之筆真能無微不至
不負老太太一生恩養

迷迷離離

不能超出情天猶非上乘宗旨

癡情司說情超得元箸恐索解人不得

耐人咀味不然而可
一隱隱躍躍將驚驚
生透底揭明殊

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怎麼又上弔呢？想了一想，道：是了，必是教給我死的法兒。鴛鴦這麼一想，邪侵入骨，便站起來，一面哭，一面開了縲匣，取出那年較的一縷頭髮，揣在懷內。從容就在身上解下一條汗巾，按著秦氏方纔立的地方，拴上自己，又哭了一回。聽見外頭人客散去，恐有人進來，急忙關上屋門，然後踹了一個腳，凳自己站上，把汗巾拴上，扣兒套在咽喉，便把腳凳蹬開，可憐咽喉氣絕，香魂出竅，正無投奔，只見秦氏隱隱在前，鴛鴦的魂魄疾忙趕上，說道：蓉大奶奶，你等等我，那個人道：我並不是什麼蓉大奶奶，乃警幻之妹，可卿是也。鴛鴦道：你明明是蓉大奶奶，怎麼說不是呢？那人道：這也有個緣故。待我告訴你，你自然明白了。我在警幻宮中，原是個鍾情的首坐管的，是風情月債，降臨塵世，自當為第一情人，引這些癡情怨女，早早歸入情司，全旨揭出，所以該常懸樑自盡的，因我看破凡情，超出情海，歸入情天，所以太虛幻境，癡情一司，竟自無人掌管。今警幻仙子已經將你補入替我掌管此司，所以我來引你前去的。鴛鴦的魂道：我是個最無情的，怎麼算我是個有情的？人呢？自己不知自己，那人道：你還不知道呢？世人都把那淫慾之事，當作情字，所以作出傷風敗化的事來，還自謂風月多情，無關緊要，不知情之一字，喜怒哀樂未發之時，便是個性，喜怒哀樂已發，便是情了。至於你我這個情，正是未發之情，就如那花的含苞一樣，欲待發洩出來，這情就不為真情了。三教同源，鴛鴦的魂聽了點頭，會意，殺有領略處，便跟了秦氏可卿而去，同流合汙，這裏琥珀辭了靈，聽邢王二夫人分派看家。

反於鴛鴦何竟冒
昧以你我二字聯
絡之耶

閃閃爍爍

先說脚凳用筆不
直情景亦真
越忙亂之事越寫
得清晰

太太那裏能料

寶玉心想處處瞞
不過寶釵不特此
一端也

的人想。著。去。問。鴛。鴦。明。日。怎。樣。坐。車。的。在。賈。母。的。外。間。屋。裏。找。了。一。遍。不。見。便。找。到。套。間。裏。頭。剛。到。門。口。見。門。兒。掩。著。從。門。縫。裏。望。看。時。只。見。燈。光。半。明。不。滅。的。影。影。綽。綽。心。裏。害。怕。又。不。聽。見。屋。裏。有。什。麼。動。靜。便。走。回。來。說。道。這。蹄。子。跑。到。那。裏。去。了。劈。頭。見。了。珍。珠。說。你。見。鴛。鴦。姐。姐。來。著。沒。有。珍。珠。道。我。也。找。他。太。太。們。等。他。說。話。呢。必。在。套。間。裏。睡。著。了。罷。或。者。虛。立。著。琥。珀。道。我。瞧。了。屋。裏。沒。有。那。燈。也。沒。人。夾。蠟。花。兒。漆。黑。怪。怕。的。我。沒。進。去。如。今。階。們。一。塊。兒。進。去。瞧。看。有。沒。有。琥。珀。等。進。去。正。夾。蠟。花。珍。珠。道。誰。把。脚。凳。擦。在。這。裏。幾。乎。絆。我。一。交。說。著。往。上。一。瞧。嚇。的。阿。呀。一。聲。身。子。往。後。一。仰。可。巧。的。栽。在。琥。珀。身。上。琥。珀。也。看。見。了。便。大。喊。起。來。只。是。兩。隻。脚。挪。不。動。絕。妙。形。容。外。頭。的。人。也。都。聽。見。了。跑。進。來。一。瞧。大。家。瞧。著。報。與。邢。王。二。夫。人。知。道。王。夫。人。寶。釵。等。聽。了。都。哭。著。去。瞧。邢。夫。人。道。我。不。料。鴛。鴦。倒。有。這。樣。志。氣。誰。要。你。開。口。快。叫。人。去。告。訴。老。爺。只。有。寶。玉。聽。見。此。信。便。嚇。的。雙。眼。直。豎。襲。人。等。慌。忙。扶。著。說。道。你。要。哭。就。哭。別。忍。著。氣。寶。玉。死。命。的。纔。哭。出。來。了。無。一。直。筆。心。想。鴛。鴦。這。樣。一。個。人。偏。又。這。樣。死。法。又。想。實。在。天。地。間。的。靈。氣。獨。鍾。在。這。些。女。子。身。上。了。他。算。得。了。死。所。我。們。究。竟。是。一。件。濁。物。還。是。老。太。太。的。兒。孩。誰。能。趕。得。上。他。復。又。喜。歡。起。來。又。是。一。種。想。頭。那。時。寶。釵。聽。見。寶。玉。大。哭。也。出。來。了。及。到。跟。前。見。他。又。笑。襲。人。等。忙。說。不。好。了。又。要。瘋。了。寶。釵。道。不。妨。事。他。有。他。的。意。思。寶。玉。聽。了。更。喜。歡。寶。釵。的。話。倒。是。他。還。知。道。我。的。心。別。人。那。裏。知。道。襲。人。不。過。一。賤。婢。豈。能。比。寶。釵。乎。正。在。胡。思。亂。想。賈。政。等。進。來。著。實。的。

何必如此有魂驚

便算得什麼又怎麼樣

誅心之論爲鴛鴦略吐舊氣識得心更覺喜歡不知哭買母者又誰是真意

大家一拜何至不得超生那太太有餘恨未平耶

嗟嘆著說道：好孩子不枉老太太疼他一場。政老能見其人，卽命賈璉出去分付人連夜買棺盛殮。明日便跟著老太太的殯送出也。停在老太太棺後，全了他的心志。政老好賈璉答應出去。這裏命人將鴛鴦放下，停放裏間屋內。平兒也知道，了過來。同襲人、鴛兒等一干人都哭的哀哀欲絕。內中紫鵲也想起自己終身一無著落，恨不跟了林姑娘去。又全了主僕的恩義，又得了死所。紫鵲那裏趕得上。如今空懸在寶玉屋內。雖說寶玉仍是柔情密意，究竟算不得什麼。什麼呢？于是更哭得哀切。王夫人卽傳了鴛鴦的嫂子進來，叫他看著入殮。遂與邢夫人商量了。在老太太項內賞了他嫂子一百兩銀子。還說等開了將鴛鴦所有的東西俱賞他們。很體面。他嫂子叩了頭出去，反喜歡說真真的我們姑娘是個有志氣的。有造化的。又得了好名聲，又得了好發送。旁邊一個婆子說道：罷呀，嫂子這會子你把一個死姑娘賣了一百銀子，便這麼喜歡了。那時候兒給了大老爺，你還不知得多少銀錢呢。你該更得意了一句話，戳了他嫂子的，心便紅了臉，走開了。剛走到二門上，見林之孝帶了人，擡了棺材來了。他只得也跟著盛殮，假意號哭了幾聲。賈政因他爲賈母而死，要了香來，上了三炷，作了一個揖，受之無愧。說他是殉葬的人，不可作丫頭論。正論的論你們小一輩都該行個禮。是極。寶玉聽了喜不自勝，走上來，恭恭敬敬叩了幾個頭。還想吃膳，照否。賈璉想他素日的好處，也要上來行禮。被邢夫人說道：有了一個爺們，便罷了。不要折受他。是什麼話，不得超生。此言何謂也。賈璉就不便過來了。寶釵聽了心

直使那氏無地可容只怕那氏體會不出來

以上自賈母得病後至此出殯結買母一從出殯後寫上房失竊妙玉被劫趙姨死鳳姐老病重並夾叙劉老始知前文鞭悍僕一段文字不是空寫已埋伏到此處因者

周瑞居然稱起大老爺來可以知其勢矣

中好不自在便說道我原不該給他行禮但只老太太去世嚙們都有未了之事不敢胡爲他肯替嚙們盡孝嚙們也該託託他好好的替嚙們服侍老太太西去也少盡一點子心哪寶釵知禮說著扶了鶯兒走到靈前一面奠酒那眼淚早撲簌簌流下來了奠畢拜了幾拜很很的哭了他一場衆人也有說寶玉的兩口兒都是傻子也有說他兩個心腸兒好的也有說他知禮的賈政反倒合了意我也合意一面商量定了看家的仍是鳳姐惜春餘者都遣去伴靈一夜誰敢安眠一到五更聽見外面人齊到了辰初發引賈政居長衰麻哭泣極盡孝子之禮靈柩出了門便有各家的路祭一路上的風光不必細述走了半日來至鐵檻寺安靈所有孝男等俱應在廟伴宿不題且說家中林之孝帶領拆了柵將門窗上好打掃淨了院子派了巡更的人到晚上夜只是榮府規例一到二更三門掩上男人便進不去了裏頭只有女人們查夜鳳姐雖隔了一夜漸漸的神氣清爽了些只是那裏動得只有平兒同著惜春各處走了一走分付了上夜的人也便各自歸房卻說周瑞的乾兒子何三何三是此題波瀾去年賈珍管事之時因他和鮑二打架被賈珍打了一頓攆在外頭終日在賭場過日近知賈母死了必有些事情領辦豈知探了幾天的信一些也沒有想頭懷恨在此便唉聲嘆氣的回到賭場中悶悶的坐下那些人便說道老三你怎麼樣不下來撈本了麼何三道倒想要撈一撈呢就沒有錢麼那些人道你到你們周太太爺那裏去了幾日府裏的錢你也不知弄了多少來又來和我們糴窮兒了

外面名聲仍舊如
此之大非賈府之
好處也

說來似乎近理

再反跌兩句使文
章有波折
故作不知非何三
之竟夢夢也

賊無種隊相哄

周瑞家的不乾淨
何三自說乃爲鑿
槽嵌榫

何三道：你們還說呢？他們的金錢不知有幾百萬，只藏著不用，明日留著不是火燒了，就是賊偷了他們，纔死心呢？那些人道：你又撒謊，他家抄了家，還有多少金銀？何三道：你們還不知道呢？抄去的是撩不了的，如今老太太死還留了好些金銀，他們一個也不使，都在老太太屋裏攔著，送了殯回來纔分呢。內中有一個人聽在心裏，擲了幾骸，便說我輸了幾個錢，也不翻本兒了，睡去了，有意思。說著便走出來，拉了何三道、老三，我和你三句話，何三跟他出來，那人道：你這樣一個伶俐人，這樣窮，爲何不服這口氣？閒閒引入何三道，我命裏窮，可有什麼法兒呢？那人道：你纔說榮府的銀子這麼多，爲什麼不去拏些使，換使換何三道：我的哥哥，他家的金銀雖多，我去白要一二錢，他們給，磨引之漸近，那人笑道：他不給，磨引們就不會拏，磨已到頭。何三聽了這話，裏有話，便問道：依你說，怎麼樣拏呢？那人道：我說你沒有本事，若是我早拏了來了，何三道：你有什麼本事？那人便輕輕的說道：你若發財，你就引個頭兒，我有好些朋友，都是通天的，本事不要說，他們送殯去了，家裏剩下幾個女人，就讓有多少男人，也不怕，只怕你沒這麼大膽子罷。何三道：什麼敢不敢，你打諒我怕那個乾老子麼？我是瞧著乾媽的情兒，上頭纔認他做乾老子罷。此言不便說明讀者意會之可也。他又算了人，了你剛纔的話，就怕不來，倒招了飢荒，他們那個衙門不熟，故作一推，別說拏不來，倘或拏了來，也要鬧出來，的那人道：這麼說，你的運氣來了，安知不是晦氣？我的朋友還有海邊上的呢，現今都在這裏看個風。

如劫乾媽倒可同樂奈何妄及攪翠菴中賊子錯矣

疾從包勇落墨包勇悶來一睡英雄聞散無聊之極舉凡樂樂兩府上下下俱不入其眼孔何況這些姑子

因四姑娘在家故妙玉來訪包勇有經緯不得以粗人目之

提強盜之人而說他橫強盜黑白非非焉由昭雪

頭等個門路若到了手。我。在這裏也無益。不如大家下海去受用。不好麼。為劫妙玉張本。你若撩不下你乾媽。咱們索性把你乾媽也帶了去。大家夥兒樂一樂。好不好。說何三乾媽是為妙玉作影子。何三道。老大。你別是醉了罷。這些話混說的。什麼說著拉了那人走到一個僻靜地方。兩個人商量了一回。已停當。各人分頭而去。暫且不題。且說包勇自被賈政吆喝。特寫派去看園。賈母的事出來也忙了。不會派他差使。他也不理會。總是自做自吃。悶來睡一覺。醒時便在園裏耍刀弄棍。倒也無拘無束。那日賈母一早出殯。他雖知道。因沒有派他差事。他任意閒遊。只見一個女尼帶了一個道婆來到園內腰門那裏扣門。妙從包勇眼中看出。包勇走來說道。女師父那裏去。道婆道。今日聽得老太太的事完了。不見四姑娘送殯。想必是在家看家。想他寂寞。我們師父來瞧他。一瞧包勇道。主子都不在家。園門是我看的。請你們回去罷。要來呢。等主子們回來了再來。婆子道。你是那裏來的。個黑炭頭也要管起我們的走動來了。可知平日出入之便。防閑之疏。包勇道。我嫌你們這些人。我不叫你們來。你們有什麼法兒。直性人。語婆子生了氣。說道。這都是反了天的事了。賈老太太在日。還不能攔我們的來往走動呢。老太太在日。倒不妨走走。你是那裏的。這麼個橫強盜。即在目前了。這樣沒法沒天的。我偏要打這裏走。一個偏要走走說著。便把手在門環上很很的打了幾下。妙玉已氣的不言語。不必發氣。要下海了。正要回身。便走不料裏頭看二門的婆子聽見有人拌嘴。是的開門一看。見是妙玉已經回身走去。惜乎其不走回去也。明知必是包

誰知婆子此想後
來竟爲小失大

不奈英雄當此無
可如何之境

潔清者收場偏反

下面翠聲闕集此
偏以無聲二字領
之用筆之妙莫可
名言
越聽得清楚時

勇得罪了走了。近日婆子們都知道上頭太太們四姑娘都親近得很。恐他日後說出門上不放他進來。那時如何擔得住。趕忙走來說不知師父來。我們開門遲了。我們四姑娘在家裏。還正想師父呢。快請回來。看園的小子是個新來的。他不知。嗒們的事。回來回了太太。打他一頓攆出去。就完了。妙玉雖是聽見。總不理他。那經得看腰門的婆子趕上。再四央求。後來纔說。出怕自己擔不是。幾乎急的跪下。妙玉無奈。只得隨了那婆子。過來包勇見這般光景。自然不好攔他。氣得瞪眼嘆氣。而回這裏。妙玉帶了道婆。走到惜春那裏。道了惱。敍了些閒話。說起在家看家。只好熬個幾夜。但是二奶奶病著。一個人又悶。又是害怕。能有一個人在這裏。我就放心。閒閒引起如今裏頭一個男人。也沒有。今兒你既光降。肯伴我一宵。嗒們下碁說話兒。可使得麼。妙玉本不肯見。惜春可憐。又提起下碁。一時高興。應了。打發道婆回去。取了茶具衣褥。命侍兒送了過來。大家坐談一夜。惜春欣幸異常。便命彩屏去開上年燭的雨水。預備好茶。那妙玉自有茶具。那道婆去了不多幾時。又來了個侍者。帶了妙玉日用之物。惜春親自烹茶。兩人言語投機。說了半天。那時已是初更時候。彩屏放下碁枰。兩人對奕。惜春連輸兩盤。妙玉又讓了四個子兒。惜春方贏了半子。這時已到四更。天空地闊。萬籟無聲。先寫景兩句。妙玉道。我到五更。須得打坐一回。只怕坐不成。我自有人服侍。你自去歇息。惜春猶是不捨。見妙玉要自己養神。不便纏他。正要歇去。猛聽得東邊上房內。上夜的人一片聲喊起。惜春那裏的老婆子們也接著聲喊。

老太太房中物件已偷去矣

賊亦肆無忌憚蓋欺府中今日人少

也到底是那一個

原來賈府中上夜之人都是這樣的

包二爺可謂名稱其實

極寫神力

道了不得了有了人了嚇得惜春彩屏等心膽俱裂聽見外頭上夜的男人齊聲喊起來
 妙玉道不好了必是這裏有了賊了何消說得正說著這裏不敢開門便掩了燈光在窗戶
 眼內往外一瞧只見幾個男人站在院內不知何三在內否嚇得不敢作聲回身擺著手輕
 輕的爬下來說了不得外頭有幾個大漢站著說猶未了又聽得屋上響聲不絕已見二美
 矣便有人去了上夜的人進來吆喝擊賊一個人說道上房裏的東西都丟了并不見人東
 邊有人去了上夜的人進來去惜春的老婆子聽見有自己的人便在外間屋裏說道這裏
 有好多些人上了屋了上夜的都道你瞧這可不是麼大家一齊喊起來只聽見屋上飛下
 好些瓦來衆人都不敢上前正在沒法只聽園門腰門一聲大響打過門來急忙中又起一
 波見一個梢長大漢手執木棍衆人嚇得藏躲不及聽得那人喊說道不要跑了他們一
 個你們都跟我來這些家人聽了這話越發嚇得骨軟筋酥連跑也跑不動了只見這人
 站在當地只管亂喊家人中有一個眼尖的看出來了你道是誰正是甄家薦來的包
 勇赫赫有神這些人便不覺膽壯起來便顛巍巍的說道有一個走了有的在屋上呢包勇
 便向地下一撲聳身上屋追趕那賊這些賊人明知賈府無人先在院內偷看惜春房內
 見有個絕色女尼便頓起淫心又欺上房俱是女人不足畏懼正要踹進門去因聽外面
 有人進來追趕所以賊衆上屋見人不多還想抵擋猛見一人上屋趕來那些賊見是一
 人越發不理論了這便該死了便用短兵抵住那經得包勇用力一棍打去將賊打下屋來

顧了一頭那裏顧到兩頭

筆筆脫筆筆疾

可惜走了許多賊

以擊賊爲事

器其所有而去之
算爲驚已死誰與核

遇此等事總只是
你推我推卸自己的
千係

那些賊飛奔而逃。從園牆過去。包勇也在屋上追捕。豈知園內早藏下了幾個。在那裏接。賊已經接過好些。見賊夥跑回。大家舉械保護。見追的只有一人。明欺寡不敵。衆反倒迎。上來。包勇一見生氣。道：「這些毛賊敢來和我鬪敵。那些賊便說我們有一個夥計被他們。打倒了不知死活。嚼們索性搶了他出來。這裏包勇聞聲。卽打那夥賊。便輪起器械。四五。個人圍住包勇。亂打起來。外頭上夜的人也仗著膽子。只顧趕了來。衆賊見鬪他不過。只得跑了。包勇還要趕時。被一個箱子一絆。立定看時。心想東西未去。衆賊遠逃。也不追。趕便叫衆人將燭照看地下。只有幾個空箱。叫人收拾。他便欲跳回上房。因路徑不熟。走到鳳姐那邊。見裏面燈燭輝煌。便問這裏有賊沒有。裏頭的平兒戰兢兢的說道：「這裏也沒開門。不敢開門。只聽上房叫喊。說有賊呢。你到那裏去罷。包勇正摸不著路頭。遙見上夜的人過來。纔跟著一齊尋到地房。見是門開戶啓。那些上夜的在那裏啼哭。要你上夜是管那一頭的一時。賈芸林之孝都進來。見是失盜。本來是盜不是賊。大家著急進內查點。老太太的房門大開。將燈一照。鎖頭擰折進內。一瞧箱櫃已開。便罵那些上夜女人道：「你們都是死人麼。賊人進來。你們不知道的麼。那些上夜的人啼哭著說道：「我們幾個人輪更上夜。是管二三更的。我們都沒有住脚。前後走的他們是四更五更。我們的下班時只聽見他們喊起來。並不見一個人趕著。照看不知什麼時候把東西早已丟了。求爺們問管四五更的林之孝的道：「你們個個要死。回來再說。啫們先到各處看去。上夜的男人領著走到

不是他是誰但不
信如何原故竟偏
偏是他又害他乾
媽哭一場

諱盜是州縣通病
而營裏又趨奉州
縣由此盜愈猖獗
切定當時時事

尤氏那邊門兒關緊。有幾個接音道：嚇死我們了。林之孝的問道：這裏可曾丟東西？裏頭的人方開了門道：這裏沒丟東西。林之孝帶著人走到惜春院內，只聽裏面說道：了不得，嚇死了姑娘。醒了醒兒，罷林之孝便叫人開門，問是怎樣了。裏頭婆子開門說：賊在這裏打仗，把姑娘都嚇壞了，虧得妙師父和彩屏纔將姑娘救醒。東西是沒失，林之孝道：賊人怎麼打仗上夜的？男人說：幸虧包大爺上了屋，把賊打跑了，去了還聽見打倒一個人呢。包勇道：在園門那裏呢？賈芸等走到那邊，果見一人躺在地上，死了，細細一瞧，好像周瑞的乾兒子周瑞家的心肝肉。衆人見了，咤異，派一個人看守著，又派兩個人瞧看前後門，俱仍照關鎖著。林之孝便叫人開了門，報了營官，立刻到來查勘。尋察賊蹤，是從後夾道上屋的，到了西院屋上，見那瓦破碎不堪，一直過了後園去了。衆上夜的齊聲說道：這不是賊，是強盜。營官著急道：並非明火執仗，怎算是盜？上夜的道：我們趕賊，他在屋上擲瓦，我們不能進前，幸虧我們家的姓包的上屋打退，趕到園裏，還有好幾個賊，竟與姓包的打仗，打不過，姓包的纔都跑了。營官道：可又來，若是強盜，倒打不過你們的人麼？偏要辨清不用說了。你們快查清了東西，遞了失單。我們報就是了。賈芸等又到上房，已見鳳姐扶病過來，惜春也來。賈芸請了鳳姐的安，問了惜春的好。大家查看失物，因鴛鴦已死，琥珀等又送靈去了。那些東西都是老太太的，並沒見數，只用封鎖。如今打從那裏查去？衆人都說：箱櫃東西不少，如今一空，偷的時候不少，那些上夜的人管什麼的？況且打死的賊

是周瑞的乾兒子。必是他們通同一氣的。鳳姐聽得氣的眼睛直瞪瞪的。便說：「把那些上夜的女人都捆起來，交給營裏審問。衆人叫苦連天，跪地哀求，不知怎生發放，並失去的物，有無著落，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鴛鴦殉主，固是義氣。亦是怨氣。賈赦雖已遠去，邢夫人應膽虛心戰。

鳳姐睡倒，秋桐一看便去。平兒卽囑豐兒回明邢王二夫人，一筆不漏。

鴛鴦自縊時，尋取所剪頭髮，揣入懷中，頓使前事刺人心目。文筆靈警異常。

秦氏多情而淫，何能超出情海，歸入情天。癡情一司，恐尙未能卸事。況秦氏生前，並無看破凡情影響。此說似屬無根。慧心人須將冊中題畫及該當懸樑等語，前後細參。此中有作者隱語，真情借筆寫影深文，可以意會，不可言傳。

寶玉寶釵一樣行禮，兩樣心事。

強聘彩霞，是來旺之子，引路上盜，是周瑞乾兒，俱是鳳姐信用之人，安得不招物議。何三說看乾媽情兒上，不知周瑞家與何三有何情分，是作者暗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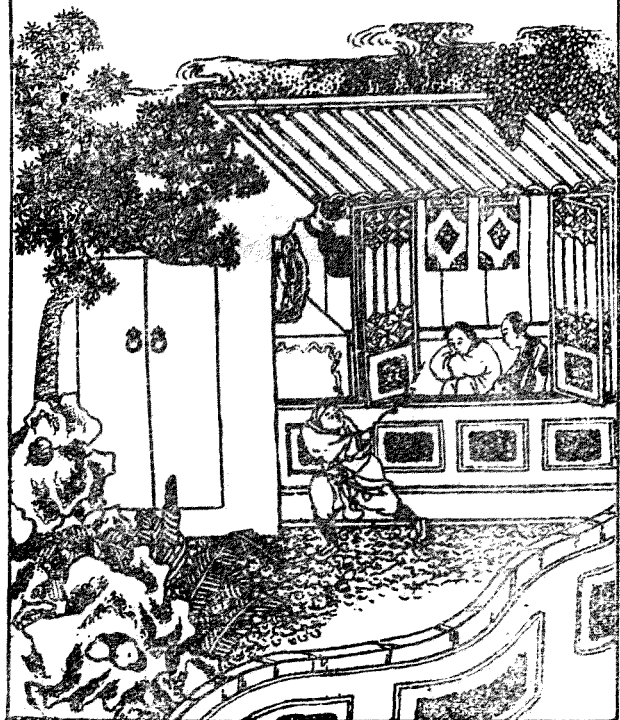
妙玉是夜，忽在惜春處住宿，以致被盜窺見，爲明日被劫之由，數固有定，文亦有意。此時包勇進來，盜不踰門，專爲保全惜春而說。

大某山民評曰

鴛鴦自盡時。燈光慘淡。隱隱逢人之候。事在倉皇急遽。心猶從容暇豫。一縷鬢髮。般般懷好。應憐結者之無人。

金鴛鴦跟賈母西去。雖云自縊。卻算善終。紫鵲致恨不從姑娘於地下。厥後隨藕榭出家。亦得墮善趣。皆麗豎中翹林之高飛遐舉。詎伍藩籬之鷄。妙玉回身走去。婆子若不堅求。則妙玉必不進去。不進去則賊不見。不見則不劫。不劫則不死。飛來橫禍。皆由婆子。可知凡有堅求者。必當堅卻之。此回接上回是一時事。

洛寬
學
妙
蓮
大
創



死誓仇
趙妻
卦冥
誓



增評補圖石頭記卷一百十二

悼紅軒原本 東洞庭護花主人評 蛟川大某山民加評 海角居士校正

活冤孽妙尼遭大劫 死讎仇趙妾赴冥曹

是膽小人口氣

難道大嫂子是曉
得有賊纔來派你
的麼

話說鳳姐命捆起上夜衆女人送營審問女人跪地哀求。林之孝同賈芸道：你們求也無益。老爺派我們看家，沒有事是造化。如今有了事，上下都擔不是，誰救得你？若是說周瑞的乾兒子連太太起裏裏外外的都不乾淨。鳳姐喘吁吁的說道：這都是命裏所招。和他們說什麼帶了他們去就是了。這丟的東西，你告訴營裏去說。實在是老太太的東西。問老爺們纔知道。等我們報了去，請了老爺們回來，自然開了失單送來。文官衙門裏，我們也是這樣報。賈芸林之孝答應出去，惜春一句話也沒有，只自哭道：這些事我從來沒有聽見過。爲什麼偏偏撞在咱們兩個人身上。明日老爺太太要回來，我怎麼見人說把家裏交給我們。如今鬧到這個分兒，還想活著麼。鳳姐道：咱們願意麼。現在有上夜的人在，那裏惜春道：你還能說。況且你又病著，我是沒有說的。這都是我大嫂子害了我的。他攬掇著太太派我看家的。如今我的臉攔在那裏呢。說著又痛哭起來。鳳姐道：姑娘，你快別這麼想。若說沒臉，大家一樣的你若這麼糊塗想頭，我更攔不住了。二人正說著，只見外頭院子裏有人大聲的說道：我說那三姑六婆是再要不得的。我們甄府裏從來是一概不許上門的，不想這府裏倒不講究這個呢。昨兒老太太的殯纔出去，那個什麼菴裏

包勇數語前後情
事卻疑前夜之賊
是姑子帶進來是
亦猜度之所必及
者而妙玉偏偏撞
在窩裏卻從何處
伸冤無此厥物四姑
娘已不知去向矣

被竊之後二奶奶
驟想收物其因
督亂耶虧冤平兒
有見識

的。尼。姑。死。要。到。嚙。們。這。裏。來。我。吆。喝。著。不。准。他。們。進。來。腰。門。上。的。老。婆。子。倒。罵。我。死。央。及。
叫。放。那。姑。子。進。去。那。腰。門。子。一。會。兒。開。著。一。會。兒。關。著。不。知。做。什。麼。我。不。放。心。沒。敢。睡。聽。
到。四。更。這。裏。就。喊。起。來。我。來。叫。門。倒。不。開。了。我。聽。見。聲。兒。緊。了。打。開。了。門。見。西。邊。院。子。裏。
有。人。站。著。我。便。趕。走。打。死。了。我。今。日。纔。知。道。這。是。四。姑。奶。奶。的。屋。子。那。個。姑。子。就。在。裏。頭。
今。日。天。沒。亮。溜。出。去。了。可。不。是。那。姑。子。引。進。來。的。賊。麼。平。兒。等。聽。著。都。說。這。是。誰。這。麼。沒。
規。矩。姑。娘。奶。奶。都。在。這。裏。敢。在。外。頭。混。鬧。麼。鳳。姐。道。你。聽。見。說。他。甄。府。裏。別。就。是。甄。府。薦。
來。的。那。個。厥。物。罷。惜。春。聽。得。明。白。更。加。心。裏。過。不。的。鳳。姐。接。著。問。惜。春。道。那。個。人。混。說。什。
麼。姑。子。你。們。那。裏。弄。了。個。姑。子。住。下。了。惜。春。便。將。妙。玉。來。瞧。他。留。著。下。碁。守。夜。的。話。說。了。
鳳。姐。道。是。他。麼。他。怎。麼。肯。這。樣。是。再。沒。有。的。話。但。是。叫。這。討。人。嫌。的。東。西。鬧。出。來。老。爺。知。
道。了。也。不。好。惜。春。愈。想。愈。怕。站。起。來。要。走。鳳。姐。雖。說。坐。不。住。又。怕。惜。春。害。怕。弄。出。事。來。只。
得。叫。他。先。別。走。且。看。著。人。把。偷。剩。下。的。東。西。收。起。來。再。派。了。人。看。著。才。好。走。呢。平。兒。道。嚙。
們。不。敢。收。等。衙。門。裏。來。了。踏。看。了。纔。好。收。呢。平。兒。之。言。是。也。嚙。們。只。好。看。著。但。只。不。知。老。爺。
那。裏。有。人。去。了。沒。有。鳳。姐。道。你。叫。老。婆。子。問。去。一。回。進。來。說。林。之。孝。是。走。不。開。家。下。人。要。
伺。候。查。驗。的。再。有。的。是。說。不。清。楚。的。已。經。芸。二。爺。去。了。鳳。姐。點。頭。同。惜。春。坐。著。發。愁。且。說。
那。夥。賊。原。是。何。三。等。邀。的。偷。搶。了。好。些。金。銀。財。寶。接。運。出。去。見。人。追。趕。知。道。都。是。那。些。不。
中。用。的。人。要。往。西。邊。屋。內。偷。去。在。窗。外。看。見。裏。面。燈。光。底。下。兩。個。美。人。一。個。姑。娘。一。個。姑。

慢藏誨盜治容誨
淫不料一夕之間
其事兼有
賊有賊計

人之多言亦可畏

一氣滾下四十四
字當作一句讀方
得喘吁吁之神

子那些賊那顧性命頓起不良就要踹進來因見包勇來趕纔獲賊而逃不見了何三大家且躲入窩家到第二天打聽動靜知是何三被他們打死已經報了文武衙門這裏是躲不住的便商量趁早歸入海洋大盜一處去若遲了通緝文書一行關津上就過不去了內中一個人膽子極大便說咱們走是走我就捨不得那個姑子長的實在好看不知是那個巷裏的雛兒呢一個人道阿呀我想起來了必就是賈府園裏的什麼權翠菴裏那姑子不是前年外頭說他和他們家什麼寶二爺有原故後來不知怎麼又害起相思病來了請大夫吃藥的就是他未必無因那一個人聽了說咱們今日躲一天叫咱們大哥借錢置辦些買賣行頭明日亮鐘時候陸續出關你們在關外二十里坡等我衆賊議定分賊俵散不題且說賈政等送殯到了寺內安厝畢親友散去賈政在外廂房伴靈邢王二夫人等在內一宿無非哭泣到了第二日重新上祭正擺飯時只見賈芸進來在老太太靈前叩了個頭忙忙的跑到賈政跟前跪下請了安喘吁吁的將昨夜被盜將老太太上房的東西都偷去包勇趕賊打死了一個已經呈報文武衙門的話說了一遍賈政聽了發怔邢王二夫人等在裏頭也聽見了都嚇得魂不附體並無一言只有啼哭賈政過了一會子問失單怎樣開的賈芸回道家裏的人都不知道還沒有開單賈政道還好咱們抄過家的若開出好的來反擔罪名實在難快叫璉兒賈璉領了寶玉等去別處上祭未回賈政叫人趕了回來賈璉聽了急得直跳跳也不中用一見芸兒也不願賈政在

的一定要把他氣殺的

命裏該窮遭此一劫

賈母出殯時邢氏等牢牢把持不肯多費試問今日何如

貪婪之家必致抄籍抄籍已罄即賊偷亦不敢多報警人深意如撞滿牢

束手無策光景

早知如此前番之當頭該從鴛鴦姑姪處多借些

那裏便把賈芸很很的罵了一頓說不配擡舉的東西我將這樣重任託你押著人上夜巡更你是死人麼虧你還有臉來告訴說著往賈芸臉上啐了幾口賈芸垂手站著不敢回一言賈政道你罵他也無益了賈璉然後跪下說這便怎麼樣賈政道也沒法兒只有報官緝賊但只是一件老太太遺下的東西嚼們都沒動你說有銀子我想老太太死得幾天誰忍得動他那一項銀子原打諒完了事算了帳還人家再有的在這裏和南邊置墳產的再有東西也沒見數兒如今說文武衙門要失單若將幾件好的東西開上恐有礙若說金銀若干衣飾若干又沒有實在數目誣開使不得倒可笑你如今竟換了一個人了爲什麼這樣的理不開你跪在這裏是怎麼樣呢人窮智短活畫出來賈璉也不敢答言只得站起來就走賈政又叫道你那裏去賈璉又跪下道趕回去料理清楚再來回賈政哼的一聲賈璉把頭低下賈政道你進去回稟你母親叫了老太太的一兩個丫頭去叫他們細細的想了開單子賈璉心裏明知老太太的東西都是鴛鴦經管他死了問誰就問珍珠他們那裏記得清楚只不敢駁回連連的答應了起來走到裏頭邢王夫人又埋怨了一頓叫賈璉快回去問他們這些看家的說明兒怎麼見我們賈璉也只得答應了出來一面命人套車預備琥珀等進城自己騎上騾子跟了幾個小廝如飛的回去賈芸也不敢再回賈政斜簽著身子慢慢的溜出來神氣活現騎上了馬來趕賈璉一路無話到回了家中林之孝請了安一直跟了進來賈璉到了老太太上房見了鳳姐惜春在那裏

眞要劈空一嚇

一定要駁一句

妙語解頤

與前事等筆調樸
可知此書之妙無
一閒泛處
有此原由林之孝
與賈芸可以卸罪

然則將如何獎賞

心裏又恨。又說不出來。便問林之孝道。衙門裏瞧了沒有。林之孝自知有罪。便跪下。回道。文武衙門都瞧了。來蹤去跡也。看了屍。也。賈璉吃驚道。又驗什麼屍。林之孝又將包勇打死的夥賊。似周瑞的乾兒子的話。回了賈璉。賈璉道。叫芸兒。賈芸進來。也跪著聽話。賈璉道。你見老爺時。怎麼沒有回周瑞的乾兒子做了賊。被包勇打死的話。賈芸說道。上夜的人說像他的。恐怕不真。所以沒有回。賈璉道。好糊塗東西。你若告訴了我。就帶了周瑞來。一認可不就知道。了林之孝。回道。如今衙門裏把屍首放在市口兒。招認去了。賈璉道。這又是個糊塗東西。誰家的人做了賊。被人打死。要償命。麼。真是糊塗。林之孝。回道。這不用人家認。奴才就認得。是他。賈璉聽了。想道。是啊。我記得珍大爺那。一年要打的。可不是周瑞家的。麼。林之孝。回說。他和鮑二打架。來著。爺還見過的。呢。賈璉聽了。更生氣。觸舊事。便要打上夜的人。林之孝。哀告道。請二爺息怒。那些上夜的人。派了他們。還敢偷懶。只是爺府上的規矩。三門裏一個男人。不敢進去的。就是奴才們裏頭。不叫也不敢進去。奴才在外。同芸哥兒。刻刻查點。見三門關得嚴嚴的。外頭的門。一重沒有開。那賊是從後來。道子來的。賈璉道。裏頭上夜的女人。呢。林之孝。將分更上夜奉奶奶的命。捆著等爺審問的。話。回了。賈璉。又問包勇。呢。林之孝。說。又往園裏去了。賈璉。便說。去叫來。小廝們。便將包勇帶來。說。還虧你在家裏。若沒有你。只怕所有房屋裏的東西。都搶了去了。呢。此數語。尚識好人。包勇也不言語。惜春。恐他說出那話。心下著急。鳳姐。也不敢言語。只見外頭說。琥珀姐。

珍珠琥珀前夕思
鬼心慄今辰思盜
心怖名雖寶貴弗
能鎮邪

反同引竊
老太太房中所貯
貨物如何核算故
以一偷了之

失賊家往往小心
在既失之後
先從賊眼瞧見寫
起步步逼入

只怕妙玉有些不
妙了

凝禪撰著於衆禪
極力愛護獨在妙
師下一齣齣語云

姐等。回。來。了。大。家。見。了。不。免。又。哭。一。場。賈。璉。叫。人。檢。點。偷。剩。下。的。東。西。只。有。些。衣。服。尺。頭。錢。箱。未。動。餘。者。都。沒。有。了。餘。者。金。銀。財。寶。也。賈。璉。心。裏。更。加。著。急。想。著。外。頭。的。棚。杠。銀。廚。房。的。錢。都。沒。有。付。給。明。兒。拿。什。麼。還。呢。何。不。那。夫。人。早。些。發。出。來。便。呆。想。了。一。會。只。見。珀。琥。等。進。去。哭。了。一。會。見。箱。櫃。開。著。所。有。的。東。西。怎。能。記。憶。便。胡。亂。想。猜。虛。擬。了。一。張。失。單。命。人。即。送。到。文。武。衙。門。賈。璉。復。又。派。人。上。夜。鳳。姐。惜。春。各。自。回。房。賈。璉。不。敢。在。家。安。歇。也。不。及。埋。怨。鳳。姐。竟。自。騎。馬。趕。出。城。外。這。裏。鳳。姐。又。恐。惜。春。短。見。又。打。發。了。豐。兒。過。去。安。慰。天。已。二。更。不。言。這。裏。賊。去。關。門。衆。人。更。加。小。心。誰。敢。睡。覺。且。說。夥。賊。一。心。想。著。妙。玉。知。是。孤。菴。女。衆。不。難。欺。侮。到。了。三。更。靜。便。拿。了。短。兵。器。帶。了。些。悶。香。跳。上。高。牆。遠。遠。瞧。見。櫺。翠。菴。內。燈。光。猶。亮。便。潛。身。溜。下。藏。在。房。頭。僻。處。等。到。四。更。見。裏。頭。只。有。一。盞。海。燈。妙。玉。一。人。在。蒲。團。上。打。坐。歇。了。一。會。便。唉。聲。嘆。氣。的。說。道。便。有。些。不。祥。我。自。元。墓。到。京。原。想。傳。個。名。的。爲。這。裏。請。求。不。能。又。棲。他。處。昨。日。好。心。去。瞧。四。姑。娘。反。受。了。這。蠢。人。的。氣。夜。裏。又。受。了。大。驚。今。日。回。來。那。蒲。團。再。坐。不。穩。只。覺。肉。跳。心。驚。因。素。常。一。個。打。坐。的。今。日。又。不。肯。叫。人。相。伴。豈。知。到。了。五。更。寒。顫。起。來。其。機。已。動。正。要。叫。人。只。聽。見。窗。外。一。響。思。起。昨。晚。的。事。更。加。害。怕。不。免。叫。人。豈。知。那。些。婆。子。都。不。答。應。自。己。坐。著。覺。得。一。股。香。氣。透。入。顫。門。便。手。足。麻。木。不。能。動。彈。口。裏。也。說。不。出。話。來。心。中。更。自。著。急。不。問。而。知。其。爲。悶。香。只。見。一。個。人。拿。著。明。晃。晃。的。刀。進。來。此。時。妙。玉。心。中。却。是。明。白。只。不。能。動。想。起。要。殺。自。己。索。性。橫。了。心。倒。也。不。怕。那。知。那。個。

被強盜輕薄殆甚
致其自翻潔清之

由著他一句寫得
妙玉不堪之至蓋
擺弄二字即是輕
薄二字之注脚也

賊打起官衙燈而
去囑付管掃者自
後官衙燈籠當細
細查看凍之無忽
妙玉亦從此逝矣

不見妙玉只聞妙
香

已過二十里坡矣
三件東西都遺得
好使妙玉遺刻有
燒有惡免許多胡
猜亂度也

人把刀插在背後騰出手來將妙玉輕輕的抱起想妙玉生平未嘗經此一抱輕薄了一會子便拖起揩在身上寫得妙玉十二分不堪此時妙玉心中只是如醉如癡可憐一個極潔極淨的女兒被這強盜的悶香薰住由著他擺弄了去了卻說這賊揩了妙玉來到園後牆邊搭了軟梯爬上牆跳出去了外邊早有夥計弄了車輛在園外等著那人將妙玉放倒在車上反打起官衙燈籠叫開柵欄急急行到城門正是開門之時門官只知是有公幹出城的也不及查詰趕出城去那夥賊加鞭趕到二十里坡和衆強徒打了照面各自分頭奔南海而去不知妙玉被劫或是甘受污辱還是不屈而死未知下落也難妄擬我蓋知之矣試讀幻境之冊只言櫛翠菴一個跟妙玉的女尼他本住在靜室後面睡到五更聽見前面有人聲響只道妙玉打坐不安後來聽見有男人脚步門窗響動欲要起來瞧看只是身子發軟懶怠開口又不聽見妙玉言語只睜著兩眼聽著到了天亮纔覺得心裏清楚披衣起來叫了道婆預備妙玉茶水他便往前面來看妙玉豈知妙玉的蹤跡全無門窗大開心裏詫異昨晚響動甚是疑心說這樣早他到那裏去了走出院門一看有一個軟梯靠牆立著地下還有一把刀鞘一條搭膊便道不好了昨晚是賊燒了悶香了想到了欠早了急叫人起來查看菴門仍是緊閉那些婆子女侍們都說昨夜煤氣薰著了今早都起不起來這麼早叫我們做什麼叫你們尋師父那女尼道師父不知那裏去了衆人道在觀音堂打坐呢女尼道你們還做夢呢你來瞧瞧衆人不知也都忙著開了菴門滿園裏

師父被賊偷到手
賊已受用師父很
不受用反說師父
偷到手跟賊受用
去了真不白之冤

知己沒有生在世
上更何滋味孤苦
伶仃人無法可施
有髮可斷
只怕是黃鸝一去
不復返白雲千載
空悠悠
若非包勇四姑娘
幾乎同妙師一樣
的造化矣

都找到了。想來或是到四姑娘那裏去了。衆人來扣腰門。又被包勇罵了一頓。衆人說道。我們妙師父。昨晚不知去向。所以來找你老人家。叫開腰門。問一問。來了沒來。就是了。包勇道。你們師父引了賊來。偷我們已經偷到手了。他跟了賊去。受用去了一些。也不錯。衆人道。阿彌陀佛。說這些話的。防著割舌下地獄。包勇生氣道。胡說。你們再鬧。我就要打了。衆人陪笑央告道。求爺叫開門。我們瞧瞧。若沒有。再不敢驚動你太爺了。包勇道。你不信。你去找。若沒有。回來問你們。包勇說著。叫開腰門。衆人且找到惜春那裏。惜春正是愁悶。惦著妙玉清早去後。不知聽見我們姓包的話了。沒有。只怕又得罪了他。以後總不肯來。以後斷斷不來。無勞掛念。我的知己是沒有了。況我現在實難見人。父母早死。嫂子嫌我。頭裏有老太太。到底還疼我些。如今也死了。留下我孤苦伶仃。如何了局。以不了着了。之此四姑娘之決意逃禪也。想到迎春姐姐磨折死了。史姐姐守著病人。三姐姐遠去。這都是命裏所招。不能自由。四姑娘其將逃命乎。獨有妙玉如閒雲野鶴。無拘無束。我能學他。就造化不小了。但我。是世家之女。怎能遂意。這回看家。已大擔。不是還有何顏在這裏。又恐太太們不知我的心事。將來的後事如何呢。想到其間。便要把自己的青絲。絞去。要想出家。彩屏等聽見。急忙來勸。豈知已將一半頭髮。絞去。彩屏愈加著忙。說道。一事不了。又出一事。這可怎麼好呢。正在噪鬧。只見妙玉的道婆來找妙玉。彩屏問起來。由先嚇了一跳。說是昨日一早去了。沒來。裏面惜春聽見。急忙問道。那裏去了。道婆們將昨夜聽見的響動。被煤氣薰著。

此亦慰藉之詞

今早不見妙玉把菴內梯刀鞘的話說了一遍。惜春驚疑不定。想起昨日包勇的話來。必是那些強盜看見了他。昨晚搶去了也。未可知。但是他素來孤潔的很。豈肯惜命。怎麼你們都沒聽見麼。衆人道。怎麼不聽見。只是我們這些人都是睜著眼。連一句話也說不出。必是那賊子燒了悶香妙姑一人。想也被賊悶住。不能言語。況且賊人必多。拿刀弄杖。威逼著他。還敢聲喊麼。正說著。包勇又在腰門那裏噪。說裏頭快把這些混帳的婆子趕了出來罷。快關腰門。彩屏聽見。恐擔不是。只得叫婆子出去。叫人關了腰門。惜春於是更加苦楚。無奈彩屏等再三以禮相勸。仍舊將一半青絲籠起。大家商議不必聲張。就是妙玉被搶也當作不知。且等老爺太太回來再說。惜春的心裏死定下一個出家的念頭。暫且不提。且說賈璉回到鐵檻寺。將到家中查點了上下的人。開了失單報去的話。回了賈政道。怎麼開的。賈璉便將琥珀所記得的數目單子呈出。並說這上頭元妃賜的東西已經註明。還有那人家不大的東西。不便開上等姪兒脫了孝。出去託人細細的緝訪。少不得弄出來的。賈政聽了合意。就點頭不言。賈璉進內。見了邢王二夫人。商量著勸老爺早些回家纔好呢。不然都是亂麻。是的。邢夫人道。可不是我們在這裏。也是驚心吊膽。賈璉道。這是我們不敢說的。還是太太的主意。二老爺是依的。邢夫人便與王夫人商議妥了。過了一夜。賈政也不放心。打發寶玉進來。說請太太們今日回去。過兩三日再來。家人們已經派定了裏頭請太太們派人罷。邢夫人派了鸚哥等一千人伴靈將周瑞家的等人

忽又有此奇變

起三句似是鴛鴦
首下四五句似是
趙姨言東來西扯
模模糊糊總不
著鬼之人的說話
枯楊豈許生鴛鴦
之於人甚矣哉
此時鳳姐尚在趙
姨口中忽而與之
對案豈鳳姐死期
已近其魂先離殼
耶可怕可怕

派了總管。其餘上下人等。都回去。一時忙亂。套車備馬。賈政等在賈母靈前辭別。眾人又
哭了一場。都起來。正要去時。只見趙姨娘還爬在地下不起。周姨娘打諒他。還哭。便去拉
他。豈知趙姨娘滿嘴白沫。眼睛直豎。把舌頭吐出。反把家人嚇了一大跳。賈環過來胡鬧。
趙姨娘醒來說道。我是不回去的。跟著老太太回南去。衆人道。老太太那用你來。趙姨娘
道。我跟我一輩子。老太太大老爺還依不依。弄神弄鬼的來算計我。我想仗著馬道婆要出
出我的氣。銀子白化了好些。也沒有弄死了一個。如今我回去了。又不知誰來算計我。衆
人聽見。早知是鴛鴦附在他身上。邢王二夫人都不言語。瞧著只有彩雲等代他央告道。
鴛鴦姐姐。你死是自己願意的。與趙姨娘什麼相干。放了他罷。見那夫人在這裏也不敢
說別的。趙姨娘道。我不是鴛鴦。他早到仙界去了。我是閻王差人拿他去的。要問他爲什
麼。和馬婆子用魘魔法的。案件冥冥昭昭。嗚嗚可長。說著便叫好。璉二奶奶此轉出奇。你在這裏
老爺面前。少頂一句兒。罷我有一千日的。不是還有一天的。好。呢。好。二奶奶親二奶奶。並
不是我。要害你。我一時糊塗。聽了那個老娼婦的話。正鬧著。賈政打發人進來。叫環兒。婆
子們去。回說。趙姨娘中了邪了。其實並非中邪。三爺看著呢。賈政道。沒有的事。我們先走了。
於是爺們等先回。這裏趙姨娘還是混說。一時救不過來。邢夫人恐他又說出什麼來。使
說多派幾個人。在這裏瞧著他。咱們先走了。到了城裏。打發大夫出來。瞧罷。王夫人本嫌他
也打撒手兒。寶釵本是仁厚的人。雖想著他害寶玉的事。心裏究竟過不去。背地裏託了

周姨娘一生旅進
旅退是一個安本
分人

環哥兒自己也是
死活不知的人

尤氏亦無謂之至
叫姑娘奈何乎

不由人不怒

周、姨、娘、在、這、裏、照、應、周、姨、娘、也、是、個、好、人、便、應、承、了、李、執、說、道、我、也、在、這、裏、罷、王、夫、人、道、
可、以、不、必、於、是、大、家、都、要、起、身、賈、環、急、忙、道、我、也、在、這、裏、麼、王、夫、人、啐、道、糊、塗、東、西、你、姨、
娘、的、死、活、都、不、知、你、還、要、走、麼、賈、環、就、不、敢、言、語、了、寶、玉、道、好、兄、弟、你、是、走、不、得、的、我、進、
了、城、打、發、人、來、瞧、你、說、畢、都、上、車、回、家、寺、裏、只、有、趙、姨、娘、賈、環、鸚、哥、等、人、賈、政、邢、夫、人、等、
先、後、到、家、到、了、上、房、哭、了、一、場、林、之、孝、帶、了、家、下、衆、人、請、了、安、跪、著、賈、政、喝、道、去、罷、明、日、
問、你、鳳、姐、那、日、發、暈、了、幾、次、竟、不、能、出、接、只、有、惜、春、見、了、覺、得、滿、面、羞、慚、邢、夫、人、也、不、理、
他、王、夫、人、仍、是、照、常、李、執、寶、釵、拉、著、手、說、了、幾、句、話、獨、有、尤、氏、說、道、姑、娘、你、操、心、了、倒、照、
應、了、好、幾、天、惜、春、一、言、不、答、只、紫、漲、了、臉、寶、釵、將、尤、氏、一、拉、使、了、個、眼、色、尤、氏、等、各、自、歸、
房、去、了、賈、政、略、略、的、看、了、一、看、嘆、了、口、氣、並、不、言、語、到、書、房、席、地、坐、下、叫、了、賈、璉、賈、蓉、賈、
芸、分、付、了、幾、句、話、寶、玉、要、來、書、房、內、陪、賈、政、賈、政、道、不、必、蘭、兒、仍、跟、他、母、親、一、宿、無、話、次、
日、林、之、孝、一、早、進、書、房、跪、著、賈、政、將、前、後、被、盜、的、事、問、了、一、遍、並、將、周、瑞、供、了、出、來、又、說、
衙、門、拿、住、了、鮑、二、身、邊、搜、出、了、失、單、上、的、東、西、現、在、夾、訊、要、在、他、身、上、要、這、一、夥、賊、呢、賈、
政、聽、了、大、怒、道、家、奴、負、恩、引、賊、偷、竊、家、主、真、是、反、了、立、刻、叫、人、到、城、外、將、周、瑞、捆、了、送、到、
衙、門、審、問、林、之、孝、只、管、跪、著、不、敢、起、來、賈、政、道、你、還、跪、著、做、什、麼、林、之、孝、道、奴、才、該、死、求、
老、爺、開、恩、正、說、著、賴、大、等、一、干、辦、事、家、人、上、來、請、了、安、呈、上、喪、事、帳、簿、賈、政、道、交、給、璉、二、
爺、算、明、了、來、回、吆、喝、著、林、之、孝、起、來、出、去、了、賈、璉、一、腿、跪、著、在、賈、政、身、邊、說、了、一、句、話、賈、

璉哥窮極打算以爲得計亦不思大體之至者矣
真難乎其爲賈政矣

政把眼一瞪道胡說老太太的事銀兩被賊偷去就該罰奴才拿出來麼賈璉紅了臉不敢言語站起來也不敢動賈政道你媳婦怎麼樣賈璉跪下說看來是不中用了賈政歎口氣道我不料家運衰敗一至如此況且環哥兒他媽尚在廟中病著也不知是什麼證候你們知道不知道賈璉也不敢言語賈政道傳話出去叫人帶了大夫瞧去賈璉卽忙答應著出來叫人帶了大夫到鐵檻寺去瞧趙姨娘未知死活下回分解

護花主人評曰

惜春抱怨尤氏攬掇太太派令看家與上回賈璉心中所想尤氏與惜春不睦派令看家也不中用情事一線穿成且爲惜春決志出家根由

三姑六婆大戶人家不應聽其走動以妙玉如此之孤潔尙不免於物議何況其他賈府門第雖高而尼僧道婆往來無忌便惹出許多惡事須得包勇鬧一場庶幾爽人心目

賈璉問包勇包勇也不言語最爲得體且省卻無數枝節但有功不賞亦可見賈政賈璉不能有心腹家人

妙玉被劫或甘受污辱或不屈而死作者雖闕疑不敘然讀畫冊所題欲潔何曾潔云空未必空可憐金玉質終是陷泥中四句亦可想見其人

惜春剪髮出家之念已不可挽回與鴛鴦之剪髮事異而情同

賈璉開失單。頗有斟酌。

鴛鴦既仙去。如何又附在趙姨身上。此是衆人揣度。所以仍於趙姨口中。隱隱說破。鳳姐尚在。如何先在陰司告狀。亦是疑鬼疑神情狀。

賈璉打千回話。輕聲低語。不知所言何事。乃於賈政口中。喝破。描寫得情。

第一百四回至一百十二回一大段。應分三小段。一百四五回爲一段。敍小人布散流言。以致寧府被抄。一百六七八九回爲一段。寫賈母禱天散財。及勉強尋歡。爲得病之由。又帶叙賈政復職。迎春物故。一百十回十一十二回爲一段。敍賈母壽終。鴛鴦殉主。趙姨冥報。妙玉被劫。此三人公案。中間夾敍鳳姐患病。惜春剪髮。爲將來及出家之由。

大某山民評曰

寶妙二人。玉各有瑕。僧尼相會。行所無事焉。初時情絲絆惹。偷兒早已知覺。故敢擄掠。嗚呼。沙吒利之傷。於茲再見。螞蟻不鑽無縫。街俚言可采。銀已偷盡。早知如此。何弗拿些出來。在喪時使用。俾鳳姐不致掣肘。鴛鴦不致怨恨乎。命裏窮時。只是窮。徒多兩番懊惱耳。此回仍接前回事。

